



## 时代精神：“勒温”的诞生

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者，或称之为当代社会心理学之父 库尔特·勒温为心理学，为我们人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弗洛伊德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说，“勒温”的名字也已经不单单只包含勒温这个人，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思想，包含了一种心理观，包含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心理学的理论。

那么 勒温是如何成就“勒温”的呢 固然 我们可以将勒温看作是一位伟人，或者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中，勒温却又是那么普通，那么亲近，他的成就更多的是通过他的工作和努力获得的。同时 在“勒温”这一概念之中 还包含着一种勒温团体，包含着更多的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心理学的思想。因而 我们使用了“时代精神”作为对勒温及其发展分析与考察的一种基本思路。在我们使用“时代精神”这一术语的时候，它是具体的，意味着我们将对勒温的人格，以及勒温的家庭，勒温的成长，作一种具体的分析和理解。



## 心路历程

在对于心理学史的研究中，我自己有着这么一种信念，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必然与其人格，与其家庭和其人生体验，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思想即是其生命或生活的一种创造，即是其自我与人格的展现。而若想从根本上理解一个人的思想或理论，也就必须首先理解他这个人，理解他的自我和他的人格。以这种信念为基础，也就形成了我分析与评价心理学家思想和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 ① 勒温的家庭

勒温的全名为库尔特·萨德克·勒温(Kurt Tsadek Lewin, 1890~1949)，1890年9月9日，出生于波兰莫吉尔诺一个犹太人家庭。其出生日期的数字显得有些巧合，勒温自己喜欢用“the ninth nine of ninety”“九十的第九个九”来表示自己的这种特殊生日。

勒温的父亲名叫留普尔德·勒温(Leopold Lewin)在莫吉尔诺这个小镇上，开一间杂货商店，一家人也就住在杂货店的二楼。在莫吉尔诺的郊外，勒温的父亲还拥有一个不大的农场，那是童年的勒温最喜欢的地方。

勒温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但性格却与其母亲更为接近。勒温的母亲莉莎，是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充满着生活的热情和对儿女的期望。她要在丈夫的商店工作，又要负担家务，抚养四个孩子，所以每天都十分忙碌。库尔特·勒温是这个家庭的次子，他有了最小的弟弟弗利兹·勒温。弗利兹身材高大，喜欢运动，常常为了打球而迟归。但是不管他多晚回来，做母亲的总是会耐心等待，

从不抱怨。母亲的这种耐心与宽容，给库尔特·勒温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实际上，库尔特·勒温自己也有拖拉和慢悠悠的习惯，而他的妻子格特露德认为，勒温后来便是用能否接受他的拖拉习惯，来衡量一个女人的爱情，或是一位朋友友情的深度。

勒温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着很高的期望。显然，他们生活的小城镇是满足不了这种教育期望的，因而，当库尔特·勒温读小学的时候，便被送往波兹南。波兹南，当时波兰的一个省会城市，的一个亲戚家里，在那里上学读书。后来，1905年，勒温一家从莫吉尔诺迁往柏林。当时的柏林，不但是德国的首都，而且是德国乃至世界学术和科学交流的中心。库尔特·勒温从1905年开始读大学预科，1907年接触到古希腊哲学。就这样，勒温随着自己的家庭，有幸在柏林这样一个学术和科学发展的中心，接受教育和进行学习。这种教育和学习，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② 勒温的人格

勒温对自己的童年有着美好的回忆，温暖的家庭，父母的厚爱，一个乡村小城镇的孩子，在郊外农场的草地和树林之中自由自在的游戏，无形中已经摄入了大自然的情怀，培养了一种质朴和诚挚的性格。但是在勒温的成长经历中，也有着另一种至深的影响：作为犹太人，在当时的德国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同弗洛伊德一样，这种犹太血统，这种犹太人的遭遇，持久地影响着勒温的一生。

由于当时的莫吉尔诺隶属于普鲁士，而从童年起勒温所接受的又多是德国式的教育，其青少年时期又生长在柏林。因而，在勒温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德国人气质，工作严肃认真，为人诚恳热情。勒温的一生是在工作与创新中度过的，他对工作，对心理学的研究，有着一一种特有的执著。研究的难度越大，而该研究对他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他也就会在这样的研究中感到更大的乐趣。以各

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将研究对象放在不同的位置进行研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科学研究对于勒温来说是充满乐趣的，勒温对于研究，也有着特殊的热情。这样对工作和事业的投入，或许会影响到他在家庭中的角色。但是他的女儿，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梅莉亚·勒温，仍然是充满温情和爱慕，来回忆她自己的父亲 幽默、热情、坦率、单纯 这是梅莉亚·勒温对其父亲的评价。

从某种程度上说，勒温不仅仅属于他的家庭，而且属于他的同事和学生，属于他所从事的心理学的事业。他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工作时，与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位创始者：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以及后来从维也纳赶去的海德，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他自己还有着—批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学生：如蔡加尼克、奥芙散金娜、丹波、霍普等 以后他到了美国 又有了费斯汀格、利皮特、卡特莱特、达奥奇、赞德、凯利等优秀的学生 全都已经成为当代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波林在其《实验心理学史》中，曾以这样的口气来描述勒温：“我们要了解 1933—1947 年勒温在美国心理学中的地位，只须知道他的慷慨、友善和一贯的热情所引致的热烈气氛，也就够了。”（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835 页）麦戈雷在其“格式塔心理学在美国”一文中 对勒温也有类似的评语：“在我熟知的人中，很少有这么一个对周围一切事物都如此生机勃勃的人，或如此亲切和友好的人”。

这是人们对勒温的评价，我自己对于勒温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专心于工作，他的生活属于他的事业和创造；他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充满吸引力的人，这魅力和吸引力源自他丰富的内涵和思想；他是一个正直热忱的人，这正直与热忱出自于他对人类的理解与信心

### ③ 勒温的形象

勒温是一位心理学家，在一些心理学史专著中，曾被归入格式塔心理学体系，或称其为“新格式塔学派”。也有些心理学史家认为其心理场论自成体系，将其作为心理场论的创始人。但是事实上，勒温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整合论者”，他是想以他的动力性研究和他的心理场论思想，来促进整个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因而，我们曾提出“动力与整合”是勒温心理学的主题，也是其心理场论所具有的突出特征。

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其务实性。勒温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的奠基者，也是“实地研究”和“行动研究”的提出者与倡导者。但是同时，勒温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理论家，出色的心理学方法论学者。正因为如此，马洛在为其撰写传记的时候，将勒温称为“实际的理论家”。勒温的务实，还表现在他的研究的“生活取向”上。他的第一篇论文——《战场景象》，就是有感于他所经历的战争实际，而引发的他对心理学的理论思考；他的心理紧张系统的系列实验和理论建构，最初也起源于他与学生在咖啡馆里对实际生活现象的观察和讨论；而他后来对于“改变食物习惯”的研究，“社区住房计划”的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冲突”的研究，以及著名的“领导方式与团体气氛”的研究等，都反映着他的务实性和行动研究的精神。

勒温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与杜威一起，被称为美国倡导民主的学术先锋。或是由于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经历，或是由于他本人的民主精神与气质，在心理学界，他确实树立了一面推动民主进程的旗帜。著名心理学家格尔登·阿尔波特曾经这样评价说：“虽然勒温并未见过杜威，但是在勒温这位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和杜威这位美国出生的哲学家身上，有着

共同的精神。他们二人都深切地关注于民主事业，二人都认为，我们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对民主进行学习；二人都看到了民主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动力关系，都认识到了社会科学中研究自由的重要意义；而这种研究自由唯有民主的环境才能够予以保证。如果将杜威作为杰出的民主哲学家，那么勒温则就是心理学家中最主要的民主理论家和民主研究者”（Marrow, 1984, p. 234）。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以及后来在纽约建立的“人际关系研究委员会”以及他所创造和建立的“敏感性训练”，都对当时推进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勒温于 1947 年 2 月 12 日，在美国密执根大学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逝世。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并且是十分繁忙的一天。由于第二天是美国林肯总统诞辰纪念的公假日，那天下午接近下班的时候，只有勒温和赫恩仍然在中心工作。而勒温已经定好了第二天去纽约的机票，为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成果，前往纽约与有关出版方面进行会谈。勒温有着庞大的工作计划，当时他除了负责密执根大学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与主持纽约“人际关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他所负责的这两个研究中心，共有 100 余项研究成果发表，并且培养了 12 位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利皮特、达奥奇、哈洛德·凯利和约翰·廷包特等。

这样，勒温和他的研究团体，对当时的美国心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此，玛格丽特·米德曾经这样评价说：“勒温和他的团体，代表了整个美国的心理学，代表了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生机”（Marrow, 1984, p. 234）。事实也是这样，通过勒温和其团体的研究，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波林和瓦森等著名心理学史家，曾对历代心理学家的贡献和

知名度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综合评价，属于心理学史界权威性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与调查中，勒温曾被排名在第 6 位 其前面的心理学家有弗洛伊德、冯特、詹姆斯、华生和铁钦纳。这是移民美国的勒温，在当时被美国心理学界所接受的情况，也表明了勒温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通过自己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在心理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任何一种影响，都是在发生变化的，或者是在变化之中趋于淡化，或者是在变化之中逐渐加深。勒温的影响属于后者，其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在心理学的历史中，勒温具有重要的地位；而随着心理学在当代的发展，勒温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

1984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了“场论发展学会”。该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场论发展研讨会”，笔者曾应邀参加其 1988 年在美国举行的第 3 届研讨会 向大会提交了《勒温在中国》的论文，由勒温的女儿，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梅莉姆·勒温向大会代为宣读；同时笔者还曾担任该学会的国际执委。1994 年 该学会在美国密执根大学举行第 6 届国际场论发展研讨会，同时也为了纪念勒温创办“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50 周年。与会者来自世界 20 几个国家和地区，就勒温心理场论在当代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勒温的学生，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蔡加尼克、丹波、卡特莱特、阿尔文·赞德、阿隆森、达奥奇等人 也都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作为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在他们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中，已经发展了勒温的思想，扩大了勒温的影响。

## 2 心有灵犀

人类思想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我们每个后来者的创造，

实际上也都必然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发展。但是，在浩瀚的人类文明的海洋中，哪一种理论或思想会成为你发展的基础呢？我们用“心有灵犀”所表示的是一种相互的选择，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借以表明勒温心理学思想的渊源。

## ① 与斯宾诺莎

勒温是一个心理学家，但却有着良好的哲学素质。他于 1907 年开始学习希腊哲学和哲学史，并且一生都怀有对哲学的深切爱好。美国著名理论和哲学心理学家沃尔曼，称勒温为“近代心理学家中最具有哲学倾向的人”。这种哲学倾向反映在勒温对心理学方法论的阐述中，反映在他的具体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建构中。来自哲学方面的影响，构成了勒温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

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犹太哲学家，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对他十分推崇。同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一样，斯宾诺莎既是犹太人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罗素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上称其为“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罗素著 马元德译，1976 第 92 页）虽然斯宾诺莎只在人世间度过了 44 个春秋，但是他的影响，却早已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地域和空间，也超越了历史和时代。正如黑格尔对其所作的评价，我们后代人都是透过斯宾诺莎所磨的镜片来看世界的。

斯宾诺莎致其毕生精力寻求“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创立了对现代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一元论哲学。他把物质与精神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并归之于一个统一的实体：自然或神。虽然勒温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斯宾诺莎，但是斯宾诺莎的影响还是依稀可辨的。在他们两人的学说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也可归之于一种思想上的渊源。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心理学中，有一种对动力观的深刻描述。

他认为左右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冲动力是“人类所共有的常德”在其背后有各种自谋生存的力量。这种观点常被人看作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冲动”的动力原型。然而，斯宾诺莎同时还表达了一种观念：即认为一切不正当的行为，皆起因于知识上的错误，适当认识个人环境的人，其行为就英明得当。将动力、认知和环境结合起来考察人的行为，可谓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心理动力论，也就是勒温的心理场论中所致力阐述的动力心理学。

在勒温的心理学理论中，动力与整合是统一的，整合表现为具体的理论建构，也表现为一种基本的观点。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模式转变到伽利略的心理学模式，便是要从一种静态描述性的心理学，转变到一种动态解释性的心理学。这首先要突破亚里士多德模式中的二元抽象分类，去寻找对立双方的统一性。勒温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模式“把心理的事实分化为两个领域，从而分离了本质上属于相关的现象”（Lewin, 1935, p. 3）；而伽利略的模式，则是要寻求“可同时适用于天体运行、石头落地和小鸟飞翔的同一的系统”（Lewin, 1936a, p. 80）。这实际上也就是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的意义，在心理学中的具体展现，它不但是心理学中的一种动力观点，而且还是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的一种自然基础。

斯宾诺莎不但将其哲学作为一种追求和信仰，而且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斯宾诺莎的这种风格，表现在勒温的“行动研究”中，也成为勒温心理学的主要风格。同斯宾诺莎喜欢采用几何学来作论证的方式一样，勒温采用了拓扑学和场论的概念和观念。细心而投入的读者，在勒温的著述中，是能够体会到斯宾诺莎的存在。威尔·杜兰在他的《西方哲学史话》中曾这样来评价斯宾诺莎哲学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也许所以这么多人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是因为他自己给人们这么许多种解释，令人每读一遍，就会发现新宝藏的缘故”（杜兰, 1989, 第 197 页）。是的，凡是精深的思

想，对于人们的心灵，总会有种种不同的启示。而《圣经·箴言》中对“智慧”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对斯宾诺莎的评价。第一个人不完全知道他，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全部发现他，那是因为他的思想高于天空，深于海洋。

发现勒温与斯宾诺莎的关系，也就意味着重新发现斯宾诺莎在心理学中的意义。在波林看来，现代心理学起源于笛卡尔、莱布尼兹和洛克的哲学，在 19 世纪初期的新的实验生理学中，得到了新的发展。笛卡尔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二元论和机械观，莱布尼兹提供了平行论和心理活动说，洛克提供了经验论和联想主义。然而，在心理学的发展中，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则来源于斯宾诺莎的哲学，心理学中的整体观，从本质上讲也即以此为基础。冯特以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统一，来创立实验的心理学，便已经是蕴含了斯宾诺莎的意义；勒温致力于心理学的整合，也是以这种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哲学为自然基础。如果心理学的发展终将趋向一种统一的话，那么斯宾诺莎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还会展现出其在心理学中的新的意义和价值。

## ② 与斯顿夫

1910 年，勒温前往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做他的博士论文。卡尔·斯顿夫当时是研究所的主任，也是勒温的指导教师，而格式塔心理学的三位创始者 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 则都是该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勒温 1937 年曾经在美国《心理学纵览》上撰文纪念卡尔·斯顿夫，将斯顿夫作为自己的老师，充分肯定了斯顿夫对自己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斯顿夫从 1894 年开始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任主任，他同时也是柏林儿童心理学会的创始人。尽管斯顿夫本人属于德国早期杰出的实验心理学家，但由于他是布伦塔诺的学生，所以也从未

放弃对于心理现象的经验性研究。在这一点上，斯顿夫非常接近于威廉·詹姆斯。实际上，斯顿夫与詹姆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远在美国的詹姆斯读了斯顿夫 1873 年出版的《论空间观念的心理起源》一书后 曾于 1882 年专程前往斯顿夫当时所在的布拉格，从此便开始了两人的交往和交流。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中说，斯顿夫的家庭环境充满着科学和音乐的气氛，而尤以音乐为最。斯顿夫本人 7 岁开始学习提琴，从小便熟悉 5 种乐器，10 岁开始作曲。因而，成为心理学家的斯顿夫，也是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奠基者，他在 1875 年出版了其著名的《音乐心理学》。

1910 年，斯顿夫在他所讲授的课程中，提到了意识的整合本质和综合分析的意义。这时，他的学生苛勒和考夫卡等人，正开始讨论形质的问题，格式塔的理论已有先声。斯顿夫曾把直接经验分为 4 类 现象、心理的机能（也即布伦塔诺的意动）关系和结构，而直接经验的这四类要点，皆在后来的格式塔理论中得到了阐述和发展，也在勒温的心理学中得到了反映。斯顿夫所讲授的心理学导论的第一命题是：心理学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然后通过实验的方法，把这种观察升华为科学。这对勒温的心理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勒温把斯顿夫的这一命题，看作是一条基本的指导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应用到了具体的心理学研究中。

在斯顿夫的思想中，深深地打着布伦塔诺的烙印。斯顿夫不但接受了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而且还接受并发展了布伦塔诺的现象学思想。实际上，斯顿夫还是胡塞尔的老师，当胡塞尔出版其著名的《逻辑研究》一书的时候，他将这本象征着现象学哲学的代表作，奉献给他的老师斯顿夫。波林认为，是斯顿夫把现象学引入了心理学之内，使得现象和意动，一起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

1918 年，惠特海默在斯顿夫 70 寿辰时 撰写了专门的贺词 他首先代表考夫卡、苛勒和勒温，向斯顿夫表达由衷敬意和祝贺，然后他郑重声明，斯顿夫对他们的教诲，是尊重事实，是对经验进行自由

而无偏见的描述，实际上也就是现象学的描述。斯顿夫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为格式塔的“实验的现象学”奠定了基础，而实验的现象学，也正是勒温早期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现象学是近代德国知识界的一种思潮，也是近代德国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思想传统，同时也是格式塔心理学生长的一种基本氛围。海林、杨希、卡兹和鲁宾等格式塔理论的先行者，都属于现象学家；从而，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成了格式塔理论的一部分。20世纪初，胡塞尔创立了他的现象学哲学体系，从而加强了现象学方法论的意义。虽然格式塔心理学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尽相同，但是却有着内在联系和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在这种意义上，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成了勒温心理学的思想基础之一。

### 3 与卡西尔

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虽然不是一位心理学家，但却对勒温的心理学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1910年，勒温作为一名研究生选修了卡西尔的哲学课程，从此他一直都对卡西尔有着“学生对老师的深切敬意”。36年以后，勒温在其去世前不久为纪念卡西尔，专门撰写了《卡西尔的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勒温在这篇文章中说：“在我的整个心理学生涯中，我无时不受惠于卡西尔的认知论和科学观”。

卡西尔是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是第一个把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一些科学家的名字引入哲学史，是对这些科学家的科学概念、方法和成就，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和研究的哲学家。在他的代表著作《实体与功能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书的扉页上，出版者写了这么一段话：卡西尔对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一种精确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不但探索了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近发展，而且揭示了这些发展与历史的联系。我们可

把本书看作是一种基本的相对论的认知论。这种相对的认知论，便是卡西尔对勒温产生影响的根本所在。借助于这种认知论，勒温以他自己的理解，对心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式的思维方式与伽利略式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呼吁心理学，应该有一种向伽利略模式的转变。而勒温所用的“伽利略模式”，实际上正包含着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心理学中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与伽利略思维方式的冲突》一文，奠定了勒温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础，它充分体现着卡西尔科学哲学和认知论的影响。勒温指出，卡西尔哲学在心理学中的最大意义，便在于他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概念形成的分析。勒温在《卡西尔的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中说：“在卡西尔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中，我越来越感到一种力量和创造性。”。卡西尔认为，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即在于所用概念的变化。科学的进步已经用“关系概念”取代了“实体概念”已经从抽象分类法过渡到了“发生建构法”。勒温从卡西尔的这种分析中，引出了他的心理学建构论：主张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事物的本质，以动力性的概念作事实的推论。勒温相信卡西尔的论断，整体结构的本质，是由部分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部分或元素本身所决定的。卡西尔的认知论，加强了勒温对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理解与运用，有助于他从这种理解与运用中，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勒温自己认为，他特别受惠于卡西尔哲学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卡西尔科学研究的比较法。勒温认为，这种比较法可使人看到不同科学之间的相同性，以及同一种科学之中的不同问题。勒温借助于物理学中的场论和数学中的拓扑学，来进行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便是受了卡西尔的科学比较法的影响和启发。

其二是卡西尔的科学发现观。卡西尔曾把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描述为永恒与持久的进步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的“科学性”的不断超越。因而，为了超越既定知识的局限，研究者就必须打破方法

论上的种种限制和忌讳，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对待所有新的课题，而不以“非科学”来拒绝任何研究的可能性。卡西尔的这种观点曾被勒温用来分析“经验科学中关于‘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深刻影响着经验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标明某种事物非存在，便等于把它排除于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外，这便是在经验科学中常常出现的‘忌讳’。勒温早期对意志、需求的实验研究以及后来对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研究，都是以这种打破忌讳的态度进行的。勒温的传记作者阿尔夫雷德·马洛说，“根据卡西尔的科学观以及他自己的天才，勒温勇于打破忌讳，对那些被认为是科学领域之外的课题，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Marrow, 1984, p.9）。

勒温认为，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从 1910 年到 1947 年这几十年的发展，不断证实了卡西尔的哲学观点，尤其是卡西尔在其《实体与功能》一书中所阐述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正确性。而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正是勒温心理学和其心理场论发展的整个历史。来自卡西尔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勒温自己说，他无时不受惠于卡西尔的教诲。卡西尔的哲学为勒温提供了一种认知论，它融入了勒温的心理观，形成了勒温心理学方法论的一部分，构成了勒温心理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勒温的女儿，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梅莉姆·勒温，曾十分肯定地说，“不了解卡西尔，就很难理解勒温。”（Lewin, M., 1986, p.8）这话有其特殊的道理，也有其独到的体会。

## ④ 与弗洛伊德

“勒温与弗洛伊德”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使人生疑的标题。这两个名字有相同的意义吗？他们之间能有关系吗？在我们对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思想来源的研究中，这种关系是确定的。弗洛伊德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分析心理学，都对勒温，对勒温

的心理场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而作为学者的交往和学术的交流，勒温的研究和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弗洛伊德所认同和接受。

高觉敷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关系的可能，在他所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曾提到勒温及其学生早期所做的一些实验如关于“欲求水准”的实验研究关于“代替满足”的实验研究，和关于“挫折和倒退”的实验研究等，实质上都是对弗洛伊德基本概念的实验验证。而在这样一种实验与验证的过程中，勒温对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应该有着基本的认识 and 了解；对其理论和思想，既有吸收，也有发展。

波林在其《实验心理学史》中将勒温与弗洛伊德同放在“动力心理学”这一章中论述。在评论到勒温的时候波林说：“库尔特·勒温 1909~1914 年在柏林学习心理学……他居留柏林，不久即刊布几篇重要论文。1917 年，他发表的有联想的研究，即为这样一些论文中的一篇，这些论文阐明联想的力量不单纯有持于联想各项的接近的次数，且复有赖于联想各项的动机（ *motive*）。此时勒温主要关心之事，在于准备创立一种动机的格式塔心理学，这意味着对当时还存在着唯一彻底的动机心理学——弗洛伊德体系——进行科学的改造（波林著 高觉敷译 1982 第 834 页）。勒温对弗洛伊德的科学改造是富有成效的，这表现在勒温及其学生所进行的系列实验研究中，如蔡加尼克和奥芙散金娜心理紧张系统及代替满足的研究，霍普等人对欲求水准的研究，以及巴克、丹波和勒温对“倒退现象”的研究等。通过勒温的改造，促进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与当时代表心理学主流的实验心理学的结合。同时由于“勒温认为场论乃是更新颖的科学的概念体系”他也在使传统动力心理学概念科学化上，起到了重要促进与推动作用。

1994 年在美国密执根大学举行了第 6 届国际勒温研讨会。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学者大卫·巴格尔向大会提交了《勒温与弗

洛伊德》的研究报告。在该研究报告中，巴格尔提到一些勒温与弗洛伊德之间少为人知的交往，包括勒温与弗洛伊德的会面与交谈，勒温与弗洛伊德之间相互的启发和影响等。弗洛伊德对于勒温所做的有关实验研究非常赞赏，曾鼓励并要帮助勒温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社会科学院，以扩大勒温心理场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这使我想起，勒温曾在其主要代表作——《拓扑心理学原理》一书的扉页上，写明将其献给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应该也就是巴格尔博士所提到的，弗洛伊德与勒温交往的一种记录。

当勒温在 1947 年去世的时候，托尔曼在其所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将勒温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托尔曼说：“弗洛伊德为一临床医生，勒温为一实验家，正是他们二人常被人所怀念，因为他们的洞察力，相反相成，初次使心理学成为可以同时适用于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的一门科学”。波林也在他的《实验心理学史》中引用了托尔曼的评论，并且还加上了自己对托尔曼评论的意见：“托尔曼以勒温与弗洛伊德相比，是否正确，历史自有公论。凡与勒温有深交者都无不极端信仰他的天才（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835 页）。在我们今天看来，托尔曼的评价恰到好处，勒温与弗洛伊德，也就这样相互辉映于心理学的历史与发展之中。

## 5 与爱因斯坦

1959 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出版了他们的心理学史专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在对当时心理学的发展作出展望的时候，他们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查普林等著 林方等译，1984 第 364 页）。

尽管这样一种整合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毕竟也存在着希望，同时它也是心理学发展的一种需要。查普林和克拉威克所期望的，

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心理学界的牛顿或爱因斯坦，来为这样一种整合提供理论的建构。纵观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库尔特·勒温，已经为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基础，那就是他的心理学场论，以及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作出的杰出的贡献。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将勒温对于心理科学比作爱因斯坦对于物理科学，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比喻，但是至少已经表明了勒温和其心理场论的影响和意义。

通过卡西尔的哲学，勒温吸收了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当勒温要为其心理学场论进行解释的时候，便曾经直接援引了爱因斯坦对场论的定义。因为尽管勒温的心理场论在心理学中是一种最新的创造，但是其思想的来源之一却是爱因斯坦的新物理学场论。实际上，勒温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者惠特海默和苛勒等人，都与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新物理学的代表有着友好的交往。而惠特海默和苛勒也都在其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中，吸取与发展了场论的思想，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勒温对于心理场论的建立。

墨菲曾将心理场论的影响称之为一种“时代精神”，他这样来评价格式塔和心理场论的影响：“心理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受到构造，或体系，或相互依存等概念的侵袭；今天每一个理论体系或者拒绝原子论，或者承认它的不完善，或者至少也要为它辩解。如此巨大的浪潮，是不能以任何一种反向运动所阻挡的，它必将产生它的影响。因为一般说来，这个趋向很明显是同物理学中场和整体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并同生物学中包括各器官间、各整个个体间和物种间相互依存的进化型式现实化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心理学中的这一运动充满时代精神”（墨菲著，林方等译，1982 第 368 页）。

就心理场论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而言，波林也曾有类似的评价。在我们心理学的发展史上，通过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的研究，“潜意识”曾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通过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努

力“条件反射”也是如此。而格式塔心理学的“格式塔”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以及当代认知心理学的“认知研究”等等都具有这种“时代精神”的意义。而这种“时代精神”所表示的正是其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其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论或范式的意义。勒温与爱因斯坦这一主题，所包含的意义是勒温心理场论思想的来源，以及勒温通过其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所展示的新物理学对于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 3 心迹端倪

在构思撰写本书第一章的时候，笔者有这样一个想法，希望能够揭示出勒温的成长，以及勒温之所以成为“勒温”的心路历程。除了以上对于勒温家庭、人格和影响的分析，以及勒温思想渊源的追溯之外，我们想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重点分析勒温自己心理学思想的萌芽或开端。

### ① 博士论文和“意志研究”

1917年，是勒温心理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之中，勒温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意志过程受阻时的心理活动与联想的根本法则》和《战场景象》。在前一篇论文中，勒温通过其对于意志的研究而提出了心理紧张系统的概念，而在后一篇论文中，勒温则通过其战争的体验和思考，提出了“生活空间”的意义。所以，这一年既是勒温动力心理学研究的开始，同时也表现出了其整个心理学体系，及其心理场论的端倪。

《意志过程受阻时的心理活动与联想的根本法则》一文，主要是勒温在其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勒温的博士论文是在

斯顿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总结了自己利用无意义音节，对联想所进行的大量的实验研究；对传统的心理联想学说，尤其是阿赫的意志与联想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从中阐发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勒温认为，单单用联想是不能解释心理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的“由习惯联想所产生的联结决不会成为心理事件发生的动力”。他说“某些心理的能量亦即产生于意志或需求压力的心理紧张系统，才是心理事件发生的必需条件”（Lewin, 1935, p. 44）。

在高觉敷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曾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勒温早期关于意志研究和提出其心理紧张系统的契机。在勒温看来，传统心理学中的联想，只是心理活动的机件，而不是心理活动的动力。联想就好像是火车车厢之间的挂钩一样，它的作用只是传递火车头所供给的动力，而需求，则是联想的火车头，也即行为的动力。

但是在当时的心理学界，以及当时人们所具有的心理观念中，联想仍然具有行为的动力和主导作用。因为从早期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到桑代克的联结心理学体系，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以及华生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等，都是以此为基础来对心理活动和行为进行解释。对此，勒温自己曾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比较和说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个人写好了一封信要上街去邮寄，那么走到路上，看到第一个邮筒就将信投放了进去。按照联想的动力观念，或刺激强化说，那么当这个人再见到第二个信箱的时候，就会增加投信的冲动。但是按照心理场论的动力观念，勒温解释道：见到第一个信箱投信之后，即使是再见到第二个邮筒，也不会再引起投信的冲动，因为由投信的心理需求所引起的紧张系统，已经由于投信而结束了。也就是说，由需求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是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根本动力。而这种从意志研究中所发展起来的心理紧张系统，也就成为勒温心理学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

## ② 战争体验和《战场景象》

勒温的心理学博士论文研究，曾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停顿和中断。1914年，勒温作为一个德国公民被应征入伍，亲身参加了那场特殊的战争。尽管实验室的心理学研究是中断了，但是战争以及参与战争的体验，也为勒温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特殊的基础。

战争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吸引。一种新奇和冒险的精神，会鼓动着年轻的士兵。但是，真正的战争却远非人们平时的想象所及，那些惨不忍睹的事实，那种铁与血的气氛，足以撼动每一个人的心灵。许多事物的性质在战场上都全然改观了，一切价值在战争中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欺诈与破坏在和平时期是犯罪，在战争中却成了必要的手段。勒温本人曾在战争中受伤，而他的弟弟弗利兹，则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

战后，勒温受伤的身体复原后便重返柏林心理学研究所，与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一起，继续他的心理学研究。在1917年勒温不但完成和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而且发表了另外一篇题为《战场景象》（《战场景象》是勒温心理学思想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但由于其发表的时间较早，论文中的思想显得简单而不成熟，所以该论文一直未有英译本。1987年，勒温的女儿梅莉姆·勒温给笔者寄来了这篇论文的德文原稿。我把它翻译为中文，后来作为附录收录在我所撰写的《心理场论》一书中的心理学论文。

在《战场景象》一文的开端勒温这样写到：“本文所涉及的是一种关于情景性的现象学”。于是，勒温首先将所观察到的环境和环境的变化，都作了一种格式塔心理学的分析。但是在这种格式塔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勒温也在尝试运用新的概念和思想，亦即

其后来的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的概念和思想，来分析反映在战场景象中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进行独具风格的心理学现象学的分析与描述。在这篇论文中，勒温描述了一个人从后方安全处所，来到前方生死关头时，环境及其意义的改变；阐述了情景或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人的特定心理事件和行为的影响。在这里，酝酿与包含着他的“生活空间”概念，心理场论的思想初现端倪。

1917年，勒温同时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通过《意志过程受阻时的心理活动与联想的根本法则》，他提出了关于心理紧张系统的概念和设想，以及他对于意志和需求等动力范畴的研究结果；通过《战场景象》，他提出了环境的格式塔性质和生活空间的意义。这样在1917年的这两篇论文中，勒温将“动力”注入进了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运用拓扑学和场论的分析以心理紧张系统和生活空间为研究重点，来逐步建构与发展他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因而以这两篇论文为标志勒温的心理学或者说他的心理场论也就诞生于这1917年。

### ③ 发展传统和创建新理论

尽管笔者始终认为心理学的第一故乡在中国，但是心理学，尤其是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主要是一种发展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在19世纪后半期，通过冯特等心理学家的努力，心理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于是，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家，将其“漫长的过去”只作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并以“实验心理学”之称，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新的传统。

在现代心理学史的范畴中，这种传统也就是冯特所代表的心理学。冯特从他那一时代的科学气氛中受到启发，借助于实验的生理学，使得“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他以开创者所特有的

气质，将他所面临的相当分散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包括感知觉、反应时、联想和心理物理学等等，做了创造性的综合，把原来历史上哲学中的心理学、伦理学中的心理学以及生理学中的心理学等，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和统一，形成了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新体系。

正是由于冯特完成了这种综合与统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冯特的心理学既是一种新纪元的开始，也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总结。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冯特对心理学的种种规定和限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成了后来心理学每一种新的发展的阻力和障碍。20世纪一开始，新一代的心理学家们，便把这种传统心理学作为批判的对象。1910年，惠特海默以考夫卡和苛勒作被试，从“似动现象”中发现了整体的意义，以《运动知觉的实验研究》的报告(1912)，创立了格式塔心理学学派，直接与传统心理学的原子主义相对立。1913年，华生发表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论文，发起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革命，旗帜鲜明地扬弃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甚至包括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此时，游离于正统心理学之外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最终引起了心理学界的重视，以其对“潜意识”的独特研究，形成了另一种反传统的力量。这是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高觉敷先生称其为“心理学的无政府时代”(高觉敷,1935,第1页),一个混乱、争论和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批判、创造和发展的时代。勒温的心理学，当代的心理场论，也就在这“无政府时代”中脱颖而出。勒温从1910年开始研究心理学，在1917年初次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思想，至1926年已大致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勒温所面临的不但有传统心理学所遗留的困难，而且还有各学派之争所产生的新的问题。

就勒温所面临的传统心理学的困难而言，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偏狭和局限。从冯特以来，实验心理学的主要进展，基本上只是限于感知觉方面，而意志、需求和人格等动力性的问题，一直都没有系统的实验研究。虽然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便以动力心理学研究

为主，但是却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局限，而一直未能获得心理学界普遍的承认。因而，勒温就着手以实验来研究意志、需求和人格等动力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他整个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他的心理场论所包含的动力心理学、拓扑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等，也都是由此而起源。勒温以他的这种研究，将实验心理学从感知觉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了动机研究的水平；从对心理和行为的分类与描述性研究，推进到了分析与解释性的研究；从脱离实际的单纯实验研究，推进到了面向生活的现实研究。这样，勒温就为实验心理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为心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而他自己在这种研究中所阐发出来的心理场论，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正是由于存在着争论与分歧，才会使人想到整合与统一。勒温的整合思想，便产生在这种心理学无政府时代的学派纷争之中。他不但以极为开放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在自己动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本身即具有综合性的理论，而且希望以这种理论来实现整个心理学的统一，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整合。因而，动力与整合就构成了勒温心理学发展的主题，我们也就以此为主要线索，来展开我们对勒温心理场论的研究。



## 早期研究:柏林心理学研究所

勒温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德国的柏林，以及作为德国心理学家的勒温。以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为中心，勒温进行了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对意志进行的动力研究，以及他的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而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在美国，或者说是作为美国心理学家的勒温。移居美国之后，在其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勒温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发展，开创了团体动力学以及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围绕柏林的心理学研究所，来介绍勒温的早期研究。



## 格式塔大本营

柏林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大本营。不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都是柏林心理学

研究所的主要成员，而且早期格式塔理论的先行者，如斯顿夫和舒曼，以及后来的格式塔理论发展者，如弗利兹·海德，包括勒温，也都是该心理学研究所的成员。柏林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是格式塔的大本营，在那里有由来已久的格式塔思想的传统。

## ① 格式塔的传统

格式塔传统是勒温心理学思想的来源，也是勒温心理学的基础。实际上，勒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一个格式塔心理学家。他基本上继承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传统，在创立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发展了格式塔心理学的思想和格式塔心理学。

在前面介绍勒温心理学思想来源的时候，我们分析了斯顿夫的作用与影响。尽管现代的心理学史家并不把斯顿夫看作是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但他对于格式塔的思想传统却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是他培养出了惠特海默、考夫卡、苛勒和勒温等格式塔心理学家，是他将现象学引进心理学，为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哲学和方法论的基础。而在斯顿夫所贡献出来的格式塔思想传统中，还包括了他的老师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思想，包括了他在符兹堡任教时所接受的屈尔佩及其“符兹堡学派”的影响。屈尔佩和符兹堡学派，在现象学的方法和意动心理学的思想上，与斯顿夫是一致的。所以，许多符兹堡学派的研究，后来也都成为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而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创立者惠特海默，也就是屈尔佩的博士研究生。

如果说在斯顿夫、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以及屈尔佩和其符兹堡学派中都融会着格式塔心理学的传统，那么在这种传统之中，还应该马赫的影响。因为马赫在其《感觉的分析》（1885）中，曾经这样来描述元素和整体的关系，元素的排列——比如说，在几何图形中线的排列——导致不同整体的出现，被称为方形、菱形等。同

时，马赫还将空间形式等感觉，描述为乐曲中的连续的音程，意思是说形式本身是可以离开性质而独立的一种经验。实际上，马赫的这种感觉论思想，已经属于格式塔理论的先声。在马赫之后以及在马赫研究的基础上，冯·厄棱费尔 1890 年提出了一个“形质”的概念，其所欲表达和解决的，也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到底是否属于一个完全新的性质。在厄棱费尔看来，一个正方形可为四条直线所组成，直线是正方形知觉的基本的感觉。但是“正方形”却不依附于这些元素的任何基素之内，形式是一种直接经验到的新的元素，也即一个“形质”。而“形质”的德文原意实际上就是一种“格式塔的性质”。波林在其《实验心理学史》中曾经有这样的评价：“然而毫无疑问，格式塔心理学在思想和人员上都是新的独立的运动，是时代精神的缓慢和坚定的进化中的新鲜事物。厄棱费尔开始了这个进展，惠特海默有了更大的进展……”（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506 页）

1910 年的夏天，惠特海默为了度假，从维也纳乘火车赶往莱茵兰。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会有坐在行驶火车的窗前，望着远近的原野，沉思默想地体验。但是，同样的体验曾经启发过爱因斯坦，也同样深深地触动了惠特海默的思想，使他联想到一个能够解决视见运动的新方法。于是，心情急切同时也格外激动的惠特海默，在法兰克福就提前下车。他在附近的一个商店里买了一个玩具动景器，就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便开始设计图形和进行关于似动现象的研究。后来，在法兰克福任教的舒曼，为惠特海默提供了进行实验研究的场所，苛勒和考夫卡也先后赶到了法兰克福，充当了惠特海默实验的被试和助手。就这样，通过 1910 年火车上的顿悟，以及随后惠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三人的研究，开始了真正的格式塔心理学。

## ② 格式塔的思想

格式塔心理学的正式建立是在 1912 年，惠特海默把他以考夫卡、苛勒为被试所进行的‘似动现象’研究结果以《关于运动知觉的实验研究》为题发表，提出了一种格式塔的观点，亦即整体说。那就是说每一个整体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意义，整体的性质决定着部分的特征，而部分的性质则有赖于它在整体中的关系、位置和作用。惠特海默认为，他在似动运动实验中所发现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所有经验和行为的典型反映。

格式塔的这种整体观是勒温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它既是格式塔理论的根本，也是勒温心理学的基础。我们认为，这种整体观或格式塔观，除了它表面的意义之外，还有三个内在的要素，即：关系、结构和系统。对这三种要素的理解，是真正理解格式塔的关键。

首先，一个格式塔应该是一个动力的系统。在这样一种动力系统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这正如惠特海默所曾经描述的，“当其部分之间获得一种具体的相互依存时，整体便具有了意义”(Ellis, 1939, p. 16)。

其次，结构是格式塔的内涵，整体性质之所以能决定部分的特征，正是其结构性的表现，亦即部分的性质是由其在整体中的关系、位置和作用所决定的。因而考夫卡说，“事实和其结构是同一的，事实离开结构便不能够存在”(Koffka, 1935, p. 5)。

再次，系统是格式塔本质的体现，惠特海默的“蕴涵性”法则，便生动地说明了格式塔的系统性。勒温常使用“过程格式塔”，从一种格式塔的动力系统中来探讨心理事件。在勒温的生活空间中，格式塔整体说的这三种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外，关系、结构和系统，都可以在场的观念中进行分析 and 理

解，而场的观念和场的思想，也是格式塔的基本内涵。实际上，惠特海默在其“似动现象”中所发现的，不仅仅是知觉过程的整体特性，还有着心理过程中的场效应。任何一种心理活动或过程，都必然发生在一种特定的心理环境（或称之为心理场）之中。一个场就是一种动力的整体，或者说是一种系统，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会对其它部分产生影响。波林在对格式塔心理学进行研究时，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格式塔心理学对于整体的重视，导致其弟子们应用了场论。如果场内的材料由于互相作用的场力，或由于它的作用类似于磁场或电场的作用而造成形状，那么经验的项目构成结合的图形就可以有时被理解了（波林著 高觉敷译 1982 第 701 页）。

苛勒在其 1967 年提交给美国心理学会的临终遗言中，曾这样表明，从他青年时代起，他对普朗克关于量子论和场物理学的思想与见解，始终都怀有一种特殊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他自己所从事的心理学研究中，就象呼吸对于生命那样不可缺少，并且是他所依靠的主要支持力量。对此，墨菲曾在他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作了详尽的叙述。早在 1920 年，苛勒在一部论述“物理格式塔”的著作中，便借用物理学中的实验和场理论，来说明心理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苛勒来说，有了这种以普朗克物理学思想为导向的研究背景，就很容易接受格式塔所表明的道理。在苛勒看来，由于心理学是有机体的一种合乎规律的表现，又由于有机体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合乎规律的表现，所以，心理学应该展示量子，展示场物理学，展示最后发现的世界基本动力学。关于这种从基本的知觉研究，到所有心理现象和心理生活研究的格式塔规律，苛勒在其名著《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1938）一书中，作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实际上，苛勒是想在心理世界和基本物质存在中，发现更为本质性的联系。

苛勒引入了物理学中场的思想和概念，考夫卡也习惯于在这种思想和概念中来思考心理学的问题。他所表述的“行为环境”，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考夫卡认为，心理学的任务便是要研究行为与心理物理场的因果关系，心理物理场含有自我和环境的两极性，自我与环境又都有其各自的结构。而任何一种人的行为，都必然深受其行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高觉敷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引用了考夫卡自己所举的一个说明其“行为环境”的例子。

“一个冬天晚上在暴风雪中，有一人骑马来到了一个旅店，深自庆幸经过几个小时的奔驰，骑过冰天雪地的平原，居然能够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旅店主人开门迎接，惊问客从何方来。客遥指他所由来的方向。旅店主人用惊奇的语调说：‘你不知道你已骑过康士坦斯湖吗？’客听他一问，就惊毙在他的脚下了”（高觉敷，1982 第 327 页）。

这是考夫卡行为环境的经典例说，在这个故事中，尽管客观上那是康士坦斯大湖，但是客人骑马经过时所认知的“行为环境”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平原。客人的行为，完全受制于他在认知上所接受的行为环境。

由于格式塔心理学倾向于研究整体，也由于整体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系统性和场效应，于是便导致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对场和场论的关注和投入。波林曾评论说：“因为知觉似常遵循着物理动力学的法则，于是苛勒乃假设存在着一些脑的神经场，它们构成知觉现象中所表现的动力学的基础，并能说明其原因。考夫卡曾经设想，你必须根据一种行为场来理解人的行为，这种行为场所包括的不是刺激物和物理环境，而是行动者所感知和料想到的外部世界及其对象。勒温已建立了一个有如动力场的生活空间，人即在此空间中生活着和奋斗着”（波林著，高觉敷译，1982 第 674 页）。

### ③ 勒温与格式塔

勒温在他的第一部论著《人格动力论》中说：“我用不着强调我对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等人的谢忱，格式塔理论的基本观念，是我进行意志、情感和人格研究的基础”（Lewin, 1935, p. 240）。但是在他的《拓扑心理学原理》出版的时候，勒温已经明确表示他要告别过去，开创新的研究途径；同时，他要尽力毁灭格式塔学者不自相攻击的神话”（勒温著，高觉敷译 1944 第 3 页）。在勒温心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对格式塔理论是既有接受，也有扬弃；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此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勒温继承并发展了格式塔理论的整体原则，以及格式塔传统中的场论思想。这体现在他的生活空间概念和动力心理学研究中，体现在他所正式创立的心理场论体系中；同时，勒温也就把格式塔理论从知觉推广到了意志、情感和人格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2. 勒温批评并扬弃了格式塔理论中的生理学部分。惠特海默和考夫卡、苛勒三人均十分注重对心理生物学的研究，如在惠特海默的《关于视觉运动的实验研究》、苛勒的《物理格式塔性》和考夫卡的《格式塔原理》中，生理学均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而勒温从一开始便注重“纯心理的研究”，注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3. 勒温继承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精神。格式塔理论强调整体的意义，从而也就强调了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的主体性，也就是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所一再强调的“意义和价值”。整体的意识和整体的人，是勒温所持格式塔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

按照惠特海默的解释，“格式塔理论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它不仅是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手段；不仅是关于结果的理论，还是进行更多发现的方法”（Ellis, 1939, p. 3）。苛勒也说：“所谓格式塔理论，表明的是一种思维方式”（Ellis, 1939, p. 55）。事实上，勒温也是这

样来理解格式塔理论的，作为方法论和心理观的格式塔理论，正是对勒温产生影响的最为主要的方面。

1929 年 在第 9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吸引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而库尔特·勒温正是大会所关注的焦点人物。当时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了两位心理学家，其一是巴甫洛夫，而第二位便是勒温。勒温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一个格式塔问题”的研究报告，在人们的心目中，勒温仍然属于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且是格式塔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继承和发展者。

## 2 心理紧张系统

“心理紧张系统”是勒温心理学中的基本动力概念，也是其心理场论中最基本的动力观念。在心理学中，“动力”一词往往含有力、能量和活动等意义，可包括所有决定有机体行为的潜在因素。驱力、本能、需求和希望等术语都属于动力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因而“动力”尤其是就其狭义的“动机”而言，对不同的心理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涵义。

他们所使用的心理学动力概念不尽相同，对待动力的观念也颇有差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动力心理学，他所侧重研究的，主要是潜意识或“里比多”的作用。麦独孤是一位动力心理学家，他的动力概念，则主要指本能和行为的策动。而勒温的动力概念，或者说是其动力观念，所表达的不仅是需求和动力能量的意义，而且还包含着各种心理动力，包含着这些心理动力在系统和结构之中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的内在动力与其所处环境因素的关系。

## ① 咖啡馆的启示

勒温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发展，也正是其独立的心理学体系的起点。包括其拓扑心理学、向量心理学以及心理场论的思想，都曾与一个咖啡馆里的普通启示，以及对于该启示的实验研究有关。

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 勒温不但有惠特海默、苛勒、考夫卡 以及弗利兹·海德等杰出的同事和朋友，而且还包括蔡加尼克、奥芙散金娜、玛勒、丹波等出色的学生。当时的柏林心理学研究所，有着浓厚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同事之间，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都有着及时而充分的交流。就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附近，有一个“瑞典咖啡馆”勒温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们 便常在那里聚会 轻松自由的谈论工作、学习和生活。

作为欧洲传统的咖啡馆，往往是先食用后付账的，而一般的朋友聚会 也往往是各取所需 各付各的账 不但如此 你还可以在这咖啡馆里聊天聊上几个小时，你还可以随时增加所需要的饮料或点心。但是，当大家准备离开咖啡馆，叫服务员来算账付账的时候，服务员通常不用查看任何记录，便可以分毫不差的报出每人所需要付的费用。但是，有一次，勒温付账之后，与学生又在那里坐了 30 分钟左右，然后重新叫来那位服务员，问刚才所付的账是多少钱。这给那服务员出了一个难题，他很生气地说，我哪里还记得你们付了多少钱呢？反正你们付了你们该付的钱。

就这么一个普通的生活现象，给了勒温很大的启发，触发了他思考已久的意志需求和动机等心理学的问题，促使他提出了关于“心理紧张系统”的设想。所谓的“心理紧张系统”，是勒温后来从概念的水平上，对人的行为根源所进行的动力分析，其中紧张和需求是两个最基本的术语。勒温认为，只要在一个人的内部存在一种心理的需求，也就会存在一种处于紧张状态的系统。紧张( ten-

sion，或称张力)的释放可为心理活动和行为提供动力和能量，从而也就构成了决定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潜在因素。那么这样的一种设想或假设成立吗？心理紧张系统真的存在吗？真的能够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吗？就在当时的咖啡馆中，勒温和他的学生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为什么不去真的做一做呢？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一假说。于是，勒温的学生蔡加尼克自告奋勇，要用实验研究来证明心理紧张系统的存在，于是也就产生了心理学史上著名的“蔡加尼克效应”。

## ② 蔡加尼克效应

心理紧张系统的提出，为勒温及其学生的一系列著名的实验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的框架和理论的指导，为心理场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动力基础。在勒温看来，理论的意义既在于解释已知的事实，也在于指出探求未知事实的途径。而这种未知的事实，可以在实验的条件下得到观察和研究。勒温认为，实验应该以检验理论概念为目的，而不应单单为了收集和分析事实，或把事实进行一般的统计学的分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勒温的学生蔡加尼克，于1924年首次进行了一项以检验心理紧张系统概念为目的的实验。

实验从1924年开始到1926年结束，主要实验的被试共164人。实验的大致程序如下：每次实验均是要求被试去做18至20项简单的工作，但是只有其中半数工作让被试完成，另一半工作则中途阻止被试，不让其完成。待整个实验活动结束后，让被试对所做过的工作进行回忆。根据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理论，可以设想如下结果：

A. 一件要完成的工作等于一种准需求，并会随之产生相应的

心理紧张。

B. 如果完成了工作，紧张就会消除。

C. 如工作受阻没有完成，心理紧张将继续存在，并且会影响被试的行为和心理活动。

蔡加尼克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勒温的这些理论设想。被试对未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量，平均为 68%，而对已完成工作的回忆量，平均为 43%。这就是心理学史上著名的“蔡加尼克效应”。1927年，蔡加尼克在德国《心理学研究》上，发表了她的实验报告，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她自己对该实验的解释是：“当被试接受一项工作时，内心便产生一种完成这项工作的准需求，完成工作便意味着解除心理紧张，或使准需求得到满足；如果未完成工作，紧张状态继续存在，准需求有待实现。中途受阻未完成工作的被试，之所以在回忆工作时占优势，一定与这些继续存在的准需求有关……所以，回忆便可作为鉴定紧张系统存在的一种指标”（Ellis, 1939, pp.305 - 306）。

“蔡加尼克效应”是勒温心理学理论的第一个实验证据，勒温自己认为，这是用实验来研究人格和心理环境的结构与动力的开端，其本身已孕育着一种心理学的场论。在蔡加尼克实验的基础上，也以检验心理紧张系统为目的，勒温的另一个学生奥芙散金娜，进行了关于“受阻活动的重作趋势”的实验。她在其实验报告的前言中写道：“如果勒温的理论是正确的，意向性活动的潜在动力不是联想而是一种心理紧张系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对受阻活动的重作趋势”。奥芙散金娜采用了蔡加尼克的“阻止技术”，或对工作中的被试进行中途阻止，或让其中途改做另外的工作。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在两种情况下，都产生重做受阻工作的趋势。但在前一种情况下，有 100% 的重做趋势；在后一种情况下，有 82% 的重作趋势。这也就表明，让被试改做其它的工作，可产生一种“代替满足”的作用。勒温认为，这一实验同样证实了这样

一种事实，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向，可以形成一种准需求，产生具有动力意义的紧张系统。勒温说：“这一重作趋势实验表明，只要需求未得到满足，一种与目标相连的力便存在，并引导着朝向目标的活动”(Marrow, 1984, p. 246)。

勒温的动力心理学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强调行为发生的整体情景，对此，在蔡加尼克和奥芙散金娜的实验研究之外，勒温指导其学生丹波，做了关于“情绪动力问题”的实验。丹波的实验研究表明，需求的强度，将对生活空间的结构发生影响，行为中的冲突情景，主要是由于心理场中各种力的相互作用。同时，丹波的实验还证明了，只有在理解个人与其整个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来理解情感过程。此外，在有关的实验报告中，丹波还首次使用了“欲求水准”这一概念用它来指一个人“对目标所期望的程度”。随后勒温还指导其学生霍普针对“欲求水准”现象进行了深入性的实验。实验研究发现，一个人对成功与失败的体验，不仅仅是依赖于某种“客观”标准，而且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内在的欲求目标。任何远离这一欲求水准的活动（目标太高或太低），都不能导致成功或失败的体验。霍普指出，成功的体验倾向于提高未来活动的欲求水准，而失败的体验则会降低欲求水准。对此，阿尔夫雷德·马洛评论道，勒温及其学生对欲求水准的研究，是勒温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所具意义的最初显示。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说，以及赞德对团体目标的研究等，基本上都起源于和欲求水准有关的研究和概念。

### ③ 改造弗洛伊德

波林注意到，勒温所使用的紧张（tension）一词，与注意（attention）和意向（intention）有关并且认为或许这一概念的应用就是一种动力心理学的真正标志。波林在其《实验心理学史》中，专

门为“动力心理学”列了一章，其中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主，但是却用勒温的心理学，作为对弗洛伊德的科学改造。

就“紧张”这一术语的实验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勒温与意动心理学的关系。事实上，斯顿夫就是一位意动心理学家，并用意动心理学的观念影响了勒温的思想。正如“意动”和“意向”都需要一定的对象，“紧张”也必然要有它的确定目标。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但却一定要是个体当时在心理上所感知的，或当时对个体发生实际影响的。勒温用“准需求”一词来强调了这种心理上的认知意义，一种目的或意向，往往也就是一种准需求，如要完成一件工作，或要考入某所大学等。不管是真正的需求（如饥渴等心理需求）还是准需求，唯有当它打破了原有的内在心理平衡后，才会引起一定的心理紧张。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行为或心理活动的目标，也具有一种力或力的性质，勒温称之为“引拒值”(valence)。正的引拒值具有吸引力，负的引拒值具有排拒力，所以，人的行为不单是由于内在需求和紧张的推动，而且还由于目标本身的吸引（或排拒）。需求的强度增加，与该需求有关的目标的引拒值也会增加；而引拒值的增加，又会反过来影响到需求的强度。这正如一个人越是饥饿，食物对他的吸引力便越大；食物的吸引力越大，人的内在的求食愿望便越强。因而，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人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他的心理紧张系统，便包括了这种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了紧张与目标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的概念与学说，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说”和麦独孤的“本能说”进行一些比较。弗洛伊德和麦独孤一样，所追求的都是对行为动力作一种实体性的解释，把动力本质归结为“里比多”或“本能”，都具有某种实体的内涵，遵循了一种旧物理主义的能量说。在他们那里，行为的动力模式带有很大的机械性，人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里比多”或“本能”所提供的能量本身。然而，勒温则倾向于对行为动力作一种关系

性的理解，把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动力本质，归结为包括人与环境在内的各种力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心理紧张系统。这种从实体概念到关系概念的转变，不但是—种动力解释的差异，而且涉及到—种动力观的转变。因为勒温的动力研究，是以新物理学的世界观为背景的，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作着重论述。

1924年至1933年间，勒温曾指导他的学生，围绕心理紧张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除了蔡加尼克、奥芙散金娜、丹波和霍普等人的实验研究之外，较为著名的还有玛勒(V. Mahler)从“代替满足”入手研究紧张或准需求效果的实验，比伦鲍姆(B. Birenbaum)关于“意向遗忘问题”的实验，巴克(R. Barker)等关于“挫折与倒退”的实验，以及卡斯腾等人(A. Karsten)从“心理满足”现象入手研究心理紧张系统问题的实验等等。勒温及其学生的这些实验，不但为心理紧张系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为心理场论奠定了实验的基础，而且还检验和验证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动力概念，比如“代替满足”、“意向性遗忘”、“挫折和倒退”等，为整个实验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波林称勒温的动力研究，是对弗洛伊德体系的科学改造。事实上，勒温的研究和理论，可说是整个动力心理学中的一次革命。他不但推动了动力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把“动机心理学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而且以其心理紧张系统学说，引起了动力心理学研究从实体概念到关系概念的转变，把新的科学观运用到了心理学的动力研究之中，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人的生活空间

勒温所描述的心理紧张系统，总是在—种具体的环境或背景

中运作和发生作用的。在勒温看来，“紧张”始终处于一种“系统”之中，因而要真正理解“紧张”，也就必须理解这种系统的意义。对需求与紧张，紧张与目标，目标的吸引力与排拒力，以及各种力的相互作用都有所了解。或者说，若是要理解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就必须同时理解他的动力场，而这种动力场也被勒温称之为人的“生活空间”。

## ① 拓扑学的描述

勒温曾著有《拓扑心理学原理》一书，实际上那也是其心理学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在该书出版的时候（1936），他曾用写给苛勒的一封信作为“代序”。其中提到“所有做教师的都会有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些图形来帮助说明问题的经验，但是，也有可能将这些图形，作为真实理念的表达，作为真实的科学概念。这是他产生拓扑心理学思想的最初思路。他这样对苛勒说，心理学的发展，不但要接受科学理论中的时间概念，而且最终还要接受科学理论中的空间概念。“我感到数学中新兴的分支拓扑学，也许有助于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就开始研究拓扑学，并且使用拓扑学的概念，不久便觉得这些概念，非常适用于处理心理学的特殊问题”（Lewin, 1936a, 前言）。

以这种拓扑学为背景，勒温把人的心理生活空间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按照拓扑学的原则，区域没有数量和大小的区别，也没有质的规定；它不但具有拓扑的形式，而且表现着拓扑的特性。然而，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一个人所在的区域，对于他的行为将有着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区域，会引起人的不同的行为表现。在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中，他曾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拓扑心理学分析的有效性。事例是母亲想让孩子吃药，小孩在未进入真正吃药的区域之前，什么都抗拒；但是当把药放进了他的口

里，进入了真正吃药的区域，他也就只好吞咽下去，因为吞咽下去后，就会有自由，甚至可以吃到糖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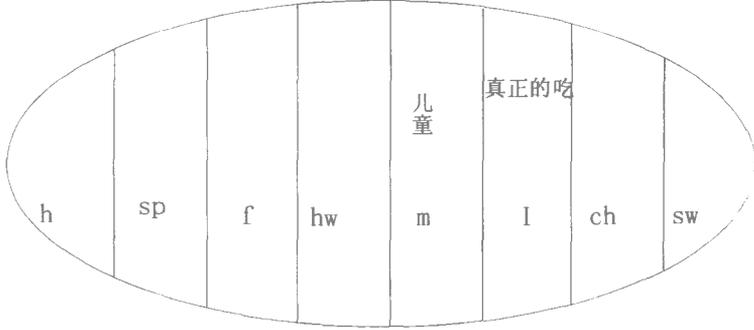


图 2-1 儿童未进入真正吃药的区域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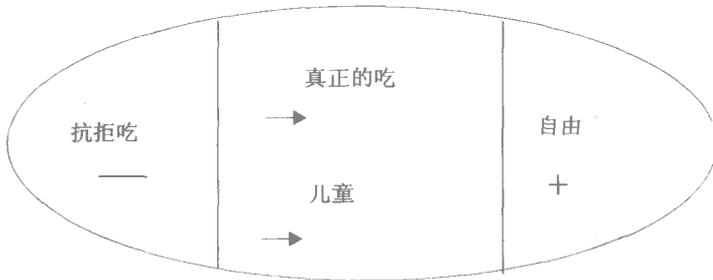


图 2-2 儿童已进入真正吃药的区域之后

图 2-1 与图 2-2 对儿童吃药情境的拓扑分析

$h$  = 将手放到桌上 ;  $sp$  = 拿起匙羹 ;  $f$  = 将药放进匙羹 ;  $hw$  = 拿匙羹近口 ;  $m$  = 送匙羹入口 ;

$I$  = 送药入口 ;  $ch$  = 尝到药味 ;  $sw$  = 吞咽药物。“-”表示负的引拒值 ; “+”表示正的引拒值。

图 2-1 与 2-2 所示，便是对儿童吃药情境的一种拓扑心理学的描述与分析，这是勒温本人经常引用的一个十分经典的例子。

在拓扑心理学中，还有一些经典的概念和术语。比如，生活空间中的每一个“区域”都会产生一定的“疆界”。由一个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的过渡区域，便具有“疆界地带”的性质。从一个区域达到另一个区域，就称之为“移动”。而对生活空间中心理移动具有抗拒作用的疆界，便是一种“阻碍”。以下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区域、疆界和移动等概念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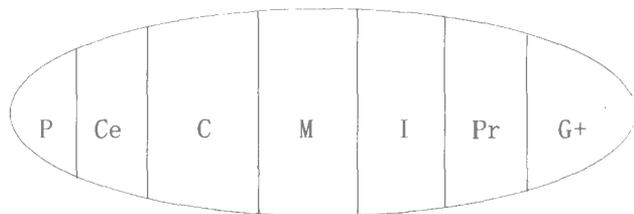


图 2-3 对一个想成为医生的青年所处情境的拓扑分析

P = 人 ; G = 目标 ; Ce = 大学入学考试 ; C = 大学 ; M = 医学专业 ; I = 毕业 ; Pr = 行医。

如上图所示，一个青年 (P)，想成为医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G)，他必须经过以下几个区域：(1) 考大学 (Ce)；(2) 进入大学 (C)；(3) 选择医学专业 (M)；(4) 毕业注册 (I)；(5) 做医生行医 (Pr)。而入学考试便是两个区域之间的一个疆界地带，若是考试不及格，这疆界也就成了阻碍。

一个心理或行为事件，通过这种拓扑心理学的描述与分析，能够使人对其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有一种明确的认识，使人能够直观地看到心理和行为事件在人的生活空间的诸区域中的变化，以及向其目标的移动等等。

## ② 向量学的分析

勒温曾经提出，动力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从既定时间内存在

于生活空间的心理事实的整体中，推演出个体的特定行为。以这种生活空间为坐标，我们可以对心理紧张系统作进一步的理解。

如图 2-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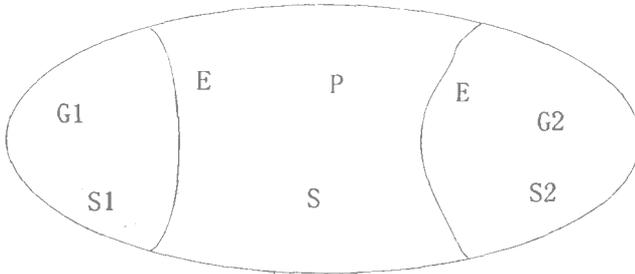


图 2-4 对心理紧张系统的向量分析

H=外壳，表示非心理的因素。

P=人；

E=环境；

G=行为目标；

S=行为系统或区域。

人(P)与其环境(E)共同组成了他的生活空间，而紧张便是区域S与周围的区域失去了平衡，并企图达到新的平衡的一种状态。

当S处于紧张状态时，S1或S2中的某一“适当”的区域便具有了相应的引拒值，亦即成为紧张趋向的目标(G)。勒温曾用公式  $V_a(G) = f(PtG)$  来表示这种关系，即目标G(一种客观目标或一种心理活动)所具有的引拒值  $V_a(G)$  依赖于个体(P)所处的紧张状态(T)以及个体(P)与目标(G)的关系。比如，如果产生了与饥饿有关的一种紧张状态，那么周围与进食有关的某个区域，便会获得正的引拒值，产生一种趋向这一区域的移动。社会心理学理论家舍伦伯格(J. Schellenberg)在其《社会心理学大师》一书中指出，“一般来说，勒温的紧张系统概念具有场论的意义，行为在这种场

中被引向某种目标，亦即引向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区域”（Schellenberg, 1978, P. 71）。由于在同一时间，可能会有几个系统或区域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每一紧张系统，又都与其周围区域中的一种或几种引拒值有关，因而，行为便成为这一动力场中各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目标的引拒力与个体内在的需求和紧张之间，有着各种力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既可以使个体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可能使个体受到挫折，或处于某种心理冲突之中。勒温曾阐述了这种心理动力场中的三种冲突情景：（1）吸引与吸引之间的冲突：“ $G_1 + \leftarrow P \rightarrow G_2 +$ ” 即个体  $P$  处于两种具有正的引拒值的目标（ $G_1$  和  $G_2$ ）之间；（2）排拒与排拒之间的冲突，“ $G_1 - \rightarrow P \leftarrow G_2 -$ ”；（3）吸引与排拒之间的冲突，“ $G_+ - \leftrightarrow P$ ”，目标  $G$  同时既具有吸引力，又具有排拒力。生活空间中的这些冲突，反映着心理紧张系统中各种力的交互作用，显示着心理力所具有的三个特性：方向、力量和作用点。以上便是勒温对生活空间所进行的向量心理学的分析。勒温的这一理论曾被赫尔借用，后来米勒（N. M. Miller）用实验进一步阐发了这三种冲突情景中的心理学意义，增加了勒温心理场论对行为主义的启发和影响。此外，费斯汀格对认知失调的论述，也与勒温的这种向量心理分析和心理冲突模式有关。

应该指出人的“生活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的分析和描述，主要是勒温从概念的水平上，为分析人的心理的行为所提供的一种理论框架。虽然有人批评它的局限性和决定论倾向，但是勒温本人，从一开始便把心理宇宙与物理宇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种动力的开放系统，而后者则属于相对封闭性的系统。他强调生活空间也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并特意为它标识了“外壳”用以陈述那些现在不影响生活空间而将来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与事实。勒温说：“我们更须注意认知和外来因素的关系，认知对于内在的心理动力关系，虽然没有怎么显著

的重要，但学者常以认知为心理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也许由于心理宇宙是开放的，知觉和认知常影响了生活空间，而使其某部分的组织，和所见物之客观的组织有高度的相关”（勒温著，高觉敷译，1944，第 67 页）。勒温的这种思想，在他后来的心理生态学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并且直接影响了当代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勒温借助于拓扑学，来陈述生活空间以及生活空间中的动力结构；借助于向量学，来分析生活空间中的动力作用，以及生活空间中动力和行为的的方向 故勒温的心理学又有“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之称。而拓扑心理学与向量心理学的结合，或动力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亦即在生活空间或动力场中来研究人的行为和 心理活动，便形成了勒温的心理场论。

### ③ 心理环境理论

勒温所使用的“生活空间”概念，包括在一定的时 间维度中 决定个体行为和 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勒温说，“为了理解或预测行为，就必须把人及其环境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合。我们把这些因素的整体称作该个体的生活空间，并用  $B = f(PE) = f(LS)$  来表示”（该公式中的  $B$  表示行为， $P$  表示行为主体， $E$  表示环境， $LS$  是生活空间的简称）。（Lewin, 1951, pp. 239 - 240）生活空间包括了人与环境，行为便发生在 这种生活空间之中，它既是人与环境的函数，也是生活空间的函数。

若是使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可以这样来对生活空间的内涵作出解释。人的行为将随着人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环境，亦可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甚至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同样的环境，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生活

空间概念所给人们的启示是：在任何心理学的研究或理论阐述中，凡是涉及到人的行为的，都要既考虑到行为的主体个人，也要考虑到行为所发生的环境；既要考虑到行为者的过去经验，还要考虑到行为者当时的态度和情境因素。同样的客观事物，对于不同的人，则会具有不同的心理意义，这也是生活空间概念的内涵。

与勒温这一行为公式相联系的，是他在陈述生活空间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个基本动力原则，亦即所谓“实在的是有影响的”。存在于生活空间中的事物或因素，都必然对个体当时的行为有着实际的影响。以此原则为标准，勒温界定了生活空间中的三种事实：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和准概念的事实，即生活空间虽然可以包容物理的、社会的，以及思想上的诸多方面的事实和因素，但是都须以对行为主体实际发生影响者为限。这样，勒温所讲的生活空间，就既非一般的纯客观环境，也非考夫卡的意识中的行为环境。生活空间以对人的行为发生实际影响者为存在标准，将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并表现着整体所具有的格式塔性，即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其它部分的变化，都必然与整体有关。

因而，心理场的意义充分体现在生活空间之中，故勒温及其学生，也就把生活空间看作是人的心理动力场。这样，在心理紧张系统和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勒温描述了一种环境心理理论或环境心理学的基础。实际上，当代的环境心理学，已把勒温的心理学思想作为主要的基础。

## 4 稳态动力模式

若是将勒温心理场论的动力概念扩展开来，便表现为一种基本的动力模式，勒温把它称之为“准稳态平衡过程”。正如勒温的动力概念与实验研究，都曾引起了动力心理学中的革命一样，他的

动力模式也为动力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我们看来，理解勒温的动力理论，应该以整个动力心理学为背景，或以整个心理学的发展为背景。因为从整体入手能够更好地把握部分的意义，从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更好地确定部分的本质。动力心理学可称之为一种运动，在心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当时新一代的心理学家们，为突破传统所追求的一种新方向，代表了致力于心理学整合的学者，所追求的一种新的模式。然而，如果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动力心理学，并以此为背景来理解勒温心理场论中的动力理论，那么最好回溯一下动力心理学的基本源流：求乐传统和稳态传统。

## ① 动力的本源

人类行为的动力本源，不仅仅是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对于人类动力本源的理解而言，“求乐”与“稳态”分别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和动机的两种基本观念，也是心理学中两种基本动力模式的主要思想来源。前者的起源可推溯至古希腊的亚里斯蒂波斯，后者则可寻根到同一时期的希波克拉底。

求乐论者普遍认为：“快乐乃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事情（亚里斯蒂波斯）；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或快乐（伊壁鸠鲁）因而避苦求乐就是人生的基本动机，这是求乐论者的基本主张。从亚里斯蒂波斯和伊壁鸠鲁以后，霍布斯、约翰·穆勒和边沁等，都属于求乐论者（或称功利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它是一种经典的伦理哲学思想，并带有机械论和物理主义的色彩。

稳态论者则主张，有机体内有一种典型的自我保护和自然平衡的倾向，强调人所具有的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斯宾诺莎曾经这样说过：“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护其存在”；“一物竭力

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斯宾诺莎著，贺麟译，1983，P.105 - 106）。斯宾诺莎的这句名言，常被看作是对稳态论思想的经典表述。在希波克拉底和斯宾诺莎之后，贝纳德、查尔德和坎农等，都是稳态论的代表人物。经典稳态论者又大都是生理学和生物学家，从而也就使稳态论和稳态模式，带有明显的生态论和有机论的特点。机械论和有机论是二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 前者是原子论的 强调原素、部分和实体 后者是整体论的，强调整体、系统和功能。它们交替出现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中，从而构成求乐与稳态二种传统对心理学和心理学家施加影响时的一个背景。

求乐论对心理学的影响是明显的。霍布斯和约翰·穆勒等人都是哲学心理学家，整个联想主义心理学都笼罩着这一传统动力说的色彩，因为许多联想法则，似乎都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也就是人们如何忍受目前的痛苦以求未来的快乐。特罗兰德（L. Troland）曾划分出三种求乐论：现在的、未来的以及过去的。波林则以此为基础来讨论精神分析，指出弗洛伊德在其早期有关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是以未来的唯乐主义作为其快乐的原则的内涵。此外，行为主义的强化动力论，也是明显的求乐模式，以避苦（电击）趋乐（奖食）为主要手段来考察动物的反应 并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行为。

相比较而言，稳态论对动力心理学的影响，却并不那么明显。事实上，直到目前，它仍然被许多心理学史家所忽视。虽然稳态论和稳态模式也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它的心理学的意义却一直是潜存的，就如斯宾诺莎的心理学意义一直是潜存的一样。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格式塔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具有稳态论的倾向。弗里曼（E. Freeman）曾从格式塔的原理出发，把动机定义为有机体内部的一种失去平衡的状态，并由此阐发了一种“神经系统稳态论”考夫卡在他的“闭合理论（closure theory）

中，也强调了失去平衡，以及通过活动来获取平衡的动力意义；而赫尔森 H. Helson 的“适应水平”则具有更充分的稳态论的色彩。当然，更为主要的还是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这是我们要在此所着重论述和阐明的。从坎农的稳态论，一直到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以及维纳的控制论，具有明显的思想上的连续性；而系统论和控制论，也都与勒温的心理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对当代心理学，以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正日趋重要和明显。这就无形地加强了稳态论的潜在价值。因为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系统论和控制论有关，而在它们的动机理论中，所表现出的也正是这种稳态论或稳态模式。因而，区分心理学中的求乐与稳态两种传统，以及与其相应的两种心理学的动力模式，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便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勒温心理场论中的动力理论。

## ② 稳态的观念

“稳态”(homeostasis)这一概念，是坎农于 1929 年所创用的。1932 年，他在其《躯体的智慧》中，对稳态的意义作了具体的阐述。然而，稳态所表示的这种观念，这种有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却是由来以久。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和 17 世纪的斯宾诺莎，就已经对这种思想有过论述。贝纳德曾在 1859 年提出了著名的有机体“内外环境论”坎农的稳态概念就是从贝纳德的“内环境”中推导出来的。坎农认为：“稳态这个词不是表示某种固定不变的事物或一种停滞状态。它表示这样一种情况——一种可变的，而又保持相对恒定的情况”（坎农著，范岱年译，1985 第 8 页）。稳态的失调就会产生有机体的紧张状态，并促使有机体通过适应性行为，去获取新的平衡。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便是遵循了这种稳态论的动力模式。

勒温在表述他的心理紧张系统的时候，曾经这样指出，只有当需求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才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由这种紧张所激发的行为，不是为了避苦求乐，而是为了获取新的内在平衡。勒温说：“心理过程通常出自趋于平衡的倾向，正如普遍的生物过程，以及物理、经济或其它过程一样。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向一种过程，以及稳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都可以从这样一种事实中推出：即在某一点上，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朝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的过程便开始”（Lewin, 1935, p. 58）。平衡概念甚能表现稳态的心理学意义，它不是表示静止，而是蕴含着变化，体现为过程。因为一种平衡，既是一种活动的目标或结束，也是下一次活动的准备或开始，目标的建立便已蕴含了动力作用。沃尔曼说，“勒温提出有机体倾向于平衡，这是仿效坎农和戈尔茨坦。勒温把稳态原则运用于心理力在一个系统内的活动，但没有提稳态这一概念”（Wolman, 1981, p. 477）。勒温把平衡看作是一个动力概念，把紧张系统看作是一种“准平衡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社会变化的三个步骤：解冻—流动—重动。亦即打破原有的平衡，趋向新的目标，并在新的水平上重获平衡。勒温的动力理论，不但遵循了稳态论的基本模式，而且表现出强调整体结构和系统等有机论的特点。此外，勒温所主张的心理宇宙为一种开放的系统，也与稳态的基本观念一致。贝纳德和坎农都把有机体看作是一种开放性的生物系统，在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保持着相对的内在平衡。

### ③ 稳态的意义

稳态传统与稳态动力模式，为心理学的动力研究和动力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对于人性和人类行为动力的理解，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哲学和思想背景，提供了研究中的新的选择和新的参照系统。对此，我们可以把勒温所代表的稳态论，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求乐

论来略作比较。从求乐原则出发，弗洛伊德把人的动机状态或紧张看作是痛苦的、不愉快的，并用焦虑、压抑和发泄等概念来解释人的动机和行为。然而，在勒温的心理场论中，紧张却并非是一种单纯焦虑或不愉快的状态，而是一种行为的准备或激发状态；紧张不是一种被动的寻求自我满足的能量，而是一种积极的趋向目标的动力。蔡加尼克效应就显示了这种心理稳态动力观念的意义，未完成的工作以及要完成工作的意向，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作用，而由此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便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记忆和回忆等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的进行。卡特莱特在评论关于欲求水准的实验时也曾指出，“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对求乐原则的任何简单的应用，都是一种严肃的质疑，因为人们往往并不倾向于设立那种每次都能‘保证’成功的欲求水准”（Koch, 1959, vol. 2, p. 43）。

虽然我们把勒温与弗洛伊德的动力研究，作了稳态论与求乐论的区分，但是应该指出，勒温本人曾受了弗洛伊德的许多影响。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述。动力心理学的研究是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勒温在其早期的研究中，曾直接以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为实验课题。勒温自己曾多次指出，“我们对动力问题的研究，常常发现一些弗洛伊德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并未对它们做出明确的动力解释”（Lewin, 1935, pp. 181 - 182）。勒温受弗洛伊德的启发，致力于对心理现象和人的行为作动力性的解释，但他不满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说和求乐论主张。勒温借助于整体论和有机论，阐发了一种属于心理稳态模式的动力论。这种动力论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动力研究，社会认知的动力学说，以及动力领域本身的成就动机研究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长期以来，心理学史家们，多偏重于心理学中的求乐传统，基本上忽视了来自稳态论这一方面的影响。波林在他的《实验心理学史》中论述‘动力心理学’的时候，便只讨论了求乐传统与活动心

理学的影响，未能注意到稳态论传统和有机论在动力心理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普汶在 1984 年为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撰写“动力心理学”的词条时，基本上沿袭了波林的观点，把勒温归入了求乐传统之中。然而在我们看来，只有认识到稳态论在动力心理学中的意义，认识到稳态模式与求乐模式的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勒温的动力理论，勒温的心理场论，以及整个动力心理学。事实上，勒温本人曾明确指出，不能把人的需求局限于自我对获取快乐和奖励的需求，动机的求乐论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勒温的动力研究和动力理论，所体现的是一种稳态论传统，他的心理紧张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稳态动力模式。这种动力模式，发展为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平衡和认知不协调理论，对此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做重点评述。

## 5 早期的影响与结局

尽管在勒温的早期研究和其后期研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包括研究的对象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其早期研究是其后期研究和发展的必然基础。实际上，在其心理紧张系统的研究与设想中，在其生活空间的理论与描述中，已经包含和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通过其早期的研究和理论，勒温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心理学界赢得了认同，获得了接受。这主要是通过布朗发表在美国《心理学纵览》上的研究论文以及在美国耶鲁举行的第 29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而实现的。这种认同和接受，对勒温在美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① 布朗的评论

布朗 (J. F. Brown) 是勒温的第一位美国学生 他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与勒温一起工作和学习，对于勒温的思想和研究十分熟悉。布朗尊重自己的老师 认为在勒温的思想和研究中 具有潜在的意义和影响力。于是，在 1929 年 布朗撰写了一篇题名为：《库尔特·勒温的方法 对于行为与情感的研究》的研究论文 并且将其刊登在美国《心理学纵览》杂志上。

布朗将勒温看作是一种心理学新体系的开创者，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成具体的研究 而更在于其提出的新的研究方向 新的方法论观念，以及其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布朗的研究论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许多美国心理学家对勒温的早期了解 都是通过布朗的这篇文章。哈佛大学的多纳德·麦金农 (Donald Mackinnon) 读了布朗的论文之后，对勒温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当他在 1930 年获得哈佛大学出国研究基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柏林。如同当年自荐为冯特助手的卡特尔，麦金农以其美国人特有的直率对勒温说：“库尔特·勒温 我想与你一起工作。”

在麦金农和布朗之外，卡尔·哲诺 (Karl Zener)、多兰德·亚当斯 (Donald Adams) 和弗兰克也都是勒温的美国学生。弗兰克当时刚从哈佛大学毕业 受布朗文章的吸引 来到柏林心理学研究所作勒温的研究生。即使是作为研究生，弗兰克也是早期勒温团体中的一员 对此弗兰克曾经十分自豪 并且保留着深深的印象 那是勒温对待学生的态度，是勒温本性中的民主气质。

《心理学纵览》是美国最权威的心理学杂志之一 通过布朗的这篇论文，勒温的名字引起了许多美国心理学家的关注。那正是在第 29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之前的一段日子，而通过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的第 29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勒温的名字为更多的心理学家

所熟知，勒温的早期研究也引起了更为广泛的重视。

## ② 耶鲁会议

第 29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是 1929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 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观点 以及勒温别具一格的思想和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对此 在麦奇尔的《格式塔心理学在美国》一文中 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

在这次国际心理学会议上，作为大会集中发言的只有两位心理学家 其一是巴甫洛夫 另一位就是库尔特·勒温。勒温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一个格式塔问题》。许多国家的心理学期刊都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并且也都强调了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出席 以及库尔特·勒温所做的报告。许多美国心理学家，也都开始认真地讨论格式塔心理学，有些人已经采用格式塔的方法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勒温和苛勒以外，参加这次国际心理学会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还有卡茨和鲁宾等。格式塔心理学在这次会议上异军突起 正如勒温的一位学生深有感慨地说 对于格式塔心理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 这次国际会议所起的作用，一点都不亚于希特勒对此所起的作用（指希特勒迫使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德国知识分子逃亡美国，其中包括一批著名格式塔心理学家）。

正如麦奇尔所说“通过 1929 年的这次国际心理学会议，格式塔学派的学者们 为美国心理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申荷永，1996a, P.198）。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勒温在这次会议上给许多心理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于那些读过布朗发表在美国《心理学纵览》杂志上的论文的心理学家来说 更是如此。勒温在这次会议上所获得的成功 以及所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部分应该归功于他所制作和播放的那两部关于儿童行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的电影。实际上 在早期人们一提起勒温 总是会谈到他关

于儿童行为表现的“电影”。在这期间，心理学界对于勒温有“时代骄子”和柏林的“不知疲倦的年轻人”等出色的评价。

随后不久，许多美国大学都争取或者是计划为勒温安排到美国的学术访问，但是直到 1931 年，勒温到美国的访问才得到落实，邀请来自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这是勒温开始其美国生涯的一个信号，到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访问，也就成了勒温离开德国和柏林，移民定居美国的第一步。

### ③ 离开柏林

格式塔心理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在德国，在柏林，但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发展却是在美国。包括惠特海默、考夫卡、苛勒和勒温在内的几乎所有杰出的格式塔心理学家，都先后到了美国。那么是什么因素或力量使得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举家迁移呢？是什么因素和力量使得一种产生于德国的心理学而变成美国心理学的一部分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那主要是由于“希特勒”。

30 年代一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不祥的预兆。欧洲的经济出现了滑坡，美国华尔街的股市大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获得了权力，控制了整个德国。而作为此时的德国犹太人，则更加面临着危机。纳粹党的冲锋队已经上街游行，高呼着“德国人醒来，犹太人滚走！”的口号，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犹太人不时遭到袭击和暗杀。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已经成为被攻击和被消灭的对象。

也就在此时，勒温收到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到美国去作 6 个月的访问学者，邀请函是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推孟（Lewis M. Terman）发出的。推孟本来与勒温并不熟悉，他征求当时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作主任的波林的意见，请他推荐一位能够胜任的访问学者。而波林在耶鲁第 29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上遇到勒温，对勒温有着深刻的印象，于是便向推孟推荐了勒温。

1932年的5月，勒温到达了纽约，他在那里停留数日后转程去加州的斯坦福。勒温的妻子葛蒂带着女儿梅莉姆早已乘船先行赶赴加州。在哥伦比亚大学，勒温认识了当时在做心理学助教的墨菲(Gardner Murphy)，两人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墨菲的回忆中，他对勒温的第一印象是热情、有思想的年轻人。尽管他的英语不好，但却能够认真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勒温向墨菲介绍了自己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工作和实验，使得墨菲大为惊奇。在勒温离开后，墨菲马上回家翻出了所有关于勒温的论文和文章，认真阅读了起来。

到了斯坦福之后，勒温要为“西部心理学学会研讨会”提交一篇论文。推孟开始十分担心，因为他已经获悉勒温的英语不好。作为在斯坦福的第一次讲学，勒温确实不算成功，首先是由于英语不好，其次是由于对于听众来说，他的内容都是一些“外国的”东西，太特殊了一些，于是听众们很难理解。但是后来，在勒温的课堂上，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尽管勒温的英语不好，但是他确实很想将自己的研究和思想表达出来，其态度和热情感染、影响了学生。这正如后来推孟在写给波林的信中，对勒温和其工作的评价所言：“我一直想写信告诉你，我们是多么欣赏库尔特·勒温……他的工作赢得了我们的学生、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我们全系教师的尊敬……全体教员和学生是如此喜欢他，以至于很难让他离去。在我熟知的人中，很少有这么一个对周围一切事物如此生机勃勃的人，或如此亲切和友好的人”(申荷永,1996a,P.203)。

6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了，由于是准备乘船回德国，勒温的妻子和女儿在1933年的1月便已经离开加州去纽约。而勒温则决定途经日本和俄国再转回德国。到了日本之后，勒温的学生 Kanae Sakuma 为勒温在东京大学安排了学术演讲，并且组织了“勒温研讨会”来专门讨论与勒温心理学有关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勒温心理学在日本产生影响的开始，对此勒温是十分欣慰的。

勒温是从日本乘火车去俄国的，当时他也就到了中国，或者是途经中国。到了俄国之后，勒温的学生蔡加尼克，以及当时俄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鲁利亚等人，都亲切地欢迎勒温的到来。但同时也告诉了勒温一个不好的消息：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变本加厉，德国犹太人的情况日趋恶化。于是，勒温决定彻底离开德国。他在俄国便给美国的海德发去了一份电报：“德国无望 能找到工作否？”

勒温的妻子和女儿在从加州赴纽约的途中，幼小的梅莉姆生病，到了纽约之后，葛蒂带着女儿便住在海德的家中。在 1933 年的 4 月，葛蒂和梅莉姆才回到德国。勒温是在 5 月份从俄国回到德国的，一下火车，勒温便告诉妻子移居美国的决定。7 月份 葛蒂生了儿子丹尼尔，而这时勒温收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奥格登 (Robert Ogden) 发来的电报：“康乃尔邀请你加入”。勒温与妻子商议后 在 8 月份便一人先赴美国。就这样，勒温离开了德国和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去了美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和新事业。



## 移居美国:勒温的新开端

1933 年的春天，勒温结束了为期 6 个月的美国之行，5 月份从俄国回到了柏林。由于当时德国的严峻局势，勒温决定移居美国。于是当他 7 月份收到奥格登发来的电报后，8 月份便只身一人先赴美国。就这样，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以及学术研究的新的开端。从此 库尔特·勒温也就有了双重的身份，作为德国心理学家的勒温，以及作为美国心理学家的勒温。作为德国心理学家的勒温，仍然属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员，其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的，以其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工作为主；作为美国心理学家的勒温，则属于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开创者，包括他的拓扑心理学和心理场论，以及团体动力学和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实际上，勒温在心理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主要与他在美国的学术生涯有关，移居美国，形成了勒温心理学发展的新的开端。



## 美国生活的开始

一开始，勒温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十分理想。康乃尔大学对勒温的任聘只有两年，当勒温转去衣阿华大学的时候，接受他的也不是心理学系，而是儿童福利研究学院。勒温自己的工资以及研究经费，都很成问题，生活与工作都是相当艰苦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新移民的勒温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当时的整个美国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当时正值美国经济极度萧条，差不多有 1500 万的工作人员失业，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摆摊叫卖的临时小贩，人们在尽力的四处谋生。在读的大学生也为数不多，因而教师的职位骤减，薪水大幅度下降。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下，勒温在美国站住了脚，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

### ① 在康乃尔落脚

勒温在美国的第一个教学职位，是在康乃尔大学的家庭经济学校，这是他正式美国生涯的开始。勒温在康乃尔的任职主要是由奥格登促成的。奥格登是早期热心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美国学者，他本人曾经于 1901 年至 1903 年在符兹堡跟屈尔佩学习，后来又较早地接触到格式塔心理学的思想，与惠特海默、考夫卡和勒温等都十分熟悉。奥格登在 1922 年就曾经用英文翻译过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心理学通报》上，在 1924 年还曾经邀请考夫卡访问过康乃尔大学。

对于勒温任职康乃尔大学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是康乃尔大学的艾瑟尔·沃宁 (Ethel Warning) 博士。艾瑟尔·沃

宁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她在 1929 年曾经访问过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对勒温的研究，尤其勒温使用录像和电影技术对儿童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十分欣赏。她与奥格登一起努力促成了勒温在康乃尔大学家庭经济学校的职位，并且为勒温的任职争取到了经费的支持。但是这一任职期限只两年，而且年薪只有 3000 美元。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勒温已经在这新的国度安顿了下来，而且很快就投入了工作，开展了自己新的研究。在康乃尔大学，勒温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社会压力对于儿童饮食习惯影响的课题。一旦有了课题，勒温在柏林的学生丹波和弗兰克等人，便也来到美国加入了勒温的研究。

勒温在康乃尔大学的生活与研究条件是艰苦的，这也包括他本人要适应美国的新文化。对此，丹波教授曾经有过回忆和评价，被马洛收录在《实际的理论家：库尔特·勒温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而我自己也曾与丹波教授进行过通信来探讨有关的问题。尽管生活与工作条件是艰苦的，但是勒温在康乃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并且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乃尔对于勒温的任聘只有二年，于是勒温要考虑新的机会。在这个时期，勒温曾经致力于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心理学研究所，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四处寻求援助，多次来往于康乃尔和纽约之间。由于当时的战乱，以色列和阿拉伯关系的复杂性，勒温在耶路撒冷建立心理学研究所的希望始终未能实现。这时，勒温的学生弗兰克在衣阿华大学的儿童福利研究院为勒温申请了一个职位。但是没有研究经费 甚至没有勒温本人的薪水。后来 弗兰克与当时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院的院长乔治·斯多德 (George Stoddard) 通过洛克菲勒普通教育基金会，为勒温获得了三年的职位工资。

## ② 衣阿华的发展

当时的衣阿华大学，是美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实际上，勒温及其学生们随后的研究与工作，更为加强了衣阿华大学在美国心理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衣阿华大学心理学系的乔治·斯多德和贝斯·沃尔曼（Beth Wellman）等人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环境对智力发展影响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勒温的思想与实际的生活密切相连。他的研究和理论都是与人们解决日常问题的途径或工具有关。作为美国心理学家的勒温，毕竟具有自己德国学者的背景和经历，具有作为犹太人的特殊体验。于是，到了美国的勒温，对于社会问题依然十分敏感，并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保持一种特有的研究兴趣。勒温自己在衣阿华大学进行的重要研究之一，是关于德国与美国文化和教育背景的比较，以及这种文化和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勒温运用拓扑心理学和心理场论的分析，运用自己的特殊概念，比较了德国人和美国人在生活空间、自由运动的空间和人格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勒温看来，德国人和美国人在人格结构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其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差异。实际上，勒温所做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一种国家或国民比较心理学。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勒温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个体转向了团体，转向了社会心理学，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勒温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这生活空间的最基本的组成，却是我们所属的团体。尤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移民，这种团体的意义就更为特殊和明显。勒温认为，所属的团体，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团体生活将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地位，影响到一个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团体将能够塑造

一个人的生活期望和目标，影响到一个人的是非观念或价值观等等。这是勒温开始其团体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

勒温在美国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通过康乃尔和衣阿华的工作与生活，勒温意识到，他应该尽快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研究论文。但是勒温的英文不好，不能够撰写或者是翻译自己的论文。于是，一些热心的学生和同事，马上来协助勒温进行这一工作。在 1935 年勒温的第一部论文集用英文出版并将其取名为《人格动力论》(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随后不久由海德夫妇翻译的《拓扑心理学原理》也用英文出版。

《拓扑心理学原理》是勒温最重要的一部专著 尽管他是用德文来撰写的，但是却未能够在德国出版。勒温将此书献给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以给苛勒的一封信作为序言。勒温与苛勒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当苛勒来美国进行访问与讲学的时候，勒温的夫人将苛勒的女儿带来家中照顾，以便苛勒的夫人能够陪同苛勒一起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

若是细心体会勒温写给苛勒的这封信，那么我们会感受到勒温当时的态度和心情。他是要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和新的研究。对于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生活与工作，以及与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等人的友谊，勒温是深深怀念的，并且表明自己的所有研究都受惠于柏林的格式塔团体，受惠于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那种友谊与合作气氛。但是，由于希特勒的反犹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研究所已经不复存在，格式塔学者已经分散于世界各地。而勒温自己也就表明态度，要立足于美国这块土地，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 ③ 新的研究团体

尽管勒温在衣阿华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而并非是为了教学，

但是在随后的 9 年中(1935 - 1944)，如同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一样，勒温身边依然是围绕着大批的学生。他们包括丹波和弗兰克、罗杰·巴克(Roger Barker)、艾利克·怀特(Erik Wright)、毕翠思·怀特(Beatrice Wright)、罗伯特·利波(Robert Leeper)、约翰·弗兰兹(John French)、利皮特、卡特莱特、阿尔文·赞德和费斯汀格等。

罗杰·巴克是第一位来到衣阿华大学的勒温的新学生。尽管勒温的英语不好，甚至是很难使人听得懂。但是在勒温的身上，在勒温的工作与研究中，却具有诱人的潜力，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巴克曾经这样回忆说：我相信勒温拥有我所需要和我所缺少的东西，同勒温一起工作，如同刚从梦中醒来，发现科学世界的新大陆。毕翠思·怀特本来是马斯洛和阿希的学生，受其老师的鼓励，她也作为勒温的博士研究生来到了衣阿华。阿希本人具有格式塔心理学的思想背景，对于勒温的研究一向有着很好的了解和认同。马斯洛与勒温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两人也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相互之间也有着基本的认同。马斯洛本人曾经把勒温视作自己人本主义心理学阵营中的主要成员，把勒温看成是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勒温在衣阿华建立了一个出色的研究团体，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科学研究气氛。勒温保持了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形成的“研讨沙龙”的习惯，经常与学生和同事们一起交流研究体会，探讨研究课题。而勒温将这种“研讨沙龙”看得非常重要。有一次他在前往“研讨沙龙”的路上，曾经告诉他的秘书说除了我的太太和大学校长，不要传任何人的电话，不要因为任何人而影响我的研讨会。

马格丽特·米德是勒温的朋友，她更主要的是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并不完全是当时心理学界的人物。但是她却非常喜欢勒温的“研讨沙龙”经常专程参加。她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说：“我是十分喜欢旅行讲学的，但是我经常尽量安排去衣阿华城，在勒温家中的研讨沙龙里，来度过令人愉快而富有启迪的周末。大家讨论各种假设，评论各种实验，提出新的问题，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分

析问题……这些都是勒温家中的研讨沙龙里所发生的事情，勒温的孩子都是热心的听众，勒温的学生们十分投入他们的工作，有一种合作与和谐的气氛。总而言之，勒温像是一团火，大家围绕这团火来取暖，来获得光明，获得洞悉自己思想的光明”（Marrow, 1984, p.91）。

于是勒温组成了新的研究团体，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以其早期的动力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勒温开始转向了对社会心理和团体行为的研究。勒温深信，他能够建立一种更为综合性的理论，并且可以把这种理论，具体应用于所有的团体和社会生活。当时，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由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孕育，三者表现出了较为密切的相互联系。勒温从中看出了可以将三者整合为一体的迹象，并预感到社会科学中需要这样一种整合。勒温认为，只要把研究的重心从对社会和团体生活的一般描述，转向动力性的解释，对团体生活的动力问题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实验性的研究，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整合。以此为方向，他创立了团体动力学，动力与整合的主题在这种新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意义。



## 团体行为的秘密

形成团体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研究，是勒温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勒温心理学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或许这也是格式塔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与意义的一种证明。在衣阿华大学的研究团体的基础上，勒温为其心理场论的发展，为其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 ① 团体的心理

勒温选择了“团体”，作为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其心理场论和格式塔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勒温把团体看作是一个动力整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必将引起另一部分的变化。这种部分与部分，或团体成员之间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勒温团体动力论的要点。虽然勒温对个体行为的动力研究仍然是他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团体的动力必然不等于个体的动力，它将具有团体自身的特点和意义，这是格式塔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内涵。

但是在勒温开始他的团体动力学研究的时候，“团体”的一些基本属性还属于心理学领域中的忌讳，心理学家对团体的理解也莫衷一是。当时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偏见，即认为“团体”的心理学意义是虚幻的，只有个体的心理学意义才是真实的。即使是早期注意对团体性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如麦独孤和荣格等人，也都倾向于在个体集合的水平上来理解团体，为团体属性寻找生理学的注解。因而，“团体心灵”与“团体无意识”等术语，曾一度引起了心理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弗罗德·奥尔波特为代表的一方，坚持只有个体是真实的，竭力反对麦独孤等关于团体心灵的主张。双方的争论从 20 年代持续到 30 年代，直到勒温开始了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才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科学的解决。

勒温认为，关于团体之真实性的争论，不但是一种涉及哲学的问题，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否定团体的真实性，就意味着把它排除在心理学的研究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勒温同意麦独孤的意见，反对弗罗德·奥尔波特的主张，即认为不能把对团体的研究视为忌讳。但是勒温并不同意“团体心灵”这一概念。他认为麦独孤的“团体心灵”与厄梭费尔的“形质”或“格式塔

质”如出一辙，都把团体或整体的性质看作是某种超然和优越的东西，带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勒温所主张的是，整体仅仅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它并非多于部分之和，而是不同于部分之和。或者说并不存在一种超然或神秘的整体价值（如团体心灵）整体与个体都是真实的。

在这种意义上，勒温把团体理解为一种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动力整体，团体的本质在于其所属成员的相互依存，而不在于他们的相似或差异。也就是说，团体的结构特性是由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单个成员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是卡西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勒温整体动力观的基本主张。它补充与发展了格式塔的理论，开创了格式塔社会心理学的传统。

另一方面 弗罗德·奥尔波特虽然极力反对麦独孤的主张，否认团体的心理学意义，但是，他同时持有这样一种基本主张和态度：这些问题的真实性，我们目前还不能以实验研究的手段来解决，因而，也就不应该坚持它们的真实性。以实验来解决争端正是勒温所做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与弗罗德·奥尔波特是一致的。勒温曾经明确地提出，通过用实验来处理某种社会实在，就可以最有效地突破阻碍人们信仰这一社会实在的忌讳。在 1937 - 1938 年，勒温与其学生利皮特和怀特一起，做了著名的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验证了团体气氛、团体目标和团体内聚力等团体性质的心理学意义，肯定了民主方式的优越性。勒温在总结这次实验时说：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创立一种结构，借以深入了解基本的团体动力学”（Lewin, 1948, pp. 74 - 75）。这是勒温首次使用“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这一术语，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要把团体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有机整体，并在这种整体的水平上，来探求团体行为和团体过程，或人的社会行为的潜在动力。

因而，团体动力学与一般的社会心理学有所不同，它既不完全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出发，单纯以个体为基础来进行人际关系

的研究；也不是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出发，以团体机制研究来代替个体心理研究，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团体行为被认为是团体成员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团体成员的行为又依赖于其所属的团体本身，团体被赋予了充分的心理学的意义。

## ② 团体的价值

对于团体价值的分析，是理解团体和对团体进行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勒温正是看到了团体中所具有的价值，所具有的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才着手开始其对于团体的动力心理学研究。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必然依赖于其他的人，来获得我们许多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而其他的人，也将是我们面临危难时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的来源。因而，团体对于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满足我们人类许多最基本的需要 诸如生存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信息的需要、交往的需要，以及合群的需要等等，对此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 一、生存的需要。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需要通过团体的形式，来抵御艰苦的生活环境。尽管任何事物都有其利也有其弊，但是加入团体，则明显的利大于弊。对此，我们可通过表 3-1 来作一比较和分析。

表 3-1 团体生活 利益和代价分析

功能	利益	代价
养育	合作打猎 集体寻找事物 合作耕种	需要分享食物

	分享剩余食物 促进哺育	
防卫	更大的警惕性 更强的防护能力	被注意的目标更大
养育	照顾病人、伤员、幼童等互惠性的利他行为	传染病的扩散
繁衍	接近异性的机会	择偶的竞争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活在团体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针对人类早期的生活环境而言。如果我们设想一种特殊的环境，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荒岛上。那么若是有另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将能够帮助你寻找食物，帮助你防御威胁。通过与人的合作与分工，将能够更有效的完成工作。而当生病的时候，那么也就可以相互照顾和关怀。

不过，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团体生活似乎已经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事实上是团体生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团体生活本身对于我们现代人仍然重要。从家庭开始，到学校，到工作单位，我们每个人仍然是在团体中生存。同时，根据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原始人类的团体行为，或者说团体生活对于早期人类行为的影响，会通过某种生物传递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当代人的生活 and 行为。

## 二、心理的需要。

团体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这不仅仅是勒温的见解，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等杰出的心理学家，都曾经有类似的理解。弗洛伊德在《团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一书中，曾经提出个体加入团体主要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个体对团体的这种心理需要，起源于个体童年在家庭团体中的经历。比如，婴幼儿在家庭中产生最

初的归属感、安全感、被接受感等，以及可以在家庭的团体生活中得到这种归属感、安全感和接受感的满足。

从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团体生活的意义，个体的这种心理需要及其满足得到了重视和强调。马斯洛曾经将归属的需要作为我们人类的基本心理需要之一，在这种归属需要中，包括了个体求友、求别人的赞同和鼓励、求社会认同、求社会支持等心理需要，它们构成了团体中的个体心理基础，对于这种心理需要的满足与否，同时也构成了团体吸引力和团体内聚力的一种基础和条件。

对于团体中个体的心理需要，也有人认为还应包括个体的权利需要。由于团体生活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许多可以影响他人的机会，若是假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影响或支配他人的内在需要的话，那么团体生活显然也为这种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可能。因而，个体能力的发挥、个体角色的符合以及个体角色的表现等，也与个体加入团体，以及团体吸引力和团体内聚力的增加等有着密切的相关。

威廉·舒尔茨在勒温心理场论和团体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曾经提出过一种基本人际关系倾向理论，英文是 *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简称为 **FIRO** 理论。该理论同样强调团体形成和发展中的心理需要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个体的心理需要，威廉·舒尔茨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归属的需要，亦即希望成为团体中的一员、被团体接受的需要；其次是权利发挥的需要，亦即在团体生活中表现自己的才能，起到影响别人甚至是团体的作用等；再者是情感的需要，在团体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友谊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以下表 3-2 所表现的是威廉·舒尔茨根据其 **FIRO** 理论对团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个体心理需要及其行为表现的分析。

表 3-2 **FIRO** 心理需要和行为分析举例

维度	行为表现需要	行为接受需要
----	--------	--------

归属	我想与别人在一起。 我加入社会团体。	我喜欢别人邀请我。 我喜欢别人重视我。
控制	我想负责团体事物。 我想让别人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让别人决定做什么。 我让别人负责所做的事情。
情感	我想与人友好相处。 我想与别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我喜欢别人对我友好。 我喜欢别人把我当作亲密的人。

威廉·舒尔茨认为，个体的心理需要在两种水平上影响团体的行为。其一是它们决定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以及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归属既包括我们加入团体的期望，也包括我们希望被别人所接受的需要。权利或控制与我们希望影响别人有关，但是也包括了一种愿意让别人来支配我们的内在感受和需要。同样，在情感的需要维度中，既包括了我们希望与别人友好相处，也包括了愿意让别人喜欢我们自己的需要。

### 三、社会支持的需要。

从团体生活中，我们每个个体都可以得到一些有效的社会支持而且不同的团体往往提供着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这些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方面的支持，实在的帮助，生活中的忠告和引导，增加我们自我价值感的积极反馈等。表 3-3 是对于团体所能提供的一些主要社会支持类型的分析和举例。

表 3-3 社会支持的形式

支持类型	实际例证
情感支持	对于幸福生活的关注 对自我表露和个人情感的倾听

忠告和指引	对于解决问题或困难的建议 提供操作示范的机会
实在的帮助	随时的具体帮助 必要时借钱和借物
积极的反馈	表达出对于某些个人品质的羡慕 对于所表现能力或才干的尊敬

社会支持既然是个体的一种内在需要，或者说是个体加入团体的一种理由，那么它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团体的吸引力和内聚力。对于社会支持之意义和价值的分析，有些是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得来的。在申荷永和高岚的《心理教育》(1996)一书中，曾经将社会支持作为维护心理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主要途径和手段。当人们面临生活压力或心理压力时，能够及时得到有效的社会支持的人，就会增加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而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社会支持的人，相对来说则会在心理压力下产生心理问题。

在心理教育的意义上，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孤独感，以及避免由孤独所带来的低落情绪，包括沮丧、不安、失落和自我怀疑等。实际上，在团体动力学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许多心理辅导和教育团体，都把满足团体成员的社会支持需要，作为其主要的团体目标。因而，团体和团体生活，应该充分考虑如何满足其团体成员的这种社会和情感需要。

### ③ 团体的发展

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中，有一种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过程理论。对此我在我的博士论文《动力与整合 勒温心理学研究》以及《心理场论》一书中，都曾有专门的分析。而我自己对于这种过程理

论，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因而，在我们的理解中，团体的发展尤如个体的生长，也会呈现出其形成、发展和终结这样一种生命圈或生命发展过程。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人类个体从出生开始，经过婴幼儿年、童年、青少年、成年、老年以至到面临死亡，呈现出了一种发展的规律。而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其认知发展，情感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等，也都会呈现出具体的规律性表现。那么若是将团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相比较，它也会呈现出类似的发展规律或发展阶段性吗？曾有许多团体动力学家都注重于对团体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的研究，并且积累了相应的研究文献资料，表 3-4 是对团体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的详细描述。

表 3-4 团体发展的阶段性描述

阶段	主要过程	主要特征
1. 意向 (形成)	信息交换 依赖性增加 任务安排 形成共识	意向性交往 友好交流 敏感性增加 自我展示
2. 冲突 (动荡)	团体活动争端 意见分歧 不满情绪表现 消极行为态度	相互批评 较少参加团体活动 敌意 分化
3. 凝聚 (规范化)	内聚力的发展 角色的确立 标准的建立 关系的确立	意见的一致性 角色明确 集体感增加

4. 工作 (表现)	目标实现 任务责任取向 重视工作成效	形成决策 问题解决 相互合作
5. 解散 (终结)	结束角色行为 任务完成 依赖性降低	退出团体活动 独立性增强 情感失落

在团体形成的初期，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必须相互接触和交往，然后会遇到矛盾和冲突，于是便会追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改善团体生活的环境。在团体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制约团体行为的规范和角色基本形成，团体因此获得团结一致，或者说获得了内聚力。在团体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团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实现自身的目标。而在团体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团体的终结或解散。对于团体发展的这 5 个阶段以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我们可以作如下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 一、形成——团体发展的最初阶段。

凡事都有其开始，而开始又总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在团体动力学的有关研究中，人们较为重视团体形成时的“意向性”表现。或者说，当团体最初形成的时候，团体成员往往会经历一种“意向性”阶段。

团体动力学家所描述的这种“意向性”阶段，主要包含一种心理层次的内容。由于在最初的团体形成过程中，大家都属于新的成员，彼此之间尚不熟悉，所以在这一阶段，会给人们的彼此交往带来一些紧张或压力感。而团体形成阶段的压力，往往还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对自己社会交往技能的怀疑。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彼此之间的了解，这种意向性阶段的紧张会逐渐缓解。通过交往和交流，大家彼此增加了认识 and 了解。同时，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一

种相互存在的关系,也即意识到“团体”和“团体性”的存在。

任何一个团体,都必然要经历一种最初的形成阶段。但是即使是在团体形成的最初阶段,也需要妥善处理好一些较为敏感的心理问题,才能够为团体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 二、动荡——团体发展的冲突阶段。

在最初的意向性阶段,团体内成员大都表现出一种礼节性或礼貌性的交往。但是在彼此熟悉之后,便开始逐渐表现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就表现出拒绝和不满,从而给团体生活带来“动荡”或“冲突”。

团体中的动荡和冲突,可能会有许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达奥奇在其《冲突的解决》(1973)一书中,曾经描述与分析了团体发展过程中的“误解冲突”和“意外冲突”。所谓的“误解冲突”是指由于某个团体成员对于他人地位或行为的错误理解,而发生的相互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而“意外冲突”则是指由于偶然或偶发的事件,比如开会迟到等事件,所产生的团体成员之间,或者是团体成员与团体之间的冲突。以上两种冲突本身还属于容易解决的冲突,尚不至于给团体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

但是,若冲突不能够及时解决,或者说冲突得到了扩散或升级,那么即使是小的矛盾或冲突,也可能酿成整个团体的动荡。因而,在团体动力学看来,冲突本身尚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团体的冲突如同团体的和谐,都属于非常普遍的现象,团体若是发展就需要变化,而变化必然伴随着冲突。但是,是否能够及时的解决冲突,以及如何解决冲突,确实需要予以高度的重视。

## 三、凝聚——团体发展的规范化阶段。

随着团体的发展,尤其团体的正常发展,成员之间的冲突会得到解决或者是淡化,冲突阶段会被凝聚阶段所取代。团体中的凝聚性,会给团体成员一种团体作为整体的感觉,一种归属感,一种获得同志和友情的体验等等。表 3-5 是关于团体凝聚阶段的特

征和相应的团体发展变化。

表 3-5 团体凝聚阶段的发展与变化

特征	变化类型
整体性	“我们感”或团体感的增加,成员之间交往的友情发展,团体认同的发展。
稳定性	积极参加团体活动,对团体活动的投入性和参与性增加。
满意度	对团体生活感到愉快,自尊感和安全感的增加,焦虑和紧张的减少与降低。
动力性	团体影响力的增强,团体成员对团体目标、团体决策和团体规范的接受程度增加,团体一致性行为增加。

当团体的内聚力形成与发展的时候,团体整体性的确立和成员之间的团结是一个基础。这种团结不但使团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和关系更为积极,而且使得团体成员对于团体的归属感增强。在这种团结的意义上,团体成员对于团体的认同感增强,为自己作为团体中的一员而自豪,同时会一致抵御外来的批评,维护团体的利益。由于“我们感”的发展,团体中的个体会认为自己与其他成员有着更多的共同性。

当团体的整体性得到了发展,以及团体成员之间的团结性增加的时候,团体成员也就更加愿意留在团体,更为积极地参加团体的活动,对团体活动也更加投入,表现出凝聚阶段的稳定性。实际上,卡特莱特和赞德对于团体内聚力的定义,也就是侧重于团体成员这种愿意留在团体内的意愿和行为。这时,吸引团体成员的不再只是团体中的某个其他成员,而是作为整体的团体本身。

在大部分的团体中，当团体的内聚力得到发展的时候，团体成员对于团体本身和团体生活的满意度也会相应增加。内聚力强的团体中的成员，会感到其自尊感和自信心的明显增加，以及相应的焦虑感与压力紧张感的减少和降低。此外，在内聚力强的团体中，其团体气氛基本上表现为合作、友好、相互鼓励和支持等，而在内聚力差的团体中，其团体气氛一般会充满敌意和竞争，以及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指责和批评等。

当团体的内聚力增加的时候，其内在的动力性也在加强。内聚力强的团体，对于其团体成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为在内聚力强的团体中，团体成员更加倾向于接受其团体的目标、团体的决策和团体的规范等。此外，在内聚力强的团体中，团体成员的一致性和相符性增强。

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内聚力是团体过程的一种增强器。在其积极的方面，内聚力与团体的稳定性，团体成员的满意度，团体内有效的交流，团体成员之间的友谊和团体的效能等有关。而在其消极的方面，当一个团体的内聚力逐渐增强的时候，团体成员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也会随之增加，个人的独立性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 四、活动——团体发展的任务执行阶段。

尽管团体的效能或生产力对于团体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少有团体一开始就能够表现出这种效能或生产力。唯有当团体逐渐成熟的时候，其团体效能和生产力才能够充分表现出来。

一般来说，团体的内聚力增加，其团体活动的效能或生产力也就会增强。不过内聚力和生产力的这种相关，会受到以下条件的限制。亦即只有当团体的规范或目标是鼓励高生产力的时候，团体的内聚力与团体的效能或生产力才表现出正相关，亦即团体的内聚力越强，其团体效能和生产力也就越强。但是如果团体的规范或目标所鼓励的是低效能或低生产力，那么团体的内聚力和团体效能之间就呈现负相关。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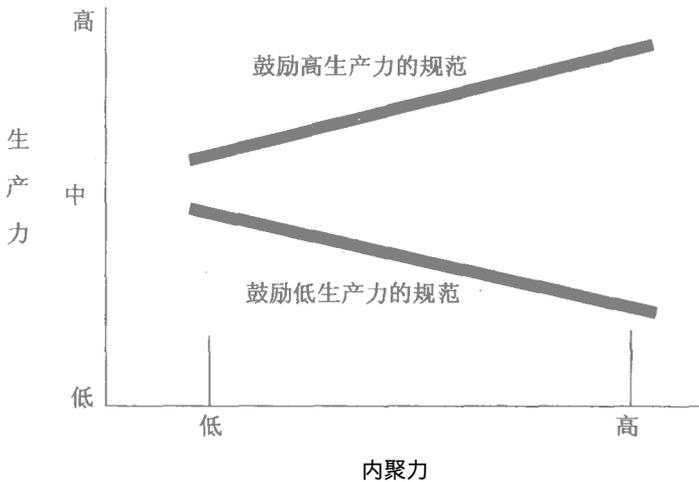


图 3-1 内聚力与生产力的关系

资料来源 Donelson R. Forsyth: *Group Dynamics* 1990

弗西斯认为，团体的规范或目标，在团体内聚力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团体规范鼓励生产力，那么团体内聚力和团体生产力将会表现为正相关；如果团体的活动目标或工作标准较低，那么团体的内聚力将会阻碍团体的生产力，或者说对团体的生产力具有消极的影响。

#### 五、终结——团体的最后解散。

正如我们中国的谚语所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凡事既有其始，也必有其终。对于团体的发展来说，也莫不如此。当团体发展经历了以上基本的过程和阶段之后，也将面临其最后的发展阶段——团体的终结或解散。

不过，团体发展的终结可能是有计划的，也可能是突然的或自发的。有计划的团体解散或终结，一般是在完成了其既定的团体目标，或者是在耗尽了其资源和时间的情况下发生的。而突然的

或自发的团体解散或终结，则一般是在团体遇到不能解决的突发事件，使得团体生活不能继续的情况下发生的。自发的团体终结，可能会在许多情况下发生。比如，当团体连续经历失败，其团体内部和社会外部皆认为该团体的存在是浪费资源和时间的时候，该团体可能会自发的解散。当团体总是不能够满足团体成员的社会和个人需求的时候，那么该团体的大部分成员，可能就会退出团体而导致团体的解散和终结。或者是像社会交换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当团体成员认为自己从团体所得到的利益太少，而所付出的代价又太大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退出该团体；尤其是团体成员面临加入其他团体的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会加强他们退出团体的决定，从而引起团体的解散和终结。

团体发展的终结，对于团体成员来说将会是一个充满压力的阶段。尤其是当这种终结是突然或自发地发生的时候。那么此时在该团体的生活中，往往就会发生种种冲突，使团体成员产生挫折和失败感等等。因而，作为团体的领导，当面临团体解散和终结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存在，而想办法避免或解决有关的问题。根据有关的研究，一般认为若是在团体面临解散和终结的时候，有意识地降低团体内聚力的程度，强调和鼓励团体成员的独立性等，将会有助于团体的解散和终结。

根据勒温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尤其是参考了图克曼(B. W. Tuckman)的研究，我们对团体的发展作了以上 5 个阶段的分析和讨论。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参考性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团体都会经历以上 5 个阶段。在现实的团体生活中，团体的发展往往是十分具体和特殊的过程。即使是可以用以上 5 个阶段的术语来描述的团体发展，其形成阶段的意向性，以及发展中的冲突和规范形成，内聚力发展和团体效能的发挥，以及团体的解散和终结，可能是交叉性的发展，并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实际上，在勒温之后，也有团体动力学家曾经提出关于团体发展的“圆圈模型”(W.

F. Hill & L. Gruner, 1973; P. W. Shambaugh, 1978), 以及团体发展的稳态模型 (R. F. Bales, 1965) 等, 这反映心理学家对团体发展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已有了初步认识。

### 3

## 团体心理的验证

理论与实验的结合是勒温心理学的特点, 如同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 一种理论的设想, 会引发一系列的实验一样。勒温的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其团体动力学的建构中。任何一种关于团体行为的设想, 都会有相应的实验的验证。实际上, 勒温最初使用“团体动力学”这个术语, 便出自其对于领导方式实验研究的总结。

### ① 领导方式研究

领导方式与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 是团体动力学最经典的实验研究之一, 也是团体动力学开创性的实验研究。勒温与其学生利皮特和怀特, 也因此实验研究而留名于社会心理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

这项研究最初是从利皮特的硕士论文课题开始的, 1937年, 利皮特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毕业后, 赶到衣阿华大学来从师于勒温。在勒温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项对“领导方式”与“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研究的第一步由利皮特一人进行, 他把一些 11 岁的小学生分作两组, 让他们放学后做手工面具和其他一些建筑性游戏活动。两组被试的小学生在年龄、性别、学习成绩和家庭状况等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 他们都由同一个实验者 (利皮特) 来担任领导。但是, 利皮特在其中一组扮演了一种民主型领导的角色, 在另一组中则扮演了一个专制型领导的角色。每一组各有 5 个孩子, 一共

聚会了 11 次，有 5 位观察者负责记录孩子以及领导者的行为。

开始时，两组孩子的行为表现出差异，越往后则越明显。在专制型领导的小组中，孩子们常常发生争吵，相互怀有敌意；而在民主型领导的小组中，则产生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在前一组，当领导不在的时候，孩子们就停止工作，破坏他们自己的产品，捉弄别人；而在后一组，孩子们则在一种和谐与合作的气氛中，制作他们的产品，进行相互的交往。两组孩子的行为都是自然与自发的，因而在这项研究中，似乎发现了一种用实验来研究生活而又不歪曲“现实”的方法。

1938 年，怀特来到衣阿华大学做他的博士后研究。由于他对政治科学很感兴趣，便和勒温、利皮特一起，对团体气氛和领导方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实验研究。他们把 20 名 11 岁的孩子分成四组，让他们放学后在一个成人领导下做一些游戏活动。这次增加了一个“放任组”和一位“放任型领导”。由于考虑到被试的个性因素，在实验中增加了一个转换阶段，让每个孩子既能得到专制型领导的体验，也能得到民主型领导的体验，重在测定团体气氛或领导方式，以及对个体行为和团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的结果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 民主型领导与民主性团体气氛，可以提高团体工作效率。虽然在专制的条件下，工作的量可能多一些，但是在民主团体的情境中，工作的创造性更大，工作动机也更强。

(2) 放任不同于民主，放任组的工作量很低，质量也差。组员对小组会议漠不关心，常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中。

(3) 专制会产生公开的敌意和攻击。在两个专制组中，被试组员之间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常常发生争吵和相互捉弄。

(4) 专制还会产生潜在的不满情绪，尽管平时没有表现。

(5) 在专制领导下，人们更多的是依赖性，较少个性和独立性。

(6) 在民主领导下的人们具有更多的集体意识。

勒温本人把他与利皮特和怀特的这项研究，看作是对团体生活潜在动力的科学认识。他在有关的研究报告中说，关于领导方式的试验，并不是要重复任何专制或民主的形式，也不是为了研究何为真正的专制或民主，而是要创造一种框架，这种框架有助于对潜在的团体动力学的洞察。在勒温看来，建构一种关于团体生活之本质的理论体系是可能的。这种理论可应用于家庭生活、工作团体、班集体和军队、政府部门。进而，他把领导、交流、社会规范、团体气氛、团体目标等一系列特殊的团体和社会问题，都看作是理解团体动力学本质之整体的一部分。团体动力学的研究由此全面展开。

## ② 团体决策研究

勒温在 1945 年“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曾做了专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团体动力”这一术语作了一番解释。勒温指出，对团体生活和团体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应该超越单纯描述的水平，而直接去研究团体生活的潜在因素，去研究促使团体行为发生变化和阻碍团体行为变化的各种力。这些力也就是团体“动力”的蕴涵，因而，勒温团体动力学的研究重点是团体行为的变化或社会变化。

一般来说，变化总是从“非变化”开始的，并归结于一种“非变化”；从稳态动力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勒温把社会变化的这种开始和结束，称之为“准稳态平衡”，亦即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有两种方式可以引起这种准稳定平衡的变化：一种是增加团体行为的促动力，另一种是减少团体行为的对抗力。除此之外，团体本身还具有一种“内在的对变化的抵制”，勒温称之为“社会习惯”。它隐藏于个体与团体标准的关系中，维系着团体生活的固有水平。因而，单有团体成员的变化动机，尚不能引起团体行为的变化，还

必须要有一种足以打破社会习惯，或解冻团体原有标准的力；勒温认为，团体决策可以起到这种动力的作用。他把团体决策看作是联系动机与行为的中介，是团体促使个体变化（或维护原来标准）的一种动力。用勒温的话来说，决策把动机与行动联系起来，同时具有解冻的效力。勒温认为，团体决策在社会变化的所有方面（即解冻——流动——重冻的整个过程），都具有团体心理意义上的普遍优势。

勒温十分重视团体决策在团体过程和团体生活中所起的动力作用，并且还将团体决策作为促进团体过程的一种技术或手段。在我们的理解中，勒温的团体决策理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1)把“决策”作为动机与行动之间的中介，是动机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传统的观点把行为看作是动机的直接结果，忽视了行为者的主体意识，而团体决策理论则提出了心理认知的动力意义。这可看作是社会认知理论的先声，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论便是受了团体决策理论直接影响。

(2)团体决策把团体生活与个体心理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团体成员的动机须经过团体决策才能更有效地促成团体行为的变化，这也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有机结合。

(3)团体决策表明了一种规律即在整体（团体）的水平上改变个体的态度或行为，比单独、逐个改变个体更有功效。

团体动力学家克里斯利奇（D. Klisurich）曾经根据勒温有关团体决策的理论，并在勒温的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做过进一步的实验验证。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他分别用团体决策和个别说服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劝使一些母亲给孩子服用鱼肝油和桔汁，其结果如图 3-2 和图 3-3 所示（Lewin, 1947a, p.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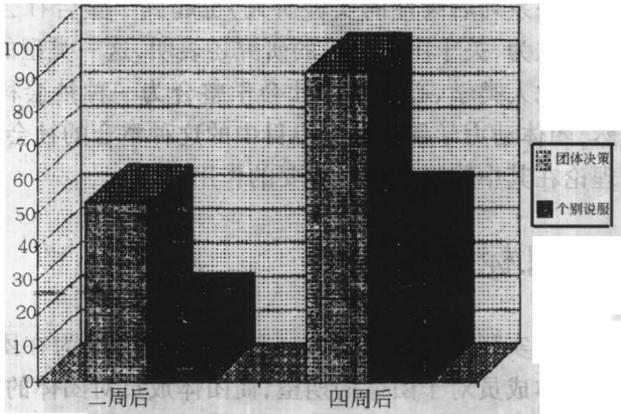


图3-2被试平均使用鱼汗油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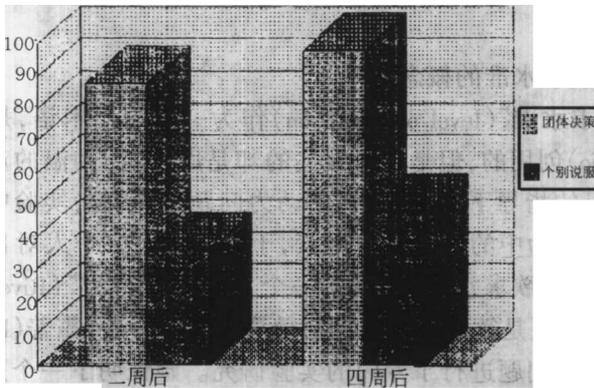


图3-3被试平施使用桔汁的情况

通过图 3-2和图 3-3所表示的克里斯利奇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团体决策所达到的效果，几乎为个别说服效果的一倍。此外，团体决策最早起源于勒温与玛格丽特·米德等人一起进行的“食物习惯研究”。它本身是一种整合性研究的产物，同时它以及

通过对它的一系列后续性的实验研究)也起到了整合社会科学的作用。勒温认为,关于团体决策的研究还表明,这一类型的概念可以导向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整合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努力。诚然,团体动力学便是勒温心目中的这种整合的社会科学,团体决策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③ 团体目标理论

团体目标实际上也是团体的一种激励状态,因为在团体目标中包含了团体成员对于团体的期望而团体成员对团体的期望以及团体本身所具有的期望因素,对于团体的发展和团体效能的发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有关的研究属于勒温欲求水准概念的发展。

#### 一、欲求水准的概念。

“欲求水准”(level of aspiration)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由丹波(T. Dembo)创用的,但是它所表述的却是库尔特·勒温的观念。丹波在勒温的指导下做关于“情绪动力问题”的实验,实验中发现了趋向目标行为中的一些动机因素,于是提出:“一个人对目标的期望程度,也即欲求水准,影响着一个人的实际行为”(Rivera, 1976, p. 349)。这便是欲求水准概念的最早含义。随后,霍普(F. Hoppe)对欲求水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实验研究。她证明了一个人对成功与失败的体验不仅仅依赖于某种客观标准,而且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内在的欲求目标。任何远离这一欲求水准的活动(目标太高或太低),都不能产生成功或失败的体验。霍普把欲求水准定义为:“个人对未来成就期望或欲求的整体”(Rivera, 1976, p. 462)。她指出,成功的体验倾向于提高未来活动的欲求水准,而失败的体验则会降低欲求水准。这表明,在人的行为中始终有着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行为也在影响他本人所处的环境。欲求水准概念所反

映的正是勒温的心理学思想。

勒温在 1944 年与费斯汀格等人联合发表了一篇论述“欲求水准”的文章，此文被收录在亨特主编的《人格与行为失调》一书中。它使得欲求水准作为一项研究动机和激励的技术，一种关于动机与需求的理论更具系统性和体系化。作为前者，它一般可被归纳为如下程序：

(1) 让被试做一种活动或工作，使他在这种游戏或工作中可得到一定的成绩记录。

(2) 在取得一定成绩后，让被试说出他下一次准备取得的分数。

(3) 被试再做一次游戏或工作，取得另一项成绩。

(4) 对第二次成绩，被试将产生成功或失败的体验，并会产生新的欲求水准。

在这一程序中，第二点（即设立欲求水准）与第四点（对成就的反应）最为重要。欲求水准作为一种理论，体现为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心理”。它揭示了人格发展中的动力因素和人的行为表现中的动力本质，引发了麦克兰德和阿特金森等人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以及费斯汀格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和赞德关于团体目标的研究。

## 二、欲求目标的作用。

欲求水准理论在其早期主要是针对个体的。它除了是一种关于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心理以外，还是一种关于人格发展的动力理论。丹波和霍普的实验引起了一些人格心理学家的注意。有的学者曾根据一个人的生活目标来进行人格分类，并认为这些目标或欲求水准是由早期童年所形成的基本人格特征所决定的。于是，人格理论中的“攻击与臣服倾向”、“内倾与外倾”以及“积极与被动特征”等学说，似乎都与欲求水准有了某种关系。人们在欲求水准中寻求着人格以及人的行为与心理的新的解释。

欲求水准从一种关于个人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为一种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一种关于团体效能发挥的理论，得力于勒温与费斯汀格等人 1944 年合写的那篇研究报告。勒温等人明确地提出：欲求水准与一个人的社会知觉密切相关。社会团体对一个人选择欲求水准的高低，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这一研究出发，费斯汀格发展了他的社会比较说，进而阐发了认知失调理论。而勒温的另一同事阿尔文·赞德，则直接研究了团体目标和团体欲求水准，提出了团体欲求水准与团体效能的关系，充实了欲求水准理论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许多团体中，以及任何一种集体活动中，各成员必然会不断地选取一个共同的活动目标，比如一个车间所制定的各季度生产指标，一个生产队所规定的每月的工作量，一家银行将要在下一年度完成的储蓄额等，更为正式的还如学校团体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以及所欲达到的目标等等。而这种集体性的目标，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团体欲求水准的意义。阿尔文·赞德曾经说过 团体欲求水准就是团体成员所同意的，并期望他们的团体在未来所要达到的工作水平。而这种同意和期望，本身便具有促进团体发展，或影响团体效能发挥的动力作用。

根据我们对于有关研究资料的分析，团体欲求水准的作用和效果，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估团体的工作。

阿尔文·赞德的研究表明，团体成员一般都用是否达到团体欲求水准，来作为衡量团体工作成效的一种标准。而这种评估，以及这种评估的反馈，对于团体工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2) 成员的自我评价。

事实上，团体工作的成效自始至终都在影响着团体成员的自我评价。一个非常希望其团体获得成功的成员，总是把团体的成功或失败看作是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处于团体效能发挥较好的团

体中的成员，往往也会获得较高的自我评价。

(3) 团体欲求水准可以调动团体成员的积极性。

由于团体欲求水准本身是一种激励机制，具有动力的作用，因而适当的团体欲求水准，能够有效地调动与鼓励团体成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 三、团体目标的理论。

在经典的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团体目标所具有的影响力，并且将这种影响力归之于一种团体中“求同的压力”。任何一个团体，为了使其成员在行为和态度上具有一致性，总会施之某些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除了团体标准和团体规范之外，主要的途径之一便是团体目标。当团体中的团体目标被团体成员所认同和接受之后，那么它将会对团体和团体成员的活动与行为起到一种整合的作用。

将团体目标作为团体中求同压力的来源，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设想：当个体加入团体之后，他会将其个人的动机和需求，乃至个体的目标一同带入团体。显然，这种个体的需求和目标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在团体目标中，尤其是已经形成或被确立的团体目标，则会将个体的需求和目标统合起来，起到一种实际的整合作用。有关的研究表明，尽心接受团体目标的团体成员，会表现出最为强烈的需求紧张系统，并努力为使团体达到其目标而工作；仅仅是默许团体目标的团体成员，则只是产生少量的需求紧张，因而其为团体工作的动机会相对减弱；而那些反对团体目标的团体成员，则基本上不具有为团体工作的动机，往往倾向于不遵守团体的规范，在团体生活中自行其是。

阿尔文·赞德对于团体目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在 1971 年就出版了研究专著《团体中的目标和动机》。我们曾经一起讨论过团体目标的作用及其与团体效能发挥的关系，他也对我们所进行的团体内聚力研究的课题给予了有力的帮助和指导。以下是阿

阿尔文·赞德对于团体作用的主要设想和研究结果。

在阿尔文·赞德看来，团体目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动机和激励机制上，这种由团体目标所产生的动机和激励，将直接影响或作用于团体的活动或实际的团体过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图 3-4 来予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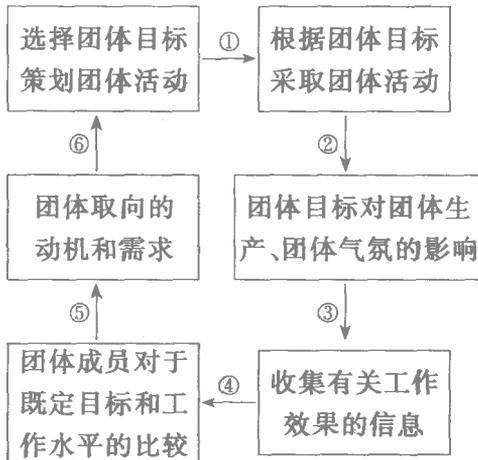


图 3-4 团体目标产生的动机与激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团体决策所选择的团体目标，对于团体随后的活动，团体成员的一致性行为，团体的生产和团体的发展，团体成员对团体的满意感等，都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阿尔文·赞德对团体目标的研究和理论中，团体目标与团体的欲求水准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其在功能和作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此，我们可以接下来就团体欲求水准与团体效能的关系进行讨论和分析。

## 4 行动中的研究

行动研究是勒温心理学中的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和方法论。同时，它也是一种理论与研究的结合，通过理论和研究来促进社会改变的一种实践。也就是说，首先有了行动中的研究以后才发展出来了“行动研究”的理论和原则。对于“行动研究”的理论和原则我们将在后面“理论启示”一章中来进行分析和讨论。而在本章中，我们将从“改变食物习惯”、“改进人际关系”和“改善生活质量”等三个方面，来考察与分析勒温所倡导的行动中的研究。

### ① 改变食物习惯

勒温在康乃尔落脚的时候，便曾经着手一项关于儿童饮食习惯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后来，勒温与马格丽特·米德一起，接受了美国政府的一项研究任务，对美国人的“食物习惯”进行分析和研究。

该研究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美国已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此派出了庞大的军队奔赴欧洲战场。曾经有一种诙谐的比喻，说西方人大多是“肉食类”，而我们东方人则大多属于“素食类”。当时的美国人也是以肉类食物为主食，并且传统与习惯上是只食用“牛肉”、“牛排”或“猪肉”、“猪排”之类，不食用猪、牛的内脏部分，以及猪蹄和猪尾巴之类。但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非常实际的问题，其一是由于战争和经济滑坡，美国本土的肉食供应已经十分紧张；其二是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前方将士的肉食供应。

那么，如何解决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呢？美国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主要由联邦农业部、联邦营养规划局，以及联邦科研基金等方面组成。其中威尔逊（M. L. Wilson）是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威尔逊本人希望借助于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力量，来有效地进行有关的研究，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他邀请了马格丽特·米德，通过米德又邀请了库尔特·勒温。

勒温和米德一起，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他们所考虑的目标，是希望后方的美国人能够改变食物习惯，食用猪、牛的内脏，或者以猪的蹄子之类来代替原来习惯食用的牛肉、牛排和猪肉、猪排，以便能够将牛肉和猪肉有效地保证前方的供应。勒温以“人们为什么吃他们所吃的食物”这一问题为线索，开始了这项著名的研究。其中主要的发现之一，是他的“社会渠道说”：餐桌上所摆着的食物是通过某些渠道得来的，诸如采购、储存、烹调等，每一种渠道都会呈现出一个渠道口，每一个渠道口都可假设有一个“守门人”，这样，也就应该有关于这不同“守门人”的心理学。比如，如果守门人是作为家庭主妇的食物购买者，那么往往就会有食物的吸引力和花钱太多的抗拒力影响着她的购买行为。也就是说，有两种主要的因素，将决定着她的购买行为，亦即她的认知结构（关于食物的）和她的行为动机（包括价值观等）因而，对食物的研究和对商品价值的研究，也就成了“守门人心理学”的一部分。社会渠道中的这种特殊意义的心理学，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学、文化学 and 经济学等，涉及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从宏观上把影响人行为的所有因素都作一种类似场论的分析，去探讨客观的社会问题是如何与主观的心理问题发生相互作用的，便是勒温心理生态学的基本含义。

在关于食物习惯的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勒温运用了许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既然确定了负责采购和烹调的家

庭主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勒温和米德一起，专门将家庭主妇组织起来进行了一种行动中的研究。他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家庭主妇）分为 A、B 两组（A 组为实验组，B 组为对照组），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请著名政治演说家来进行演讲，宣传美国参战的意义以及支持军队的责任等；请营养学家做讲座，介绍猪、牛内脏等部分的营养价值等；请有经验的厨师，现场演示对猪、牛内脏的烹调技术等。经过这样的活动之后，对 A、B 两组的参与研究者给予不同的“处理”。在 B 组中告诉大家，希望她们今后能够食用猪、牛的内脏等来代替猪肉和牛肉，如此而已。但是在 A 组中，则让大家“举手表决”是否同意食用猪、牛的内脏来代替猪肉和牛肉。由于前几位的研究参与者都相继举手表示同意（而这前几位都是勒温有意安排好的合作者所利用的是“从众”现象和规律）后面的人员也大都举手表示同意。这时，勒温宣布大家一致通过，这是一个团体决策。希望大家今后能够食用猪、牛的内脏等来代替猪肉和牛肉。

这样，在这一阶段的实验研究结束的二周后，勒温和米德派对两组参与实验者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主要是评价两组参与研究者，在以猪、牛内脏代替猪肉和牛肉方面的实际行为。实际上，这也就包括了“团体决策”的效果和意义。同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克里斯利奇关于团体决策的实验研究差不多，实验组的人员 70% 以上都真的开始购买与食用猪、牛内脏，而对照组的人员只有 30% 有真正的行为表现。

## ② 改进人际关系

在“食物习惯研究”之后，勒温还进行过一项影响深远的行动研究，被称之为“敏感性训练”。这种“敏感性训练”与团体动力学的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其本身便是团体动力学建立后，所进行的一项影响广泛的社会实践，对于团体动力学随后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敏感性训练也有效地影响了当时的“交朋友小组”和团体心理辅导或团体心理治疗的产生和发展。

### 一、敏感性训练的背景。

“敏感性训练”是团体动力学的一个专业术语，英文为“training-group”常被简称为“T-小组”。它的起源和内含，都与团体动力学的创始人，库尔特·勒温与其学生所做的一项行动研究直接有关。

1946年夏天，亦即勒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第二年，他们接受了一项关于团体过程的行动研究，并且在这种行动研究中发明了这项被称之为“敏感性训练”的“心理学技术”。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经将这种敏感性训练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发明”。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勒温和他的学生本来所进行的，是对于团体动力过程的观察性研究，包括对团体行为，以及团体中人际交往行为的观察和评价。参加人员主要是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一些社会科学家。他们白天在以小组为单位的团体中进行活动，晚上勒温便与学生们一起，对白天的团体行为表现进行研究和分析。一天晚上，有几位小组成员来到勒温的办公室，要求来听一听勒温和学生是怎样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讨论的。尽管勒温开始有点为难，但还是同意了。当其中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听到勒温的研究生对她自己白天团体活动的分析和评价时，变得有些激动，她认为作为观察者的研究生，完全误解了她的行为表现，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当时行为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这使讨论变得非常的热烈和活跃，也非常地具有启发意义。第二天，勒温特意安排更多的团体成员，来参与他和他的研究生们的分析讨论。于是，团体过程的实际参与者，也就成了对其自身心理与行为过程的最好解释者，同时也是最好的观察者。

这样，勒温充分利用了一个偶然事件所呈现与包含的意义，创

造了“敏感性训练”——一种致力于在实际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来进行提高人们对于他人的敏感性，提高实际交往能力的心理学实践。其基本内涵为让被研究者也参与研究，把心理学家的观察与当事人的自我感受和报告结合起来，以坦诚和坦率的态度，在一种特殊的团体环境和气氛中，让人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学习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敏感性”。因而，“敏感性训练”本身便是一种团体动力学的实践。

## 二、敏感性训练的基本内容。

“敏感性训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心理团体，让参加者学会如何有效地与别人沟通和交流，如何有效地倾听和了解他人的感情和感受。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心理团体，可以使参加者如实地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别人，以及自己又如何受到别人的影响等等。

“敏感性训练”不是教师的课堂讲授，而是通过当事者自己的实践，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学习。在这样的团体活动中，一个人通过自己做的某件事情，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来认识自己以及别人的情感和感受。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与他人有了疏远，可能会觉得自己生活与工作的节奏太快，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充实，或者说可能会觉得自己需要结识新的朋友，需要和别人来进行交往和交谈。而通过敏感性训练，通过这种特殊的团体动力学的实践，可以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自己，更多地了解他人，通过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交往，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在经典的敏感性训练中，一般都会为敏感性训练的实施，确立一些具体的目标。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目标也代表了其基本的训练与活动内容。比如，敏感性训练要培养人们明确而坦率的社会交往和交流方式；敏感性训练要培养人们社会交往中各种角色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敏感性训练要培养人们的社会兴趣，以

及促进人们对于社会和对他人的了解；敏感性训练要培养人们平等、合作、相互支持和相互信赖的社会交往态度；敏感性训练要培养人们解决社会交往中出现问题的能力。一旦这些敏感性训练的目标得到实现，那么它们也就成了敏感性训练的实际内容。

### 三、敏感性训练的效果。

在敏感性训练中，人们是通过自己亲身的心理实践来进行学习的，是通过做某件具体的事情，通过分析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对别人行为的看法，并且使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对别人的反应，来进行的实际团体和社交生活学习。

实际上，敏感性训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内容广泛的职业性团体训练，它涉及到诸如教育、军事、管理、经营、劳务和政府工作等许多领域。真诚、坦率、理解、交流，是敏感性训练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在这样的团体气氛和环境中，人们主动尝试去做某件事情，自然地表现自己，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每个参与者了解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而且还能够使敏感性训练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言行是如何影响团体其他成员的。因此，也就能够从这种团体实践中，获得实际的团体动力学知识，能够从中得到有效的心理锻炼。

通过敏感性训练，能够提高我们的自信，也能够提高我们对他人的信任；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也能够增加我们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了解，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通过敏感性训练，以及其它类似于敏感性训练的心理实践，也就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 ③ 改善生活质量

随着“敏感性训练”的开展与普及，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

更为潜在的主题 那就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 尽管勒温在 40 年代已经提出了有关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在今天，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仍然属于国际间心理学研究中的一种前沿性课题。

勒温所进行的“敏感性训练”，很快涉及到了工作团体中生活质量的问题，以及通过改进人际关系，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感受。托尔曼是勒温的朋友，勒温拓扑心理学研讨会的积极成员。在关于生活质量的心理学考虑中，他与勒温也有着相同的思想。1941 年托尔曼就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同时发表了其著名的《心理人》就职演说，呼吁人们注重工作与生活中的心理意义。随后，又有马斯洛和罗杰斯等杰出的心理学家，加入了对生活中心理学意义的研究。“心理人”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术语 出现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与科学研究之中。

在心理学涉及生活质量研究的早期，与所谓的“社会指数”有着很大的关联，一般侧重于对生活质量中物质保障的调查研究。比如，有关的社会指数，可以显示一个国家中人们生活水平的某种指标，诸如：学校的人均数量，亦即平均多少人能够有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中学，以及大学，从而表明教育普及的程度，以及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医院或病床的人均数量，从而反映人们的医疗卫生水平，或病人接受治疗的机会与保障程度等等。但是，人们也发现，类似的调查研究只是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某些方面，亦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组成社会的个体，以及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感受，尚未能涉及。在勒温和托尔曼等人的倡导下，心理学家们开始对“心理人”，对人们生活中的心理意义和心理感受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心理学家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人们生活满意程度的调查。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曾经进行了一项较为著名的研究，调查了社会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近 3 000 名被试，让他们评价

自己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而其研究的被试的满意程度，也就被作为人们生活质量的心理指标。随后，又有许多心理学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范围从对生活的普遍感受，满意或不满意，到对家庭、工作、住房、社交、饮食、健康、休闲、环境等具体的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并且综合了人们的态度、评价和有关认知。这样，心理学家真正介入了生活质量的研究领域，由于心理意义在生活质量中具有重要而明显的地位，从而也使得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多地落入了心理学的范畴。

但是，应该指出，尽管生活质量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但是直到目前，它仍然是被研究较少的一个领域，尤其是与传统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心理人”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生活中的心理学主题。你理解你的生活吗？你理解你自己吗？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受敏感吗？对你自己的生活满意吗？……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是“心理人”所包含的潜在的意义。



## 团体动力学的建立

勒温在团体动力学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建立了一种交叉性的新兴学科。因为团体动力学横跨心理科学、管理科学和组织行为科学等领域，影响十分广泛。同时，其本身自成独立的体系，已经被确认为大学的一门正规课程。许多侧重于团体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自称为团体动力学家，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精华，扩展为一种更符合社会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学科领域。

## ① 团体动力学的意义

库尔特·勒温在其 1939 年发表的《社会空间》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团体动力学”这个概念，借以标明他要对团体中各种潜在动力的交互作用、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团体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等，去做一种本质性的研究和探讨。1945 年，勒温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专业和学科得以确立。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团体动力学的影响几乎波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一、团体动力学的内涵。

勒温最初对于团体动力学的解释还较为单纯，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许多团体动力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又为其增加了新的内涵。若是从历史的角度反观团体动力学的发展与内涵，那么它本身应该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1) 属一种理论或哲学观点，亦即在“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中，包含了应该如何组织和管理团体的方法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十分强调民主领导的意义和重要性，强调团体成员参与团体决策的意义，以及团体内部的合作与交流，重视团体气氛和团体内聚力的影响力。

(2) 在团体动力学中包含了一种实用的组织管理技术，如角色扮演，敏感性训练，团体过程中的观察和反馈技术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团体动力学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层次的人际交往培训，领导干部培训，以及工厂、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组织管理培训。

(3) 一种对于团体本质的科学研究。正如库尔特·勒温最初所表达的本意，旨在探索团体发展的规律、团体的内在动力、团体与个体、团体与其它团体，以及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第三种意义中，充分体现了团体动力学的心理学意义，实际上也是勒

温和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所一致赞同的对于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理解。

我们基本上也是在这第三种意义上，来进行我们对于团体动力学的理解。并且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我们对于团体动力学，尤其是对于团体内聚力的研究。实际上，团体动力学的这第三种意义，与其前两种意义并不矛盾。作为一种心理观或哲学观，以及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一种更好的科学基础，正是团体动力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科学地研究和理解团体生活的本质，则正是团体动力学的根本目的。

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并且改善人类的行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那么就必然要对团体以及团体的本质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作为人类，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必然为某一团体的成员或社会中的人，比如要出生在一个家庭，要参与学校和工作的团体，以及其他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也就是说，人总是要生活在不同的团体之中。事实上，人类对团体的思考和思想由来已久。柏拉图的《理想国》便是一充分的例证。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也反映出他所理解的关于团体和组织的道理。近代的哲人、学者更是对团体和团体现象各抒己见，于是曾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但是把团体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作为心理学的一种科学研究对象，还只是到了本世纪 20 年代才出现的事情。

团体动力学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当时那里已具备了一个促使这一新学科出现的社会环境。30 年代前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以爱迪生等人创造发明的具体应用为标志的。它使人们看到了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力量，知识与技术从而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同时在另一方面，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大战的影响，蔓延西方社会的经济萧条，使得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如移民问题、黑人和少数民族问题、青少年犯

罪和儿童教育问题等等，都变得日益严重。但也正是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通过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努力，人们对心理测验、科学管理和儿童福利等也产生了较为普遍的信任。科学的研究可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观念，已逐渐被人们和整个社会所接受。在当时的美国，团体曾一度被看作是调节人际关系，解决劳工冲突的关键，家庭和某些社会性团体则一度被认为是战争动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必要手段。同一时期兴起的其他一些专业如集体心理治疗、社团福利工作以及由杜威倡导的新教育以及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管理工作等，都要求对团体和团体生活有一个科学的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时代精神召唤出了一个代表性人物——库尔特·勒温，让他在一个侧面来体现时代的要求。社会科学中诸多涉及团体以及社会实践的研究趋势皆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动力学研究的潮流。

## 二、团体动力学的特征。

作为团体动力学家，往往有着两个基本信念。其一是社会的健全有赖于社会中团体的作用或团体作用的发挥；其二是科学的方法可用于改善团体的生活，可促使团体效能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团体动力学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必要前提。唯有当人们理解并接受了这两个信念，认识到科学的研究可应用于团体和社会，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与评价，团体和社会的诸种变量可以为实验所操作，支配团体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可以被科学的研究所发现和揭示时，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才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强调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

从学术传统上进行分析，团体动力学属于经验主义的范畴。以观察、定量、测量和实验为基础来研究团体，正是团体动力学家有别于迪尔凯姆、弗洛伊德和黎朋等侧重思辨来研究团体的显著

标志。但是团体动力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中极端的经验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实践中把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完整的结合了起来。

#### (2) 注重研究对象的动力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格式塔心理学是当代团体动力学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整体性研究和动力性研究都是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它不满足于对团体性质的一般性描述，或对团体类型与团体行为的一般归类，而是要研究团体中的各种因素和团体成员是如何相互依存的，要研究团体中各种力的交互作用以及影响团体行为的潜在动力。变化、对变化的抵抗、社会压力、影响、权力、内聚力和吸引力等都是团体动力学中动力性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它们可以表示心理动力和社会动力的操作，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与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3) 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

若是不将团体动力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实际上它也不完全属于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它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文化人类学等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相关学科的发展也都有助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实际上，团体动力学既是一种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也是社会学科中的一次新的综合。

#### (4) 应用性的科学研究。

应用性研究是团体动力学的突出特征，大部分团体动力学家的研究都是为了促进团体的功能，促进团体对个体和社会的作用。尤其是随着‘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的推广，团体动力学的研究成果也被企业管理、教育、心理治疗、政府、军事和体育等许多领域广泛采用。

#### (5) 开放性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团体动力学，主要是以格式塔心理学和库尔特·勒温的

心理场论为基础的，但是勒温的心理场论本身，便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于是，在团体动力学发展中，也充分吸取了其他学科理论和研究的精华。比如，精神分析心理学，社会交往理论，符号交往理论，组织行为学和系统科学等，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和研究，也都属于团体动力学理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 三、团体动力学的本质。

在我们的理解中，团体动力学尽管是一种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但其主要是心理学的一种发展，或者说是心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因为它以研究人的行为，增加人对自身的理解为其根本的宗旨。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它充分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知识，致力于研究人们在团体中的行为或团体行为。

从现实的生活意义上来分析，我们人类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在团体的环境或背景中发生的，比如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游戏等，就会涉及到工作单位、学校或班级以及同伴或朋友等等。这些各种形式的团体的存在，不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基本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不但是属于大的社会，而且都是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属于社会中一些更为具体的团体。因而，如果心理学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所有心理学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期待着对于自身的根本认识和理解，期待着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根本认识和理解，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团体，必须认识和理解我们生活中的团体。

库尔特·勒温是团体动力学的创立者，在勒温最初使用“团体动力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其本身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两种本质的内涵，其一是将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途径，一种影响团体过程，促进团体效能发挥的途径；其二是将团体动力学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对于团体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在卡特莱特和赞德主编的经典的《团体动力学 理论和研究》一书中 这两位继勒温之后的团体动力学大师，曾经这样来表述他们对于团体动力学本质的理解：“团体

动力学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领域，它致力于发展关于团体本质的知识，致力于揭示团体发展的规律，致力于研究团体中团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以及团体与团体、团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Cartwright & Zander, 1968, p. 7).

## ② 团体动力学的研究

团体动力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通过其对于团体生活的促进，以及对于团体本质的研究，其自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在团体动力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这种范畴体系与其研究的主题和研究课题直接相关，同时也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组成部分。

经典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从勒温 - 利皮特 - 怀特关于领导风格和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开始，但是很快就扩展到了团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许多团体动力学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团体动力学所特有的基本范畴，以及团体动力学所特有的基础研究课题。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具体的分析。

### 一、团体内聚力。

团体内聚力是团体动力学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同时也是团体动力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与核心领域。因而，在我们关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中，从一开始也就选择了团体内聚力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一般来说，团体内聚力主要指团体的吸引力，但这是一种双重的吸引力，同时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亦即团体的性质和团体成员的动机与需求。团体性质包括它的目标、结构、组织形式和社会地位等等；而个体动机和需求则包括一个人的基本心理需要和对于特定团体的认知与期望。这两方面的吸引力应该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已经形成了的团体内聚力，对于团体生活和团体效能的发挥，具有明显的积极的作用。比如，团体内聚力可以促进团体成员的责任性行为，也就是说作为内聚力强的团体中的成员，会更加主动地为团体或组织负责，更加主动地参与团体活动等；团体内聚力可以促进团体对个体，以及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团体内聚力可以促进团体中价值观的一致性，促进团体成员对团体规范的遵守；团体内聚力可以增加团体成员的安全感，可以增加团体成员的自信程度等。

## 二、团体目标。

团体目标与团体内聚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经典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一般将确立明确的团体目标，作为促进其内聚力发展的一种手段。此外，团体目标对于团体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尔文·赞德对于团体目标具有独到的研究。他将团体目标与团体的欲求水准结合起来，并将其看作是团体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团体目标的确立，实际上也就是表明团体发展的方向和团体存在的意义。确立的团体目标，可以使团体成员在行为和态度上趋于一致性地发展，会对团体成员产生“求同的压力”，是团体对其成员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一般来说，在有关团体目标的研究中，重点主要是探讨团体的一致性和团体效能的发挥，对此已有三种研究解释：

(1) 团体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个别成员思想和行为。

(2) 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往往倾向于同团体中其他成员一样行事，因为他希望自己在理解问题是正确的。

(3) 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在行动上与团体中其他成员保持一致，主要是受团体压力的影响，而这种压力与团体目标的形成直接有关。

### 三、团体的领导。

对团体中领导风格和领导行为，以及领导效能的研究，是团体动力学中最经典的课题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和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事实上，整个团体动力学的最初发展，都与此课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领导者的领导风格、领导行为，及其领导者的自身素质，在所有的团体生活中，包括企业和组织管理，以及普通的社会生活，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团体动力学所使用的领导范畴中，主要是对领导进行一种功能性的研究，这将涉及到它对团体获取其目标的影响，对于团体气氛的形成，团体内聚力的发展，以及团体效能的发挥和团体生产力高低的影响和作用。团体动力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对领导风格和领导方式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如何发挥团体的潜力和效能，如何调动团体成员内在活力的问题。

卡特莱特和赞德认为，应该从团体性质及其存在环境的层次上来研究领导风格，而不应把这一问题归之于个体特质。如果团体要实现其目标或某种价值，那么必然就会要求其成员有一定的相应行为，领导能力就被看作对这些有助于团体实现其所期望结果的行为的实施。它包括象旨在设立团体目标，促进团体趋向于目标，促进团体间相互作用的质量，提高团体内聚力，鼓励由团体成员共同进行的活动等等。

勒温 - 利皮特 - 怀特关于领导风格和团体气氛的研究，对于这一课题的发展有着两方面的影响：

(1)它关注的是领导风格和领导行为，而不是领导者的个性或个体素质。

(2)用实验的研究来证实了经验性的观察，亦即确认了民主领导风格的优越性。

### 四、团体气氛。

同关于领导风格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一样，团体气氛也是最经

典的研究课题之一，并且也属于团体动力学的基本范畴。因为人们对于团体气氛的基本认识和理解，主要也是通过最初勒温—利皮特—怀特的实验研究实现的。

不同的领导风格会产生不同的团体气氛，而不同的团体气氛则会对团体成员以及团体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勒温—利皮特—怀特的研究中，民主型的领导与民主型的团体气氛，是最有益于团体生活和团体发展的团体气氛。这样的团体气氛才能够为团体成员带来安全感，带来自信心，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积极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意义上，团体气氛与团体内聚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团体气氛似乎难于实证，但是勒温—利皮特—怀特所进行的研究，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这种团体气氛的存在和影响。同时，在实际的团体生活中，不管是在一个工作单位，还是在一个学校和科室，我们都会感受到这种团体气氛实际的存在，以及这种团体气氛的实在影响。与团体气氛有关的团体动力学研究课题和范畴，还有团体心理环境和团体士气等。

##### 五、团体的结构。

团体一旦形成，也就会拥有其自身的结构。在团体结构的范畴中，实际上包含了团体角色、团体地位、团体人际关系、团体交流网络、团体规范制度，以及团体内外环境等范畴和因素，而它们实际上也属于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关于团体角色的研究，我们的主要假设在于对团体角色的形成和分化，作一种生态学的分析和理解。也就是说，在考虑团体成员个体对于角色的适应性，或者是个体因素在角色承担中所起的作用之外，充分考虑团体本身结构对于角色的制约性或影响力。由于团体角色的不同，也就会导致团体成员在团体中地位的不同，也就会导致一种团体中特有的位置结构。而在团体结构的范畴下对于团体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团体中交流网络和团体规

范制度的研究，都与团体地位有着内在的联系。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有专门的介绍。

在我们的理解中，团体的内外环境也是团体的结构性表现。这涉及到团体中的区域性问题，团体中的空间行为及其影响，以及团体活动中的位置安排效应等等。对此，在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有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论述。

### ③ 团体动力学的发展

自从勒温创立团体动力学以来，至今已经有了 50 余年的历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目前也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历史的回顾，对其现状的分析，以及对其发展的展望，来作为本章的总结。

#### 一、团体动力学的历史。

正式的团体动力学研究是由勒温开创的，他于 1945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系建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后来他将此研究中心移到了密执根大学，与许多杰出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为团体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把团体动力学主要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的发展，并认为实验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由特里普利特（N. Triplett）首开先河（1897）莫德（W. Moede）、穆尔（W. Moore）和弗罗德·奥尔波特等都曾为此作出了贡献，而谢利夫（M. Sherif）对社会规范的实验研究（1936）、纽卡姆（T. Newcomb）对社会依从性的研究（1935）以及怀特（W. White, 1937）对街头小团体的研究等，则基本上被认为是团体动力学的组成部分。勒温之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学内部的历史积累，是团体动力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里夫关于社会规范的研究是十分著名的，并且一直被认为

是团体动力学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研究之一。谢利夫于 1936 年出版了《社会规范的社会心理学》一书，对社会规范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对团体中社会规范的产生做了富有独创性的实验研究。在谢利夫的研究中，他已经把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察和思想，与其自己的实验心理学技术结合了起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谢利夫阐明了社会规范在实验团体中的形成及其对个体行为和认识的影响，加强了人们对社会现象之真实性的解释。

与此同时，纽卡姆从自然观察和自然环境入手，对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他主要利用态度测量、社会计量和交谈法来搜集资料，研究持续了 5 年（1935 - 1939）其成果在 1943 年以《人格与社会变化》为标题发表。纽卡姆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态度深植于他所属的团体之中，而团体对个体态度的影响，则有赖于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从团体动力学的发展史来说，该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所提供的具体、客观以及量化的证据。同谢利夫的研究一样，它也表明了对团体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行性。

在谢利夫和纽卡姆之外，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W·怀特，也是早期从事团体动力学研究的代表。他在 1937 年前后利用三年多的时间，对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街头团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使用了“参与性观察研究”论证了社会团体在其成员的个体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这三项研究，都有助于团体动力学的形成，也是团体动力学所经常引用的经典性实验。但是团体动力学的诞生却是以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项实验研究为标志的，那就是“勒温 - 利皮特 - 怀特”三人关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勒温本人把他与利皮特和怀特的这项研究，看作是对团体生活潜在动力的科学认识，看作是其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开端。1945 年，勒温在马洛等人的协助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从此也就得以全面展开。虽然勒温在建立该中心

的两年后便不幸病逝，但是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却由勒温的同事和学生们继续进行。卡特莱特、费斯汀格、利皮特、怀特和赞德等都属于第一代的团体动力学家，达奥奇、凯利和廷勃特等，都是这个研究中心最早的一批博士研究生。勒温的思想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研究中，得以持续发展。

## 二、团体动力学的发展。

从 1945 年至 1955 年的十年间，是团体动力学的繁荣与发展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团体动力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被普遍应用，团体动力学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赞德在回顾这一时期团体动力学的发展时指出：“当时对团体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最生动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并成了整个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中心”（Zander, 1976, p. 276）。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对此，我们曾经撰写与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

然而从 60 年代开始，团体动力学的发展进入了一种“高原期”。对于团体心理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对人类潜能的关注所取代，社会的注意力转到了个体行为和个体成长上，心理学界和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力也产生了同样的转向。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关注大大减少，团体动力学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早期较为活跃的团体动力学家，此时都先后转行或退休，勒温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像原来那样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赫尔姆莱希（R. Helmreich）所说“此时许多团体动力学家，似乎都在追随‘坏研究可以得出好结果’的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 Law），而忘却了勒温的‘好理论最实际’的教诲。从 1960 年至 1980 年的 20 年间，团体动力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勒温的心理学也几乎被人所淡忘，或至少受到了很大的忽视。

但是，从本世纪 80 年代开始，团体动力学开始摆脱它的“高原”状态，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 年，脱离团体动力学

研究已近 20 年之久的费斯汀格，又领衔主编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专著《社会心理学的回顾》。该书共有 10 位学者参加撰写，他们是：费斯汀格、阿隆森、巴克、达奥奇、凯利、尼斯比特（R. Nisbett）、沙赫特、辛格、扎乔克（P. Zajonc）和阿尔文·赞德。除尼斯比特和扎乔克之外，其余 8 人都是 50 年代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都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一书 1960 年版的作者，而扎乔克则是现任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该书的基调是重新发现勒温心理场论的潜力，振兴团体动力学的研究。费斯汀格代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为该书撰写了前言，他说：“在过去的 45 年中，团体动力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是勒温的一块最好的丰碑”（Festinger, 1980, p. 8）。他们把此书献给勒温所创建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希望团体动力学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向前发展。

从我们搜集的资料与了解的情况看，团体动力学从 80 年代起，在美国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趋势。1984 年，“美国东部心理学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一次“团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在团体行为中的应用”。同年，衣阿华大学的劳勒（E. Lawler）主编了《团体过程的进展》丛书，该丛书至 1995 年已经出版了 10 本。1982 年和 1985 年，赞德的两本新著《发挥团体的作用》和《团体与组织的目的》问世，而《发挥团体的作用》一书在 1994 年又有了第二版。1987 年，亨德里克（C. Hundrick）主编了《团体过程》和《团体过程与团体关系》，对于团体动力学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亨德里克在《团体过程》一书的简介中说，继 60 和 70 年代对个体过程的过分强调之后，对于团体过程的研究，正在经历着一种强盛的复兴。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团体动力学在美国的这种复兴趋势，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首先，美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 年代一开始，以重视团体性为基



其次，团体动力学在综合两种社会心理学的同时，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也起到了一种综合性的作用。当勒温创立团体动力学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般地借助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 and 经济学来研究社会心理学，而是要以团体动力学来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整合起来，建构一种统一的或整合性的社会科学。对此，利皮特在撰文纪念勒温逝世时曾写道，“在勒温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更加确信，在社会科学中进行一种理论的整合是可能的，他尤其是对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整合，抱有极大的热情”（Lippit, 1947, p.91）。勒温曾经说过，社会科学需要以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整合来研究团体生活，而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就是应此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更高层次的整合，为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再者，团体动力学的影响与其创始人勒温的影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1984年，在美国坦普尔大学召开了第1届国际勒温研究会，1986年该会议的论文集由坦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勒温的遗产》。该书主编斯蒂维斯把勒温的影响与杜威、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论。1987年，德国在庆祝柏林建城750周年时举行了一项“柏林的科学”演讲活动，勒温被推为“四位伟大的教授”之一。勒温的女儿梅莉姆·勒温应邀作了关于“勒温的心理学”的报告，她在演讲结束时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心理学是否应该继续向勒温学习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勒温的方法还可以给当代的心理学以很多启发”（Lewin, M., 1988, vol I, p.4）。重新发现心理场论和勒温心理学的意义，对于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团体动力学的发展，对于团体动力学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7年，美国心理学会在纽约召开大会，团体动力学第三代的主要发言人阿隆森当选为该届心理学会主席，“场论发展学会主席”克拉纳博士向大会递交了《库尔特·勒温：历史形象还是当代运动》的论文，文中提到了勒温和其团体动力学对于今天心理学的研

究和发展的影响。1988年著名团体动力学家、《团体动力学》的主编之一阿尔文·赞德表示，团体动力学正展现出新的发展生机，他在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说，“如果合理地应用，在中国进行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许，这将揭开团体动力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 影响扩大:勒温传统与社会心理学

勒温作为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其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在儿童心理学、知觉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勒温的名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他本人又是拓扑心理学、心理场论、团体动力学、心理生态学以及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与开创者。但是，勒温最主要的贡献与影响，反映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 独特的勒温传统

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公认的“勒温传统”。这种传统反映在基本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态度上，反映在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解，以及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期望上。对此，通过以下“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应用的社会心理学”以及“整合的社会心理学”我们可以对这种“勒温传统”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勒温传统”

所包含的基本精神，进行一番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 ① 实验社会心理学

1988年，美国心理学家帕特诺 S. Patnoe 在他的专著《实验社会心理学叙述史》一书的封面上，加了这样一个副标题——库尔特·勒温的传统。显然，作者把美国当代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主要看作是勒温心理学思想与方法的体现与发展。勒温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唯有以实验的研究和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社会心理学才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真正的造福于人类社会。他与利皮特和怀特等所做的关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往往被看作是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界，一直都把勒温看作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开创者。

勒温早期的动力心理学研究，侧重于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为他后来所从事的社会心理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关于成功与失败、欲求水准、智力、挫折等实验，愈来愈使人信服地证明，一个人为他自己所设立的目标，深受他所属或希望所属的团体的社会标准的影响。而在勒温看来，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中进行实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心理学家可以用实验来创造一种团体，创造一种社会风气或生活风格，以实验和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也就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真正造福于人类社会。

虽然在勒温之前，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就早已有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1898），有巴特利特 F. C. Bartlett) 的社会记忆研究（1932），有谢利夫关于规范形成和影响的研究（1936），有弗罗德·奥尔波特对社会心理学中实验研究的积极倡导，但是勒温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观点，仍有其创新与独到之处。勒温及其学生们所进行的实验，多是在较为自然的生活环境中进

行的，被实验者或实验研究的参与者在进行实验时，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实验。复杂的环境变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整个实验过程都有着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并往往与调查、采访等其它研究手段相结合。实际上这也就是“实地研究”（field study）所包含的意义，勒温被认为是这一研究方法的首创者。“实地研究”既表现为一种新的、适应性广泛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手段，而且包含着转向或面向实际与应用而进行研究的意义。此外，从实际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验是勒温的一项基本原则。勒温-利皮特-怀特关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勒温对民主领导之优越性的一种信念，而实验结果也验证了勒温的理想。“好理论最实际”是勒温的一句名言，它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界广为流传。上述的诸要点，也就是实验社会心理学中勒温传统的基本特征和内涵。海德关于人际关系以及认知平衡和归因理论的研究，费斯汀格关于社会比较和认知失调的实验研究，都体现了勒温的这种传统。而目前赞德、凯利、达奥奇、沙赫特和阿隆森等人的研究也都属于这同一方向。

建立一种可以解决有关的社会问题，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心理学，便是勒温最后十余年的工作和努力，这也就是他的表现为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团体动力学。关于团体领导方式的实验是一种系列性的实验，其中不但证明了团体气氛对个体的影响，不同领导方式的不同意义，而且验证了团体目标的动力作用，欲求水准的社会意义，以及团体的真实性等许多在当时尚属于有争论性的问题。这种以实验和经验相结合，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费斯汀格说：“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都把勒温看作是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Festinger, 1980, p. 7）。

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是在 30 年代由勒温和弗罗德·奥尔波特、莫雷诺（J.

Moreno) 等人一起所促成的。在这之前, 社会心理学还主要是塔德(G. Tarde)、麦独孤和罗斯等人的思辨的社会心理学, 还带着“团体心灵”的神秘色彩, 还未摆脱“象牙之塔”的治学方式。而勒温等人则面向社会现实, 以实验和经验、理论的结合为基础, 来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 因而, 这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它大大突破了冯特对心理学实验的限制, 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它扩大了动力心理学的范围, 使它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种基础; 它使心理学更加接近于现实,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此外, 用心理学实验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是团体动力学的一种意义, 也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基本条件。团体的真实性正是由这种意义上的实验来证实的, 由此才被广为承认和接受。也正因为如此, 一种关于团体生活本质的科学才能够得以真正的发展。

## ② 应用社会心理学

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性方向, 以及当代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包括在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环境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等, 也都是由勒温开创与奠定的, 属于“勒温传统”的一部分。勒温和马格丽特·米德所领导与主持的关于改变“食物习惯”的研究, 正是当代应用社会心理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觉敷教授认为, 勒温将社会心理学的目的, 理解为有计划地改造社会, 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实践, 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或者说, 在勒温的理解中, 社会心理学就一种应用于社会的心理学。因而, 从一开始, 勒温就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致力于通过研究来促进社会实践。比如, 勒温-利皮特-怀特对于领导方式和团体气氛的研究, 勒温和马格丽特·米德关于改变食物习惯

的研究，勒温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压力的研究，对于解决种族冲突的研究等等，都是应用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都是致力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

在勒温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卡特莱特曾编辑了一本勒温社会心理学论文集，取名为《解决社会冲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便是此书的主旨与基调。勒温在书中提到“文化建设”问题，分析了“如何提高工人的士气”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格尔登·奥尔波特在为此书所写的前言中说：这本论文集表现了勒温的一种信念，理论的价值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必然涉及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与行动中的研究，同样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实际问题为方向，这是勒温社会心理学的突出特征，也是当代应用社会心理学所保持的传统。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的主席普罗尚斯基（H. M. Proshansky）说，当我们提“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正是勒温所倡导的这种研究。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对发生在真正生活背景中的问题进行的研究。

勒温的这种应用社会心理学取向，充分体现在其学生们的后续研究中。像费斯汀格关于“住房计划”的研究，阿隆森关于“敏感性训练”的推广，达奥奇关于“合作与竞争的研究”，以及达利等人关于利他行为和“旁观者效应”的研究等等，都在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 ③ 整合社会心理学

自从麦独孤和罗斯在 1908 年分别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不同的身份，发表了其各自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以来，社会心理学中便开始了“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的界限和区分，亦即所谓的“两种社会心理学”。但是，通过勒

温所倡导的研究，这个界限和区分已不再明显。也就是说，勒温促成了两者的相互吸收和结合，在勒温的传统中，也就包含了一种整合性的社会心理学。

从 60 年代起，尤其是到了 80 年代，社会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但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充分吸收了社会学乃至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也就是说，两种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已经得到了综合，社会心理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获得了统一。对此，爱德华·琼斯在他的《50 年来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发展》（1985）一文中，通过对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出版情况的分析，使用图 4-1 说明了这一事实。

以上是爱德华·琼斯对 1908 年至 1980 年间，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导论读物和教科书出版情况所做的统计。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划分，主要是 30 年代以前的现象，如果说以后的发展使得两者有了一种整合和统一的话，那么勒温的传统，勒温的心理场论和团体动力学，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在社会心理学中整合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而且整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的前景。

勒温的影响是普遍的，尤其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许多领域中的心理学家都感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勒温本人最终被看作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因而他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社会心理学中。毫无疑问，“社会认知”方向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种主流，而海德和费斯汀格则是这一主流的代表。我们可以通过海德和费斯汀格这两条主要的线索，来揭示勒温传统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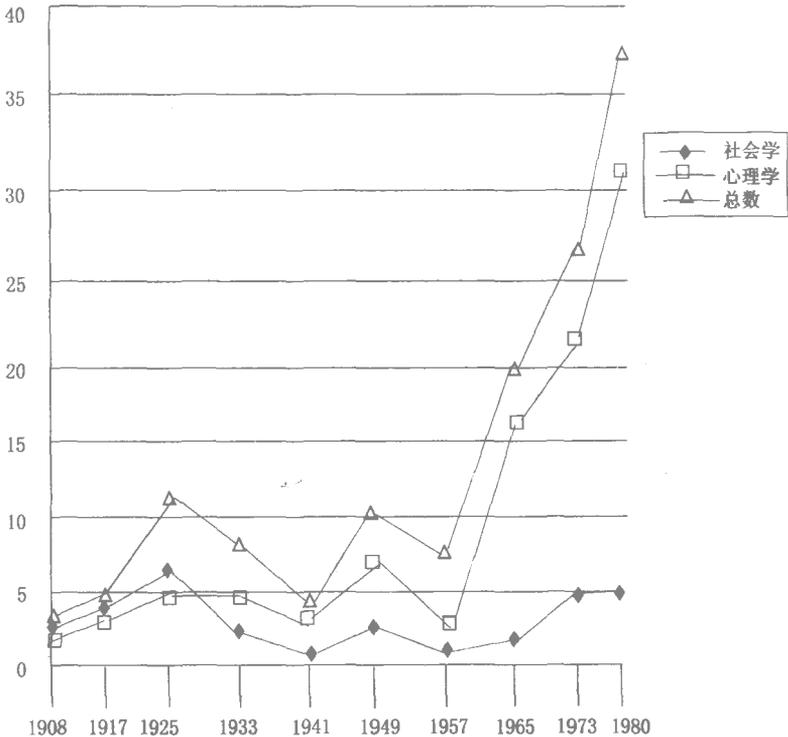


图 4-1 对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出版情况的分析

(资料来源 林兹和阿隆森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1985,第 1 卷第 48 页。)

## 2

## 社会认知的领域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最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包括勒温本人的心理场论、海德的认知平衡和归因理论,以及费斯汀

格的认知失调理论等，都属于社会认知的范畴，也都是社会认知领域中经典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构成。因而，勒温在开创当代社会心理学独特传统的同时，也开创了社会认知的研究和领域。

## ① 弗利兹·海德与勒温

海德(F. Heider, 1896~1989)1896年出生于维也纳,1920年在著名奥地利心理学家麦农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海德也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与勒温一起,开创了社会认知研究的传统,其认知平衡理论和归因理论,至今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从他于勒温的关系和他所受到的勒温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在当代的影响和意义。

海德曾与勒温保持了20多年的友谊。1921年,海德从维也纳赶到柏林,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大本营——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开始他的博士后研究。这样,他也就开始了和勒温的交往与接触,开始了他与勒温之间的相互影响。海德自己曾经这样说,“我每每读到勒温的著作时,总觉意犹未尽,飘闪着一些我未能捕捉到的东西,在那里尚蕴含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潜伏着新的发展机会”。1936年,海德与其夫人一起,把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译成了英文,勒温称赞海德,不仅担负了此书翻译的烦劳工作,而且对于该书的最后形成,以及该书的内容,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1945年,海德在勒温所组织的“拓扑心理学研究会”上,首次提出了他自己关于认知平衡理论的设想;随后,在其1958年出版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海德对其认知平衡理论,又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根据海德的见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倾向于建立和保持一种有秩序、有联系、符合逻辑的认知状态,亦即力求保持自己的认知系统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他给平衡状态所下的定义是:

“一种被知觉的单位和所体验的情感无压力并存的情景”(Heider, 1958, p.176), 其中所蕴含的关键思想是: 失去平衡即引起紧张, 引起恢复平衡的内在力量。归因与认知平衡有着内在的联系, 它是保持内在平衡的一种手段, 其本身又揭示了更为深层的行为认知因素。海德说, 归因研究的主题, 就是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通常并不是对刺激作反应, 而是对我们所认为的刺激的原因作反应。也就是说, 归因就是研究人们如何把直接见到的表面过程, 归之于某种潜在的或内在的原因。

显然, 海德的研究是对勒温心理场论动力观的一种发展。实际上, 许多心理学史家都把海德本人也归之为心理场论学者。场论的动力性、整体性和心理取向等特点, 也都在海德的理论中有充分的反映。进一步说, 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中的建构法和生活空间理论, 对海德的心理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海德在 1980 年接受过伊文思 I. Evance 的采访, 当他被问到“什么是勒温心理学最重要的思想”时, 海德毫不犹豫地说, 那就是勒温从卡西尔那里获得的建构法及其观念, 即侧重于对各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 以基本的概念来分析问题和建构理论。萨哈金也曾指出, “海德从勒温, 而勒温从卡西尔那里, 认识到了这种以概念体系来表达研究问题的重要意义”(Sahakian, 1982, p.326)。在海德那里, 勒温的建构法不但是—种理论建构的方法, 而且是一种研究与分析问题的观点。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便以这种建构法为基点, 它侧重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 侧重于对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正是在这种“人与环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海德阐发了影响深远的认知平衡理论和归因理论。

当海德依据建构法来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 他所引入的第一个概念是“主观环境”, 也就是勒温的“生活空间”。海德说 根据朴素心理学, 我们自己以及他人, 都对环境和环境中的事件有所觉知, 这种觉知便涉及到一个人的主观环境或生活空间。 1959 年,

海德荣获“勒温纪念奖”并在授奖仪式上宣读了一篇《论勒温的方法和理论》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着重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与建构法有关的勒温对诸科学的比较研究；第二个便是生活空间概念。海德认为，在“生活空间”这一概念中“蕴含着所有认知心理学的特点。”(Heider, 1959, Vol 3, p. 114)。但是海德同时指出，勒温并未能很好地解决由生活空间所引起的一些更富有潜在意义的问题，如生活空间与客观环境的关系，生活空间中诸内容的象征性等。海德扬弃了勒温对生活空间的拓扑描述，而追求于生活空间中更富有心理意义的功能。他把生活空间作为社会认知研究和人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参照系，并把它放到了更为现实的生活中。

扎乔克把海德的平衡理论和归因理论以及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都称之为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动力论”并认为它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勒温的心理场论。对此，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与讨论勒温对费斯汀格的影响。

## ② 费斯汀格与勒温

费斯汀格(L. Festinger, 1919 ~ 1992)是认知失调理论的创立者。人们一般把认知失调理论看作是认知平衡理论的直接发展，虽然后者几乎完全可以自成体系。海德是勒温最亲密的同事，费斯汀格则是勒温最出色的学生。1947年，勒温去世之后，费斯汀格接任勒温所留下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勒温的影响在费斯汀格的心理学研究中表现的更为充分。

认知失调理论作为一种动力认知论，所强调的是认知矛盾，亦即“失调”(dissonance)。费斯汀格给“失调”所下的定义是：“就两个认知要素而言，如果从一个要素可以导出另一个的反面，那么这两个要素不协调。”(Festinger, 1957, p. 13)比如，“我抽烟”——认

知要素 Y，一种作为认知要素的实际行为，与“抽烟导致肺癌”——认知要素 X，一种作为有关信息的认知要素，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失调。这种认知上的失调，将会引起心理上的失调体验，产生一种减小失调的意向，并促使人们做出减小失调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改变认知，或者是有选择地对待新的信息。费斯汀格本人的解释和假设是：

(1) 由于认知失调将会引起心理上的不愉快，因而认知失调的存在，将会推动当事者努力减少不协调，以重新获得协调状态；

(2) 如果认知失调存在，当事者不仅要努力去减少这种不协调，而且还会积极避免有可能增加不协调的情境和信息。

费斯汀格认为，人们总是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来减少认知上的失调状态：其一是改变自己对行为的认知；其二是改变自己的行为本身；其三是改变自己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和评价。以此理论设想为基础，费斯汀格建构了他的认知失调理论，并以该理论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发展。

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是以其独特的实验研究为基础的。1959年，费斯汀格公布了自己关于认知失调研究的实验。其实验的基本情况是，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做一项非常枯燥无味的工作，然后分别以1美元和20美元为报酬，给予不同的两组被试，并要求他们对后来的参加实验者，撒谎说他们所做的实验工作非常有趣。在实验过后一周左右，费斯汀格再去采访当时的被试，让他们选择-5到+5之间的任一数值，来表示自己对当时的实验工作的感觉，亦即其喜欢或不喜欢当时实验的程度。费斯汀格的实验结果，如表4-1所示：

表 4-1 费斯汀格关于认知失调的实验结果

实验条件	实验结果的平均程度
10美元报酬组被试	+1.35

20 美元报酬组被试	-0.05
控制对照组	-0.45

如表 4-1 所示 获得 1 美元奖励的被试 比获得 20 美元奖励的被试,认为当时所做的实验工作,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他们表示自己真的喜欢当时(本来非常枯燥无味)的实验。按照费斯汀格的解释,由于获得 1 美元奖励的被试 在其“说谎”与“仅得 1 美元”之间,不能够获得认知上的协调,于是就出现了“认知失调效应”从而表示自己“真的喜欢”当时的实验。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了 1 美元而“说谎”了。

我们很难在此对费斯汀格及其认知失调理论本身,作过多的分析和评述,只能集中分析勒温对费斯汀格的影响以及费斯汀格对心理场论的发展。关于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林兹和阿隆森在其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在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领域 在态度和态度改变的领域 认知失调理论的思想方法,导致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在我们关于态度和行为之间,以及认知和行为之间的思考方面,引起了深刻的改变;许多社会心理学的传统问题,都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到研究和探讨。”(Lindzey & Aronson,1968,p.391)。

1939 年的夏天,费斯汀格大学毕业后赶往衣阿华大学,随勒温做心理学的研究生。在这以前,费斯汀格自己说,他既没有学过任何社会心理学课程,也对社会心理学不感兴趣。但是勒温在衣阿华所造成的浓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气氛,即刻感染了他,使他很快从对欲求水准的实验室研究,转向了对欲求水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并与勒温一起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费斯汀格在与勒温一起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属于某一团体的个体 将深受其团体“标准”的影响 而就欲求水准而言 这种标准意味着一种有特殊意义的参照点。从对欲求水准的研究中,费斯汀

格发展了社会比较学说，即认为当人们不能用某种客观标准来进行比较时，为了评估自己的态度或行为，就往往用他人作为比较的标准。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说，是针对团体一致性压力而阐发的理论，尚属于团体动力学的范畴，但是其中已蕴含了一些认知失调理论的成份。一些学者认为，从欲求水准到社会比较说，再到认知不协调理论，是费斯汀格社会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勒温的团体决策理论对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认知失调在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中所起的动力作用，与团体决策在团体生活和变化中所起的动力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阿隆森曾经指出，“勒温对团体决策的研究，已经预示了认知失调理论。他的‘解冻—流动—重冻’概念成了认知失调理论发展的核心。费斯汀格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决策后减少不协调的过程。”(Festinger, 1980, p. 13)。“团体决策”是勒温从需求动力论转向认知动力论的一个标志，但这种认知动力论却是在费斯汀格手中完成的。认知失调状态，往往被认为具有动机的一切特性，可激起紧张，影响行为。费斯汀格曾经这样说，就像饥饿具有动机性一样，认知失调也具有动机性。它可引起趋于减少不协调的活动。由此可见，费斯汀格不但继承了勒温和心理场论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心理场论和勒温的思想。他把动机研究从需求水平推向了认知水平，促进了动力心理学的新的发展。

费斯汀格在 1980 年也曾接受过伊文思的采访，也被问到与海德同样的问题：“你认为勒温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但饶有趣味的是，同样的问题，费斯汀格的回答与海德的回答却并不相同。费斯汀格说：“我不认为拓扑心理学的基本框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没有对心理学的理论产生真正的影响便消退了。在我看来，勒温的主要贡献，是其关于紧张系统及其效果的特殊理论，他所开拓的研究的新领域，如欲求水准、受阻工作的心理效应，以及他的

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方法。”(Evans, 1980, p. 127)。勒温的紧张系统说是费斯汀格一向推崇的，虽然费斯汀格把动力心理学从需求水平推向了认知水平，但是仍然与勒温的动力理论保持着某种根本的一致性，其中主要的就是稳态论动力模式。而这一模式也是整个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潜在参照系，对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 ③ 社会认知的模式

在我们对勒温心理学以及社会认知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和事实，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为基础，即失去平衡或产生不协调，将引起紧张和恢复平衡与协调的力量。这与勒温心理场论的动力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于稳态论的动力传统，虽然通过海德和费斯汀格等人的研究，已经为这一传统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意义。

费斯汀格在 1977 年和科恩 (D. Cohen) 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讨论到这一问题。在科恩看来，就认知失调理论而言，它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坎农的稳态论都有某种类似之处，于是科恩就此向费斯汀格提问。费斯汀格回答说，“我认为不协调理论与弗洛伊德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两者讨论的问题有些类似”。然后他接着说，“是很容易说不协调理论乃另一种稳态论，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你问我在关于人类的稳态过程的假设下，是否有一种时代精神或哲学，那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Cohen, 1985, p. 141)。不少学者都单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寻找动力论的起源，或把动力论的求乐传统和稳态传统混为一谈，这不免失之于偏颇。当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动力观，是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思想的发展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有机性、系统性，属于稳态动力论的传统，它与弗洛伊德的机械性和实体性的求乐动力论是有区别的。

勒温心理场论的稳态动力观，所体现的是新物理学的世界观，而弗洛伊德的求乐动力论，则具有更多的传统物理学的特点。尤其是当海德和费斯汀格从认知的水平来解释人的行为动力时，就更加完善了这种稳态动力论。对认知的强调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突出了动机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机能。

但是在勒温——费斯汀格的动力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并未能充分认知到紧张或不协调本身的“积极意义”，有时还过多强调紧张或不协调的“消极面”。海德曾纠正了这个偏向，他认为非平衡状态并非单纯有害，而是类同于格式塔中的“完形”力量。从本质上讲，紧张或不协调同是一种行为的准备或激发状态，一种促使个体趋向目标的动力，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焦虑和不愉快状态，蔡加尼克效应和奥芙散金娜等人的实验都已证实了这一点。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生命本质上是不平衡的维持。”勒温用准稳定平衡过程来解释个体行为和社会变化，以及强调目标在紧张系统中的作用，尤其是设立目标所产生的动力作用，都已经蕴含了人在趋向紧张释放时还在增加紧张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动机研究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与表达。弗洛姆、马斯洛和罗杰斯等人，都明确地提出了增加紧张以及追求紧张在人们行为动机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我们从动力观来谈勒温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当然是倾向于一种方法论的探讨。勒温所提供的是一种接近于“爱因斯坦式的思维方式”，一种具有新物理学特点的方法论，它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整个心理学尚未完成这种从“旧物理学到新物理学”的转变，或目前正处于这种转变的过程之中。海德与费斯汀格所继承与发展的这种勒温传统，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它已经为世界范围内的广大社会心理学家所普遍接受，代表了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种主流，而这种发展的主流，也正体现了勒温的思想和理论的意义。费斯

汀格曾表示，“正如在今天很少被提到，但是却曾经改观了人类学历史发展的鲍亚士，勒温对社会心理学，也有着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以及其意义和内涵，曾一度左右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并且在新的形式中，有时是更加具体的理论结构中，得到了发展、改造和完善。”(Festinger, 1980, p.241)。

### 3

## 勒温传统的发展

事实上 我们提出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勒温传统”不仅仅是指勒温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和思想，它还包括了勒温的同事、学生及其后继者们对他的思想与方法的发展，包括了所有心理场论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团体动力学研究、行动研究，海德、费斯汀格以及达奥奇、凯利和阿隆森等人的研究和理论，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等等，都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勒温传统”的一部分。

### ① 勒温团体的阵容

费斯汀格曾经说过，我们今天 95% 的社会心理学，都与勒温的心理学思想有关，或者说是勒温心理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费斯汀格的这句话是在 1965 年说的，但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在勒温的团体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海德、费斯汀格、达奥奇、凯利、卡特莱特和赞德等当代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还有沙赫特、辛格、廷伯特、阿隆森、扎乔克、R. 巴克、K. 巴克、利皮特和达利等人。他们都已成为当代世界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形成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庞大的阵容。

海德提出了认知平衡和归因理论，费斯汀格提出了认知失调

理论，对此我们已经作了专门的分析和论述。卡特莱特和赞德是当代团体动力学的主要发言人 经典著作《团体动力 理论与研究》的共同主编。卡特莱特对于团体行为中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有着独到的研究，赞德则对团体欲求水准和团体目标理论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达奥奇曾重点研究关于合作与竞争的心理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已经属于经典范畴。沙赫特和辛格都是费斯汀格的学生，他们对情绪、认知与环境三者关系的研究，对整个心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廷伯特和凯利一起发展了归因理论，建立了归因的新模式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理论体系。阿隆森发展了认知不协调理论，他是经典著作《社会心理学手册》的主编之一，是目前美国社会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R. 巴克是勒温的早期学生，也是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奠基者与创立者。达利属于勒温的第二代学生 他关于“旁观者效应”的实验研究 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促进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总之，尽管勒温本人从未想过要建立学派，但是在他本人和他的思想与传统的影响下，在当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中，却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勒温团体”。该团体阵容庞大，几乎囊括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和理论。同时，这种勒温团体的存在，也说明勒温思想影响的深入与持久。实际上，通过勒温本人以及勒温团体中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心理学中的勒温传统得到了完善与充实，得到了发展与弘扬。

## ② 阿隆森与《社会动物》

阿隆森 (Elliot Aronson, 1932 ~ ) 属于勒温的第三代弟子，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继承与发扬了勒温和心理场论的传统，以运用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

题而著称。他曾与林兹一起主编了经典著作《社会心理学手册》，但是他本人的影响，则主要与他的名著《社会动物》有关。

《社会动物》(Social Animal) 在 1972 年首次出版，随后在 1976、1980、1984、1988 和 1992 年每隔 4 年重版一次。在阿隆森看来：“任何一本关于我们现代人，以及我们现代生活的书，都应该赶上时代的步伐。”(Aronson, 1988, p. 7)。阿隆森的这本《社会动物》，是目前美国影响最大的社会心理学专著之一。这本书对于勒温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于心理场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发展和影响，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笔者与阿隆森一直保持着交往和友谊。从 1987 年开始我们便有通讯交流，他曾经对我的博士论文：《动力与整合 勒温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和指导，我们也因此结下了友谊。我将其看作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并且对他有着对于老师的尊敬。而他也把我作为他的中国学生，每有新著出版，便会从美国寄来，并在书的扉页上留下美好的语言：“送给我的学生申荷永，随致热情的问候！——艾略特·阿隆森”。

阿隆森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是入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的学生。马斯洛培养了他入本主义心理学的热情，以及运用心理学来服务于人类事业的信念。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阿隆森是费斯汀格的学生，费斯汀格培养了他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素养，以及心理场论方法论的基础。阿隆森在其《社会动物》第一版的前言中，曾这样评价费斯汀格：“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社会心理学全部都是费斯汀格教给我的；但是这样的表达听起来是世俗与肤浅的。因为费斯汀格所教给我的，比这更有价值：他教会我如何发现那些我自己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Aronson, 1988, p. 5)。在《社会动物》1988 年第 5 版的前言中，阿隆森又说：“在本书的第一版的序言中，我表达了我的老师费斯汀格对我和本书的影响。现在，我仍然对费斯汀格这位好人和伟人，充满着内心的感激之情，而这种

感情仍逐年在增长”。

在《社会动物》一书的前言中，阿隆森表达了他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基本信念和观念。《社会动物》一书的宗旨，是尽可能阐明社会心理学对于困惑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所做的研究。书中的主要资料，大部分都是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但书中的主要内容和事例，则大部分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包括偏见、宣传、战争、感情淡化、侵犯行为、不安定和政治动荡等等。阿隆森说，这反映了他自己的两个特别的偏爱：

第一，阿隆森认为，实验法是了解复杂现象的最好方式。要真正认识世界，就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来重建世界，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若是为了真正了解“什么”引起了“什么”就不能只满足于简单的观察 还必须认真地了解第一个“什么”才能够有条件说这第一个“什么”确实是第二个“什么”的原因。

第二，若是要确信或证实我们实验所揭示的因果关系是真实而有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研究的因果关系，从实验室带到现实世界中去。阿隆森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喜欢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是作为社会公民，他希望与实际的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有双重的含义，其一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引出假说，并且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来验证这些假说；其二是为了科学的根本目的，为了不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僵化，就应力求把我们在实验室里的发现，重新放回到现实的世界中去，看它们是否在现实世界中，也具有同样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非常明显，阿隆森的这两种特别的偏爱，也正是心理场论方法论以及勒温“实地研究”和“行动研究”的一贯主张。

阿隆森在发展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及其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致力于使认知失调理论精确化，因为当费斯汀格最初表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时候，在概念上是有些模糊的。费斯汀格说，“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发生在一

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的时候。由于认知不协调的发生是件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人们要努力减少它。”(Festinger, 1957, p. 17)。但是，认知到底是在哪些方面不一致呢？由于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所涉及的情境并不是逻辑上的不一致，而是心理上的不一致，所以最初对认知失调概念的表述就显得不够明确。阿隆森将其重新定义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在违背了自我概念的情境下，才会产生不协调。其具体途径表现在两个方面：自觉或故意地做了一些蠢事，或是做了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Aronson, 1988, p. 117)。阿隆森认为，在一个人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其认知的不协调才是最强烈的。他这样纠正费斯汀格对于认知失调的表达 在实际的认知失调情境中 不是“我说什么”的认知，与“我不相信什么”的认知之间的相互不协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由于“我说了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它可能给别人带来不良的后果”与其自我概念 亦即“我是一个公正、理智和诚实的人”之间的不协调。

继费斯汀格之后，人们针对认知失调理论做过几百个实验，但是最为明显的“认知不协调”的研究结果，确实都是在哪些涉及到了人的自我概念，或涉及到了人的自信、自尊等实验情境中获得的。在阿隆森看来，对于自尊心弱的人来说，表现不道德的行为或做某种不道德的事情，与其自我认知是相对协调的；而对于自尊心强的人来说，他可能会尽力拒绝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不道德行为会给他带来许多认知的不协调。据此，阿隆森提出，假如较弱的自尊心果真是不道德行为或犯罪的前提，那么，我们就应该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个人学会自重和自爱，提高其自尊和自信。

### ③ 凯利与“归因模式”

凯利 (Harold H. Kelley, 1921 ~ )1948 年在勒温的指导下，以

“人际关系中的第一印象”为研究主题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本人以对 社会知觉、社会交往和社会影响的研究而著称，并且对海德的归因思想，对当代归因理论和归因模式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学习期间，凯利同其他研究生一起，参加由勒温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尽管凯利已经有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但是一开始，对于勒温的心理学，他仍然感到十分的陌生。他自己曾回忆说：“勒温所使用的概念，拓扑和向量的分析，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的不同思维模式，以及其全新的研究程序，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概念”。接着他自己这样说，“当时的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Marrow, 1984, p. 188)。如今，凯利本人已经成为当代最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回顾往事，他认为勒温是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产生影响最大的人。而这种影响，在凯利看来，不只是一些特殊的概念或具体的结果，而是一种理论分析水平上的影响，一种研究态度和取向（理论指导实验）上的影响。

“归因”所涉及的根本问题 是要对人的行为的原因 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或者说 是要回答人的行为的“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不时遇到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比如，你一连写了几封信给一个朋友 但是却一直未能收到他的回信；“为什么呢？”你去约会一位朋友 但是遭到了拒绝；“为什么呢？”你写了一篇文章投去报刊 但是没有发表；“为什么呢？”

根据凯利的研究和理论，当我们试图去回答关于自己或别人行为的“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集中于以下三个维度的信息：

- (1) 相同性——别人以同样态度对某些刺激或事件作反应的程度，别人以同样态度作反应的程度越高，相同性就越高；
- (2) 一致性——当事者在不同的时间，或其它场合，以同样方式对刺激或事件作反应的程度；

(3)区别性——当事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刺激或事件的程度。

在凯利关于归因的理论结构和模式中，当一个人的相同性和区别性低，而一致性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内归因”。也就是说，从其性格、品质和内在动机上来分析其原因。而当一个人的行为，在其相同性、一致性和区别性均表现为高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外归因”亦即着重从其行为的外部，从其自身之外来分析其原因。而当相同性低、一致性和区别性高的时候，那么其原因多是由于内外两方面的结合。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理解凯利归因模式的意义和作用。比如，在一种“谈判”的情境中，有一方向对方提出了一条建议。当建议提出时，对方的领导变得十分生气，大声吵叫起来，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位领导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由其内在的原因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外在的因素而导致的呢？或者说，是这位领导的脾气或涵养不好？还是由于该建议不好，或是由于提出建议者是故意激怒或刁难？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凯利的理论，来作有关归因的分析。

如果当时谈判的情境是：

- (1)没有参与谈判者由于该建议而发脾气（相同性低）；
- (2)你见过这位领导在进行其他谈判时，对类似的建议发脾气（一致性高）；
- (3)你见过这位领导对其他人或事件发脾气（区别性低）。

那么，根据凯利的理论，这位领导之所以发脾气，是由于其内在的原因，是由于其脾气不好，或涵养不够。

但是，如果当时的谈判是如下情境：

- (1)其他一些参与谈判者，也都对这项建议表示愤怒（相同性高）；

(2) 你见过这位领导在进行其他谈判时，对类似的建议发脾气（一致性高）；

(3) 你没见过这位领导在其他场合下发脾气（区别性高）。

那么，根据凯利的理论，这位领导发脾气，是由于外在的原因，或者说是由于提出建议者的故意激怒或刁难。

凯利的理论，充分运用与体现了心理场论  $B = f(PE)$  的基本观点。比如，当你见到自己的邻居向她的孩子大声喊叫的时候，你会怎样来评价这位邻居的行为呢？可能你会认为她的脾气不好，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这样做损伤了孩子的心理。但是，如果你了解到，她之所以对她的孩子大声喊叫，是由于她的孩子跑到了公路上，有被来往的车辆撞倒的危险，那么你还会认为你的邻居是坏脾气的、不称职的母亲吗？肯定就不会了。这是凯利在心理场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别性原则”他以这种区别性原则 突出了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意义，建立了归因理论的新模式。

#### ④ 达利与“旁观者效应”

达利 (J. M. Darley) 属于勒温阵营中的第三代学生，尽管他没有像费斯汀格等勒温的第一代学生，甚至是达奥奇等勒温的第二代学生那样直接受教于勒温的指导，但是勒温的心理学，勒温的思想以及勒温的传统，对他的研究也有着至深的影响。他自己也认为是在勒温的传统中展开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并且自认为勒温团体中的一员。

1964 年，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极大轰动和反响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关于一次真实的凶杀案件，那是在 1964 年 3 月 13 日的凌晨 3 点，一位名叫吉诺维丝 (Kitty Genovese) 的妇女上夜班后下班回家，当她停好自己的车，正要走进自己所住的公寓楼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暴徒的袭击。吉诺维丝拼命反抗并大

声呼救，挣扎着与暴徒搏斗达半个多小时，最后被暴徒用刀刺死。在整个过程中，公寓楼上至少有 30 多户人家听到了呼救声，有的人还打开窗户探头观望，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相救，甚至也没人打电话报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吉诺维丝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社会心理学家达利和拉塔奈，随后便开始了对“旁观者效应”的系列性研究，其中有三个较为典型性的实验：一是观察被试在单独一个人或与其他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时，对房间突然冒烟的反应；二是观察被试在单独一个人，或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某个人在一起时，对隔壁一位受伤妇女的反应；三是观察被试单独一个人时或两个人共处时，对一盗贼由主试助手扮演的盗窃行为的反应。

达利和拉塔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现，他人在场是抑制紧急情况下助人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最初提出的所谓“旁观者效应”，用来表示他人在场对个体利他行为所产生的负影响或抑制作用。正是由于有许多人同时在场，因而也就导致个人的依赖思想，感到并不一定需要自己承担报警或相助的责任。随后，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这种“旁观者效应”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以下有关的解释。

首先，个人对情境的解释，往往依赖于其他人的反应。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在场的其他人无动于衷，那么就会让人怀疑情况是否紧急，从而采取和其他人一样的态度和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往往成为人们解释情境和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他人在场就会产生某种相应的社会抑制作用。并且，当个人愈犹豫不决，无法决策时，他人对情境的态度和表现的影响力也就会愈大，这也是一种“社会影响”。

其次，他人在场可能影响个体对整个情境的知觉和理解。如

果在场的人都表现镇静，毫不慌张，则可能产生某种错误的引导，使某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事情要发生，造成一种认知偏差或理解失误。达利和拉塔奈等人称之为“多数的忽略”。

最后，当他人在场时，个人的见危不救的社会代价，如内疚感、羞耻感和罪恶感会降低，责任感往往扩散到其他人身。或者说，就是把承担这种责任感分给了众人，自己责任轻了。达利和拉塔奈称这种现象为“责任扩散”。并且当能提供帮助的人越多时，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责任越小。

达利等人的研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被认为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这样看，在达利等人所做的实验研究中，充分体现着勒温的思想传统。如实地性的实验研究，以研究促进实践的行动等思想和方法，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⑤ 达奥奇与“社会心理学中的场论”

达奥奇 (Morton Deutsch 1920 ~ ) 是当代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属于勒温的第二代学生。他在纽约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勒温和心理场论，这主要是通过布朗的《心理学与社会秩序》一书，该书引起了达奥奇对勒温和心理场论学说的兴趣。在布朗的书中，勒温所倡导的社会心理学，是一种应用性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一门课程。

不过，达奥奇自己本来的兴趣，却并非是社会心理学，而是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于是，达奥奇大学毕业后，就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达奥奇加入了海军，战争结束后，他面临着是继续从事临床心理学，还是从事社会心理学的选择。为了做出决定，他去芝加哥拜访过罗杰斯，探讨继续从事临床心理学的前途。同时，他也曾在纽约拜会了勒温。根据达奥奇本人的回忆，他去见勒温的那天正好是公假日，

他与勒温一起用早餐。达奥奇曾这样说，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今生成为一位勒温学者。当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醒悟，尽管我很难形容醒悟的程度或具体内容，但是确实有一种近似于“啊-哈！”的体验，那种体验是激动人心的。

于是，达奥奇就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做了勒温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团体过程中的合作与竞争”的研究，这也就奠定了他后来发展的基础。在目前国际社会心理学界，达奥奇仍然是关于“合作与竞争”心理学研究的权威。

1968年，达奥奇为林兹和阿隆森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撰写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场论”，全面介绍与评价了心理场论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心理场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意义和作用。达奥奇将心理场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总结与评价了其如下特征：

(1) 心理取向的研究。就心理场论的“心理取向的研究”而言，达奥奇列举了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尽管勒温使用了一些诸如紧张、力场、流动等术语或概念，但是他的研究内容、他的理论方向，一直是心理学的；其二，心理场论主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心理的分析和解释，反对以生理分析为主的还原论倾向。当然，在心理场论的“心理取向”中，还应该包括第三个方面，亦即对客观环境所进行的心理分析，客观环境也不只是单纯客观的，对于不同的人，还会具有不同的心理意义。

(2) 对整体环境的强调。心理场或生活空间，是勒温心理学最基本的概念，所包含的是一种整体环境观。所有的心理事件，思维、行为、梦与希望等，都被放入融入与其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空间中，来作考虑和分析。也就是说，勒温在强调整体环境的时候，也是在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或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进行心理的研究和分析。

(3) 系统性的研究取向，而不是历史因果性的研究取向。系统

性与历史性的区别，是勒温吸收新物理学的观念，对心理与行为之结构性的强调。任何一个整体也都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某种因素的发展与变化，与其在系统中的位置和结构有关。勒温曾将“时间”维度引入心理场论，规定了“现实原则”作为分析人的行为和心里的一种重要参照。

(4) 建构性的而不是分类式的研究取向。建构性的研究与理论取向，强调“关系”以及“关系性概念”的意义和作用。任何一个概念，都是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其意义则表现在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上；而分类式的研究和理论取向，则强调元素和抽象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单一概念的独立性。

(5) 动力性的研究。心理场论的动力性研究，体现在其稳态动力观和对意志、需求等心理紧张系统的研究，以及对生活空间的动力分析上。

(6) 数学概念的使用。心理场论中所使用的数学概念，主要指拓扑学的概念和术语。勒温认为，科学的概念应该明确，或者说应该是精确。而就精确性而言，数学为所有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模式。

托尔曼在纪念勒温的时候对勒温进行了评价，将其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并认为他们两人必将成为当代心理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之所以重要，在于其针对个体的精神分析；而库尔特·勒温之所以重要，则在于其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勒温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影响深远，随着社会心理在当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理论启示:勒温心理学方法论

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包括他的动力心理学、拓扑心理学、心理场论和团体动力学，深深地影响了他那一时代的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由于勒温过早的去世，他的心理学的意义也被普遍地认为已属于历史的范畴，或心理学史家所研究的特殊课题。但是，我们却试图在这种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勒温心理学所蕴含的潜在力量，揭示他的影响在当代的意义，并在这种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研究中，加深对勒温及其心理学的理解。因为我们也相信，“历史的记载是可以追溯的，了解历史可以通过它的前因，也可以通过它的后果。”（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3 页）。若是把前因与后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统一在历史本身的过程之中，则必将会产生一种更为全面的研究结果。

在考察勒温心理学的当代影响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勒温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这是一种属于思想范畴的“无形”的影响，但却必然更加持久和有力。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学方法论的影响是极其普遍的，它涉及到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许多分支和领域。

实际上，任何一种成功的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可启迪后人的方法。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或特殊的视角，一种新的或特殊的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就此而论，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均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然而，这种方法论的意义在心理场论中却更为突出。勒温自己就曾把他的场论，十分明确地定义为：“一种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进行科学建构的方法”(Lewin, 1951, p. 45) 并且从一开始 勒温就自觉地致力于心理学中方法论的改造。许多研究勒温的学者，也因此把勒温看作是“元理论家”(metatheorist) 把心理场论称为“元理论”(metatheory)，所强调的便是其中方法论的意义。



## 动力整体观

“动力”这一概念，在许多心理学家那里被用作动机的代名词。如吴伟士 他创用了“动力心理学”同时提出以动机学(motivology)来代替心理学。波林也曾说过，“动力心理学这一领域就是动机心理学。”(波林著 高觉敷译, 1982 第 796 页)然而,我们认为“动力”之中还有动机之外的意义。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以及在任何其它一种动力心理学理论中),动力不单单是指动机,而且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就此而言,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就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我们把它概括为动力整理观,对此我们可作如下讨论。

### ① 动力与整体

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是勒温心理学中动力研究的一个自

然基础。心理紧张系统发生于生活空间之中，而生活空间便是一个心理的格式塔。它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力产生与表现的场所，是一个具有整体特性的动力场。勒温以此为背景所阐述的心理紧张系统，不但具有动力性，而且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系统性，具有格式塔整体性所具有的一切特点。勒温曾经这样说，在研究心理能量和心理紧张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它们在一定的心理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因而就必须以在这种系统中行之有效的格式塔论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

惠特海默的蕴涵性原则 (pragnanz law) 是格式塔整体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它表明“蕴涵性”是自我完成的动态属性，是一切有结构的整体所固有的。有些心理学史家曾认为，勒温并没有接受这一原则，但是在我们看来，勒温的稳态论动力模式，便是对蕴涵性原则的最好注解。勒温所未接受的只是这一原则的生理基础，它的思想精华已充分体现在了勒温的心理场论之中。从由需求打破平衡到实现目标和重新获得平衡，便是一种“过程-格式塔”。蔡加尼克效应和奥芙散金娜的“重作趋势”等实验均表明，心理紧张系统本身即具有整体属性，具有格式塔的完形倾向。这正如吴伟士对蕴涵性原则的解释：“(图形)缺口的存在产生(脑)心理上的张力的不平衡状态，但完结恢复平衡。”事实上，蕴涵性原则本身已构成了一种心理学的稳态模式，它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勒温以整体性原则来指导动力性的研究，同时也以动力性的研究丰富了整体性原则。勒温的动力研究，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突出了人的情感、意志和人格。这样，研究者所面对的必然是人的整体性或整体的人，而不再单单是人的感知觉或人的某种个别属性。这样，格式塔的整体原则便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高觉敷先生指出：“因为有了勒温及其弟子们的研究，所以格式塔的原则才可应用于心理学的全野。考夫卡著《格式塔心理

学原理》对于意志问题大部分取材于勒温，便可用以为证。（勒温，1944，高觉敷译序第2页）。这种动力与整体的结合，就如以生活空间为背景来研究心理紧张系统，构成了勒温动力理论的基础一样，它同时也构成了勒温心理学或其心理场论的基础。勒温说：“动力整体这一概念在动力格式塔的蕴涵性意义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已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展开了广阔前景，势必会产生对解决基本生命与生活问题的重要突破。”（Lewin, 1935, p. 65）。在这里，勒温的动力理论所展现的已经是一种心理观，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论或认识论。我们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勒温的“整体动力观”，它蕴含着整体与动力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心理学中的反映。勒温说，在心理学以及其它科学中，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动力性质，才能对其进行解释。而现象的性质与动力都属于同一心理事件。此外，这种整体动力观还包含着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动力的过程性、发展性和系统性的解释，包含着一种整合心理学的倾向。

## ② 动力与过程

任何运动都必然体现为一种过程，所以动力研究从本质上说，也应该是一种过程研究，从过程中能够进一步来理解动力和动力的发展。在勒温的动力理论中，过程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却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认为理解勒温所论述的过程，对于理解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是很有必要的，并把过程所蕴含的意义，看作是勒温整体动力观的一部分。

勒温曾经以“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来标示自己的动力心理学理论。他说，一旦接触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的注意中心，也就从客体转向了过程，从状态转向了状态的变化。一般来说，勒温在阐述他的心理动力时，总是要涉及到这一动力的过程。他认为，在

任何心理过程中，内在的力与外在的力，都会由这一过程本身来改变，动力的意义便体现于过程之中。勒温的心理学以研究“朝向目标的行为”而著称，而朝向目标便包含着一种过程性，心理紧张系统体现在‘解冻—流动—重冻’的过程之中。

过程本身也必然蕴含着发展的意义，因而动力的观点也和发展的观点有所关联。勒温曾经把心理的动力过程，看作是生命的发展过程以“条件发生”(conditional-genetic)的概念来注解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条件发生”意味着潜能和表面现象背后的动力因素，意味着一种动力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表现出过程中所蕴含的另一种意义——时间性。勒温曾经提出，心理过程本身，是在时间上扩展的整体。据此他为生活空间确定了一个“现实原则”(“现在的事件只受现在的情境的影响”)并以它作为衡量心理上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一个标准。这种时间观念和心理事件的真实性与否，与个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在勒温心理场论的描述中，发展便意味着时间观的扩展和真实水平的提高。因此，时间观念或时间维度，也是勒温动力研究和心理场论的一个基本成份。

过程的意义还体现在系统之中，动力与过程在一种系统中得到统一，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一向认为，勒温的动力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他的心理场论，是系统论在心理学中的体现或反映。事实上，勒温本人就是一位系统论学者，他的心理学研究，以及他的心理场论，曾有助于当代一般系统论的发展。普汶(L. Pervin)指出过程正如一般系统所尽力阐明的是动力心理学的核心并为动力的过程性，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勒温整体动力观所蕴含的过程性，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潜在意义。

### ③ 动力与整合

把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理解为一种观点，整合是其中所包含的一种积极意义。心理学中的动力研究，既包括动机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被波林称之为“人性心理学”的部分。这种人性心理学，范围极其广泛，其本身便要求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而这种综合性研究，自然地也就孕育了一种致力于心理学统一的整合倾向。因而，虽然有许多动力心理学家，但动力心理学始终并非一个学派，尽管它也诞生与发展在心理学学派林立的时代。在波林看来，这些被称为动力心理学的学者们，只是“致力于扩大心理学的范围，以求能把他们认为此一被忽视的领域包括无遗”（波林著，高觉敷译，1982 第 796 页）。其实，这也就是一种致力于心理学整合的努力或倾向。

动力心理学的理论家科弗（C. Cofer）也曾认为在发展一种整合性的人格理论或行为理论的种种尝试中，动力研究的领域，为这种整合性理论的诞生，提供了非常合适的条件。虽然弗洛伊德带着他的精神分析的标签进入了动力心理学，但是麦独孤和吴伟士等，却都属于致力于心理学整合的早期代表。麦独孤曾经明确表示，他只是以动力观点来研究人性问题，由此而阐发出来的心理学理论，是要把以往所有学派的有效原则和方法，都结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吴伟士，更是充满了热情，心理学史上的“中庸之道”便是他最先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在我们心理学的历史与发展中，“每一个学派都是最好的，虽则没有一个学派是足够好的。因而，学派应该综合或统一起来，去走一种“中间道路”。而在吴伟士看来，动力心理学似乎就是这一道路的路标。

动力与整合，就这样在心理学的历史上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

在勒温的整体动力观中则表现得更为密切。因为他继承并阐发了格式塔整体原则中的整合意义，并且努力从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去体现和促进这种心理学的整合。他不但想整合或统一心理学的各个学派，而且想为心理学众多的分支，提供一种统一的基础；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种统一的模式。当他把整体研究与动力研究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了格式塔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以及格式塔心理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因而，我们把整合看作是勒温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看作是勒温整体动力观所蕴含的基本意义。

事实上，整体本身已经包含着整合与统一的意义，格式塔的蕴含性已经在孕育着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学理论，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等人，也都已经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考夫卡曾致力于“一种自然、生活和精神的整合任务”（Koffka, 1935, p. 10）而苛勒则试图通过与行为主义的调和，来达成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学理论（Kohler, 1929, pp. 19 - 20）。然而，勒温又为格式塔的整体性注入了动力，引入了精神分析的积极成份。勒温的整体动力观所体现的整体性、动力性、过程性和系统性等等性质和特点，也都为他致力于心理学的整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心理场论，他的团体动力学，他的认知社会心理学，以及他的整个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则都为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做出了具体与实际的贡献，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作更为具体的论述。

## 2 新物理学的意义

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中，包含着新物理学的心理学意义。这不仅仅是指其受场论启发而建立的心理场理论，而且涉及到其内在或潜在的科学观。也就是说，以新物理学为基础的新的科学观

念或世界观，正是勒温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内在基础。通过勒温的心理学，我们可以看到新物理学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

## ① 物理学的发展

在 19 世纪最后的 10 年，物理科学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1895 年伦琴发现 X 射线，以后便有了汤姆生和洛仑兹对“电子”的研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对电磁和电磁场的研究，普朗克提出的“量子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薛定谔、海森堡、玻尔等所从事的“量子力学”研究等等。物理科学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有了“新物理学”或“现代物理学”以区别于在此之前的物理学的提法。

所谓“在此以前的物理学”，主要是针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牛顿物理学把所有的物理事件，都归结于质点在空间里的运动。在牛顿的物理世界中，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在三维的经典欧几里得空间中发生，因而表现为一种绝对的、静止的、不能变化的空间。牛顿力学模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 19 世纪初期的物理学家乃至 19 世纪初期的绝大部分学者们相信，宇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它遵照牛顿力学的定律而运行。这些定律似乎是自然的基本定律，从而可以把牛顿力学视为自然现象的根本理论。

然而，当新物理学出现的时候，人们发现了新的物理实在，逐渐显示出牛顿力学模型的局限性。场或力场的概念，便是这些新的发现中的一种。

法拉第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产生，人们开始用力场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力概念，率先超越了牛顿物理学局限。应该说，这是人们关于物理实在概念的最深刻的变革。按照牛顿的观点，力是相互作用物体之间的刚性联结，是实体本

身而现在取而代之的“场”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实在性，可以不涉及物体而进行研究。麦克斯韦在其著名的《物质和运动》一书中，曾这样来描述物理学中的场概念：就场的观念而言，物质系统的能量被看作是由该系统的结构和运动所决定的，其中关于结构、运动和力的观念，也包含在了这种新的物理定义之中。麦克斯韦称这样的观念，代表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认识发展的新的阶段。

随后，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牛顿世界观的基本概念，即绝对的空间和时间、物理现象的严格因果性，以及客观描述自然的思想。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世界观中，揭示了宇宙的一种根本性质，它表明，我们无法将世界分成独立存在的最小单元。当我们深入物质的内部时，自然界并不是呈现为相互分离的牛顿式“基本建筑材料”，而是表现为各部分组成整体的各种关系的网络，而在这种关系中，也必然包括观察者本身。观察者本身构成了观察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任何原子对象的性质，都应该理解为这种对象与观察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迫使我们修正关于物质实体的基本概念。在经典物理学中，质量与组成物质的材料有关，而相对论则证明了质量不过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就能量的本质而言，它是与运动及过程有关的一种动态性质。

物理学的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远远不只是限于“物理学”本身，而是引起了整个人类世界观的变化，影响到了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影响到了心理学。但是，如何对待物理学的这种影响，则仍然是当代心理学家所面临的问题。

## ② 对心理学的影响

冯特在创立心理学的时候，主要是以传统物理学为背景的；即使是铁钦纳对冯特的发展，所突出的也只是其原子主义心理学，将

所有的心理过程都作内容的分析，而在对心理内容的分析中，又以元素分析为主要手段。而在随后兴起与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中，也多采用牛顿机械物理学的思想和手段，以刺激和反应为主要指标，将人与环境分割开来。即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也信奉物质与能量的实体概念，遵循物质与能量的机械原理。就勒温所面对的心理学的发展的主流来说，是远远落后于新物理学的思想，仍然沿袭于传统物理学的理念。

然而，现代物理学的新的发现必然会深刻地改变人们关于空间、时间、物质、因果等方面的概念和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为这些概念对于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也是带有根本性的。

对此，我们可以将传统物理学和新物理学，可能对于我们心理学所产生的不同的意义或影响，来做一种比较和分析。

就传统物理学而言，其为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思想框架是：(1)绝对空间；(2)绝对时间；(3)原子实在概念；(4)宇宙决定论；(5)可以完全客观地研究与描述自然。

而就新物理学而言，其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1)所有事物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2)所有运动都属于一种相互作用；(3)所有物体都具有动力特性；(4)自然根本不能简化为基本物质实体；(5)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由某种既定规律决定的，而是受其它部分的影响；(6)意识、动机或目的，也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7)解释一种事物，意味着最终揭示该事物是如何与其它事物相联系的。(8)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场’中所发生的现象，作为相互依存整体的一部分。

苛勒和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学家，最早接受了这种新物理学的心理学意义。而在勒温的心理场论中，则表现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因而，心理场论本身，已经是包含了新物理学对于心理学的意义。

### ③ 勒温与新物理学

《当代心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与伽利略思维方式的冲突》是勒温的第一篇被译作英语的论文，它把勒温心理学的影响带到了美国，也带到了整个世界。高觉敷先生曾经指出，“要了解勒温的心理学，须先细读此文”。因为在这篇论文中，勒温对其自己心理学理论的方法论，以及对当时所流行的心理学方法论，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它也曾被西方学者称为“近代心理学方法论研究的开端”。

然而，勒温的方法论研究和这篇重要的论文，却一直蒙受着许多误解，或至少尚有一些未被人们所真正理解之处。比如，伊凡·伦敦（I. London）曾撰写《心理学家对物理和数学附属概念的误用》一文，来指责勒温这篇论文所提倡和努力的方向；而实际上，正是伊凡·伦敦本人，忽视了勒温理论的心理学意义，忽视了物理学与心理学的差异。前苏联心理学史家维里契科夫斯基，在其《现代认知心理学》一书中至今仍然把勒温的理论看作是“伽利略式的”和“过了时的”东西，显然是未能明了勒温方法论的本质特点，未能理解其潜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勒温的思想和其心理场论的方法论，更多地具有新物理学的特点，这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所分析与论述的那样。而当代心理学所需要的，也正是一种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物理学的世界观，它们已经在勒温的心理场论中有所体现。

勒温虽然以“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之区分来提出问题，但它属于一种象征性的比喻。实际上，在他的论文中凡是提到“伽利略式思维方式”时，也往往用“当代物理学”或“后伽利略”等术语来加以注解。在勒温的用法中，伽利略与后伽利略似乎代表着同一种意义，亦即新物理学的意义。对此，我们可参见勒温自己所区分的

“亚里斯多德”与“伽利略”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如表 5-1:

表 5-1 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与伽利略思维方式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式	伽利略式
在物理学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拟人化</li> <li>2. 抽象分类</li> <li>3. 重视平均</li> <li>4. 静态研究为主</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精确化</li> <li>2. 条件发生法</li> <li>3. 重视个案</li> <li>4. 动态研究为主</li> </ol>
在心理学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历史地域性概念</li> <li>2. 心理法则的局限性</li> <li>3. 重视平均和统计</li> <li>4. 表型性研究</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系统性概念</li> <li>2. 心理法则的普遍有效性</li> <li>3. 重视纯例和具体情景</li> <li>4. 基型性研究</li> </ol>

(可参见勒温《当代心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和伽利略思维方式的冲突》,《人格动力论》,1935 年英文版)

勒温的这篇论文写成于 1929 年,他主要是针对他那一时代心理学的现状提出问题的。这种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不同思维方式的区分,更多的是依据于心理学的发展,而不是物理学的发展;是一种逻辑与方法论的分析,而不是一种历史与具体分析。勒温所憧憬的是从表型研究到基型研究的转变,从静态思维方式到动态思维方式的转变。动力论或动力在心理学中的意义,是他分析“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不同思维方式”时所关注的中心。勒温的这种分析,有许多切中“时弊”之处。如指出当时心理学中片面强调统计与平均的意义而忽视个案的价值;偏重收集事实而忽视理论建构;偏重对表型的描述而忽视对基型的研究等等。不难看出勒温所使用的“伽利略式”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正是新物理学的特点。实际上,新物理学的特点和意义,在勒温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建构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整体动力观,强调关系与功能的意义,以及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所体现的都是新物理学的世

界观。

从新物理学的观点出发，我们在考察自然时，就必须同时考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讲的自然，是我们与其发生作用，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然。这种观点也就是勒温心理动力场和生活空间的蕴含，亦即勒温一再强调的：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把人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此外，勒温把自己的拓扑心理学体系，看作是趋向“伽利略时代”的转变，而拓扑学的应用，也反映着他所受新物理学的影响。勒温说：“从爱因斯坦以来，人们知道了欧氏几何（原来在物理学中应用的唯一几何学）并非最适于表现经验的物理空间，对心理学来说，被称之为‘拓扑学’的一种新近产生的非量性几何，可以充分用来处理心理场中的结构与位置的问题。”（Lewin, 1951, p. 150）。事实上，勒温的心理场论本身，便是新物理学在心理学中表现的最好的例证。勒温在对心理场作表述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定义，场概念以及场论，都属于新物理学的新概念，也都体现着新物理学的新观念。

应该指出，勒温本人在撰写《当代心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与伽利略思维方式的冲突》一文的时候，并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理论中的新物理学的特点，他的理论是逐渐成熟与完善的，并逐渐地在接近于他所称之为的“伽利略式”的思维模式，接近于新物理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认识到勒温的心理学与新物理学的关系，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理解勒温心理场论方法论的蕴含，进一步发现勒温心理场论中的潜在意义。新物理学或爱因斯坦在心理学中的意义，至今仍然属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奥尔雷德（G. Allred）指出，新物理学蕴含着对行为科学家的无限启迪，如果他们想与新物理学所展示的世界保持和谐，那么就要对自己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做出相应的改变。勒温的心理场论属于呼吁这一改变或转变的先声，而真正的改变或转变至今尚未最后完成，尚有待于当代心理学家的努力。

## 3 心理场论

“心理场论”是勒温心理方法论的最突出的体现。由于勒温所用的“场论”不易与物理学的场论相区别，我们用“心理场论”来突出勒温的心理学理论和思想，其全称应该为心理学的场理论。这是当代心理学中，自觉运用新物理学的思想，来进行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一种体系，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研究和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它为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积极的启发和参考。

### ① 心理场论的内涵

毫无疑问，勒温的场论与物理学的场论有着一定的联系。勒温在界定他的场概念时，就曾援引了爱因斯坦的定义：“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但是，勒温的场论主要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场，它不涉及重力或电力等物理现象。勒温所借用的是物理学场论的观念或思想，亦即他自己所说的，把场论作为一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勒温在这种观念和方法指导下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则是一种心理学的全新的创造。心理场论除了方法论的意义之外，也有具体的内容，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逐一加以分析和论述。在勒温的心理场论中，也包括了他的动力心理学、拓扑心理学和向量心理学、团体动力学和社会心理学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场论思想的主要特征便是“整体动力观”，这表现在勒温所发展的格式塔的意义和传统，以及他所发展的动力心理学的研究，对此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论述。以整体动力观为线索来理解心理场论，我们把动力性和整体性看作是心理场论的两个基点。从勒温的思想发展上来说，他自己曾

认为，用紧张系统这一概念来代表心理需求，已明确含有一种场论的意义。因为在概念水平上进行分析，紧张指一种系统的状态与其周围诸系统状态的关系，已经体现了场的动力特点。随后，当勒温的生活空间理论成熟的时候，他的心理学场论也就形成了。勒温说：“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以及这些相互依存的事实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这就是场论的基本主张。”(Lewin, 1948, p. 11)。勒温借助于物理学场论的观念和方法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心理学场理论。

紧张系统和生活空间都有一个特点，即突出主体认知的心理意义。虽然勒温曾借用了一些物理学和数学的词汇，如紧张、空间和向量，但是他把这些词汇看作是科学的通用语言，并在使用中赋予了它们纯粹的心理学的意义。勒温认为，阐述一种心理学的规律应主要研究心理过程，研究人对心理事件的感知而不是事件本身，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结果。达奥奇说，勒温对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心理学解释，假定所有的行为都具有方向性，不过分追究行为的生理机制或生理过程本身。这种心理学的取向是勒温场论的特点之一，也是勒温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种观点，他以此突破了以生理学来解释心理现象的传统。

除了动力观、整体观和心理取向之外，整合性也是心理场论所具有的一个主要特点，以场论来促使心理学的统一是勒温的本意。为了发挥心理场论的这种整合性作用，勒温提出了一种具体的理论建构法，主张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研究事物的本质，以建构元素或基块 *constructs* 如紧张、力等基本概念来对事物进行概念化的分析和理论性的概括，从而实现一种整合性的理论建构。这种建构法与卡西尔的哲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勒温认为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也应该从实体概念转向功能概念，突出了诸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如果要整合心理学的研究，促成心理学各学派的统一，那么所建构的理论就应该能够超越学派，为广大心理学家所普遍

接受。这促使勒温坚持用一种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他所建构的理论。他认为数学不但可以表示量的关系，而且也可以表示质的关系。勒温选择了拓扑学，用它来描述与解释心理场，因而数学化也成了其场论的一种观点。

## ② 心理场论的意义

自从勒温为心理场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心理场论便在心理学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深入而持久的发展。它本身具有一种方法论的内涵，对整个心理学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而富有启发意义的作用；它本身是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之下，集结了一大批杰出的心理学家，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心理学家的成长和发展。

“好的理论最实际”是勒温的一句名言。阿尔夫雷德·马洛在为勒温撰写传记的时候，将这句话放在该书的扉页上，并将此书题名为《实际的理论家 库尔特·勒温的生活和工作》。我十分欣赏勒温的这句话，心理场论的意义，也可以从这句名言中体现出来。

在我的理解中，心理学学科的特殊性，也表现在其理论的特殊意义上。这也涉及到对心理学之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理解。就目前而言，人们普遍追求“应用”的价值，认为技术性的东西才是最实用和最有价值的；而普遍忽视理论的价值，认为理论主要是书本上的东西，是不能够应用的。从大学里的学生，到教学与做研究的教师，都有类似的倾向。然而，不管是学生的学习，还是教师的研究或教学，都必然涉及到其目的和意义的问题。心理学的价值，其本质属性之一，应该首先是对学习者的直接帮助。通过心理学的学习，从而达到一种自我的充实和自身的完善，这便是心理学之理论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尤其是对于心理学科而言，好的理论本身，是最为实际的，其本身就是直接的应用。

就心理场论而言，勒温以及他的学生，心理场论的学者和团体，都在心理场论的理论氛围中，达到了自身的完善。因为当时的场论学者，几乎都已经成为当代最出色的心理学家。这实际上也是斯宾诺莎的特点，对于自己的理论身体力行，他的理论不仅仅是他的著作，而且是他的人格，是他的信念，同时也是他的行动。许多当代的勒温的学生或心理场论学者，几乎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回忆当年勒温和心理场论对他们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心理学，好的理论本身，即是应用的体现，可体现应用的价值。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好的心理学理论，也就是揭示了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理论，其本身已经是增加了人对自身的理解，体现了心理学的应用，体现了心理学的根本目的。其二，好的心理学理论，由于揭示了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就可以直接应用到所有与人有关的学科研究，以及人们的具体生活之中。对此，心理场论已经是最好的说明。心理紧张系统理论，以及由心理紧张系统衍生的欲求水准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等，其本身都属于应用性的理论。其三，好的理论，可以激发和启迪广泛的研究，也包括广泛的应用。在勒温经典心理场论的启发下，海德的归因理论和研究，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和研究，达奥奇的合作与竞争理论和研究，以及达利的旁观者效应理论和有关研究等，也都是最好的说明。

好的理论最实际，因为唯有在好的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有好的研究成果。

理论指导下的研究，通过研究来丰富理论，是勒温心理学思想的特点，也是心理场论的传统之一。费斯汀格、达奥奇、阿隆森等许多著名心理学家，都认为心理场论的这一传统，使他们终身受益无穷。

### ③ 心理场论的影响

1990年，国际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由维兰等主编的《场论新进展》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对勒温和心理场论有这样的评价：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勒温和心理场论的兴趣开始复兴。同时，根据最近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就对当代和我们今天心理学家思想的普遍影响而言，勒温仅次于弗洛伊德而居第二位。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把勒温对于心理科学比作爱因斯坦对于物理科学，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比喻，但是至少已经表明了勒温和其心理场论的影响和意义。

墨菲曾将心理场论的影响称之为一种“时代精神”。他这样来评价格式塔和心理场论的影响：“心理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受到构造，或体系，或相互依存等概念的侵袭；今天每一个理论体系或者拒绝原子论，或者承认它的不完善，或者至少也要为它辩解。如此巨大的浪潮，是不能以任何一种反向运动所阻挡的；它必将产生它的影响。因为一般说来，这个趋向很明显是同物理学中场和整体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并同生物学中包括各器官间、各整个个体间和物种间相互依存的进化型式现实化发展的总趋向吻合的，心理学中的这一运动充满时代精神。”（墨菲著 林方等译，1982年第368页）。

就心理场论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而言，波林也曾有类似的评价。在我们心理学的发展史上，通过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的研究，“潜意识”曾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通过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努力，“条件反射”也是如此。而格式塔心理学的“格式塔”、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以及当代认知心理学的“认知研究”等等都具有这种“时代精神”的意义。以表示其影响的广泛，以表示其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论或范式的意义。

就这种“时代精神”的内涵而言，心理场论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最早评述心理场论影响的论文之一，是达奥奇在 1954 年撰写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场论》刊登在社会心理学的权威著作林兹和阿隆森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上；同时有埃斯卡鲁娜 1954 年的《拓扑和向量心理学对目前儿童发展研究的影响》，刊登在儿童心理学权威著作卡梅采尔主编的《儿童心理学手册》中。以后有卡特莱特 (1959) 撰写的《勒温的场论作为一种当代的体系结构》，刊登在权威的理论心理学著作，西格蒙·考赫主编的《心理学：一种科学的探索》中。这三种经典的评述以及利珀 1943 年出版的专著《勒温的拓扑和向量心理学》，以及高觉敷先生 1937 年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写的“拓扑心理学”、“向量心理学”的评介文章和他 1944 年翻译出版的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均可表明勒温和心理场论的影响，波及到了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广泛的心理学领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

1936 年勒温和格尔登·阿尔波特等社会心理学家，曾促成了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的建立。该学会设有每年一度的“勒温奖”。按照规定，每位获奖者都会在获奖时作专门的获奖演说，以表明自己的研究与勒温和心理场论的关系，或是所受勒温和心理场论的影响。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奠基者托尔曼；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和心理学理论家格尔登·阿尔波特；著名心理学史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加德纳·墨菲；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弗利茨·海德、纽科姆、谢利夫、费斯汀格、阿隆森和达奥奇等，都曾先后获得了该项奖励。一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勒温奖”从未间断并且属于社会心理学中的最高奖项。由此也可见勒温和心理场论的广泛影响。

## 4

# 心理场论的发展

我们将勒温的心理场论，主要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或者说从一种更为广泛的角度，来分析心理场论之方法论的意义和内涵。对此，我们将通过以下“心理场论与系统论”、“心理场论与生态论”以及“心理场论与行动研究”，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 ① 心理场论与系统论

一般系统论的意义和价值，目前在整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尤其是它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结合，已形成了当代一种新的世界观，至今仍然显示着深远的影响力。许多心理学家，都想把这种新的世界观，运用于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中，并且有着一一种共同的信念，深信这种运用必将能够促进心理学的研究和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在我们看来，勒温的场论早已具有了系统论的最一般的特征。我们既可以通过场论来理解系统论在心理学中的意义，也可以通过系统论来进一步理解勒温的场论或勒温的方法论。

贝塔朗菲曾把系统定义为，“处于自身相互关系中以及与环境中的相互关系中的要素集合。”（贝塔朗菲著，林康义等译，1987，第240页）。他明确指出，要理解一个事物，不仅要知道它的要素，而且还要知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断言：“一般系统论就是对‘整合’和‘整体性’的科学探索。”（拉兹洛著，闵家胤译，1985，第3页）。他为一般系统论规定了三个基本原则：整体性、动力性和结构性。

不难看出，一般系统论与勒温的心理场论有许多共同之处，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主张，也就是勒温心理场论的基本特征。格雷戈里 W. Gregory 在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介绍系统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时，便用勒温的心理场论作为一个例子。他尤其提到在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中，把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意义，并认为在系统论中人的这一种开放性已成了一个经典模式。对此，我们可以用勒温的行为公式  $B = f(LS)$  或  $B = f(PE)$  为例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当勒温侧重于在行为发生的动力场或生活空间的具体情景中，来考察人的行为和心理事件的时候，他也就把这种心理场，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了系统论的处理。生活空间中的紧张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系统模式，它不但具有整体性和动力性，而且还具有组织性和结构性、空间性和时间性，表现为一个开放系统。任何行为和心理活动，都属于发生在这种生活空间中的有结构的事件，都可用拓扑学和向量学来进行分析和描述。这正如拉兹洛 (E. Laszlo) 对系统论的解释：注意事件的集合体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在同环境的关系中它们怎样活动，亦即所注意的是处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结构的事件。拉兹洛还说，“同原子论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观点相反，系统论关于人的观点，又把人同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来看了，因为系统论把人看成是从那个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反映出那个世界的一般特点。”（拉兹洛著 闵家胤译，1985 第 71 页）。由此可见，勒温的心理场论与一般系统论，在其思想和传统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事实上，勒温的心理场论本身，已经构成了当代系统论思潮的一部分。贝塔朗菲本人曾多次提到，他接受了格式塔心理学整体论和动力论的影响，而当代系统科学的发言人之一拉兹洛，则已经明确把勒温本人，以及勒温的主要著作如《社会科学中的场论》等列为“当代系统观点跨学科的基础”之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勒温的场论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曾吸收了许多共同的东西，其中主要的就是格式塔心理学

的整体论和生物科学中的稳态动力论。动力与整体既组成了勒温心理场论的基础，也奠定了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基本原则。

认识到勒温心理场论与系统论的一致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勒温心理学所具有的潜力，有助于增加勒温心理场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接下来讨论勒温心理学方法论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② 心理场论与生态论

可以看出，心理生态学不但是一种基本的动力性研究（团体决策理论便由此产生），而且是一种广泛的整合性研究。因为理解社会空间或生活空间的“外壳”需要广泛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团体的本质或社会的变化，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生态。这体现了场论和系统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际意义，体现了动力与整合的主题。勒温的心理生态学思想，在其学生巴克（R. Barker）的《生态心理学》（1968）中得到了发扬。巴克是勒温在衣阿华的学生，他与怀特（H.F. Wright）等人一起把生态心理学发展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是勒温心理生态学思想的最终表现形式。

巴克曾经指出，生态心理学既考虑小件行为也考虑大件行为，既注重心理环境（亦即勒温的生活空间，个体所感知的并受其影响的世界），也注重生态环境（行为的客观环境或人们的真正生活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一下勒温的心理生态学思想。把生活空间的外壳视为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或像巴克所说的那样，把心理环境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这样就修正与发展了勒温早期的生活空间或心理环境概念。“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外壳”而扩展为社会空间之后，就把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为现实、更真实的生活背景中，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丰富的研

研究成果，都可表明勒温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

此外，心理生态学研究，为勒温的心理场论引进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实验室和实验条件之外的人的现实行为。勒温对“食物习惯”的研究，便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心理学真正从实验走进了生活，理论、研究和实践被融为一体，这也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勒温的“行动研究”。

### ③ 心理场论与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目前心理学和教育学 以及其它一些社会领域的研究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研究方法或从事研究的方法论。它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和技术，起源于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勒温自己曾这样说过，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是应两种需要产生的，一是科学研究，一是具体实践。团体动力学集二者于一身，这种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也就是影响广泛的行动研究法的本质内涵。

行动研究体现了统贯勒温整个学术生涯的一种指导思想：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行动相统一。勒温认为，心理学不能单单只求对行为的解释，而且还要去发现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如何使人们生活的更好。在这种意义上，勒温与利皮特和怀特关于领导方式的实验研究 便属于“行动研究”，因为他们研究的目的，是要用实验的社会心理学来促进现实的民主过程。勒温与玛格丽特·米德的“食物习惯研究”，也是一种“行动研究”，它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了起来，解决了现实的社会需要。勒温说：“社会实践所需要的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一种关于社会行动（各项形式）的条件和效果的比较研究，一种可以导致社会行动的研究。”（Lewin, 1948, pp. 202 - 203）。也就是说，行动研究是以真正的现实

生活为背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方向的心理学研究。勒温对此有一句名言：“没有离开研究的行动，也没有离开行动的研究”。

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也就成了勒温心理场论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然而除此之外，在具体的应用和实践中，行动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技术。正如利皮特所指出的，就对行动研究的理解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手段”其具体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程序：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参与者中获取信息，经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后，再将结果反馈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对实践过程的影响。在这一程序中，反馈是一个关键环节，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与行动的中介，它保证了发现事实和利用事实之间的有效联系。勒温的学生库克（S. Cook）和塞尔梯兹（C. Selltiz）等人所做的关于如何改变公众态度的著名研究，就非常典型地运用了这种行动研究技术。他们把研究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试，并与他们讨论这些结果的意义和改进行为的方法，以信息反馈来影响被试的态度改变。

行动研究除了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一种研究技术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勒温所说的一种社会工程。它导致了 T-group（Basic Skill Training Group）或称之为“敏感性训练”的产生，以训练人们的社会敏感性，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以及适应团体生活的基本能力。勒温把这种敏感性训练，看作是改进人们社会行为和促进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并且把有关的研究、训练和行动，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样，行动研究就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影响。阿隆森认为，如果应用得当，敏感性训练作为一种增加自我认识、改善人类关系的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用的。卡尔·罗杰斯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敏感性训练或许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社会发明。人们对它的需要越来越广，它是在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已经渗透进工业、教育、家庭和职业训练等许多领域。”（Marrow, 1984, pp. 213 - 214）。我国心理学家

陈立先生指出，应该把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群众性活动来看待”。在这种意义上，行动研究不但可以给广大心理学工作者以理论上的借鉴和启发，而且可以在组织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陈立先生就曾结合组织改革和我国现实，探讨了行动研究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他强调了开放系统的正反馈作用在行动研究中的意义，指出“目标管理和民主参与的结合，应该是行动研究的理想”。这样，即使在今天，行动研究（尽管它本身已有了补充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行动研究不管是作为一种观点，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技术和一项社会工程，都在心理学的发展中，尤其是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行动研究出现之前，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只是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某一方面观察和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以及他们的见解或建议写成文章，研究到此为止，研究者们并没有特别注意研究结果的作用和反馈的意义，没有把这种反馈作为一种影响社会和团体过程的手段。而行动研究则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治学方式的弊端，它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把科学家与实干家结合了起来；它既注重科学研究，又注重具体行动。这样，就能使心理学起到促进社会变革和改进人们生活的积极作用。



## 历久弥新:勒温在当代

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可以永恒，或许其中正包含着千古的奥秘，如何长生不老？或者如何才能够超越死亡？我一直在讲授心理学史的课程，每次讲过勒温的心理学之后，都会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说勒温这个人已经是死了还是仍然活着？许多学生并不知道勒温到底是死了还是仍然活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勒温的现实影响。不是吗？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老子，或者说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不都是仍然活在一种特殊的生活空间吗？正所谓历久而弥新，勒温的影响在其身后仍然存在，仍然在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中，发挥其固有的影响力和潜在的作用。



## 整合与发展

在整个心理学的历史与发展的背景中，来进行对勒温和勒温心理学的研究，是我们的一种基本设想和思路。正如勒温的整体

动力观所寓意的，勒温和勒温心理学的意义与价值，也存在于它与其它各种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个心理学的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之中。事实上，任何一种心理学的理论都莫不如此。我们把这种观点，作为对西方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因此，我们从勒温与传统心理学的关系中，引述出勒温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探讨了勒温心理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并且把勒温的心理学理论，与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作了比较研究。现在，我们将再从勒温与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关系之中，来进一步理解其心理学思想的意义。这对于勒温心理学和其心理场论的研究，以及对于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 ① 勒温的整合思想

勒温在从事心理学的研究，以及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整合心理学的思想；而当他确立了这种整合目标的时候，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渐已成熟。那是一个需要整合的时代，持续了 30 年左右的心理学学派之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可供整合的机会，就等着有人来做这一历史性的工作。勒温看到了这种机会，也感到了这种整合的责任。他在其《人格动力论》(1935)的前言中说：“我深信 今日的心理学 正面临着对学派的超越 而促进心理学的这种发展，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勒温的整合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其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是相应的。最初，他想为心理学的众多分支，提供一种综合性的基础——统一的或标准化的语言，并将此寄希望于拓扑心理学。然后，他开始设想，以心理场论为基础，来促进心理学各个学派的整合与统一。最后，当他转向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时候，便想以团体动力学为基础，来实现整个社会科学的整合。从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或层次，我们可以系统地分析勒温心理学整合思

想的发展，以及这种整合思想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我们使用了“综合”、“整合”和“统一。”这样三个术语来表示勒温心理学的整合思想，虽然它们字面上略有差异，但在我们的使用中，其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勒温自己所用的是术语“unification”和“integration”，这两个词均包含着综合、整合和统一的意思。我们在讨论勒温关于心理学各分支的整合观点时，多用综合；讨论学派时多用整合；讨论勒温心理学对社会科学的整合研究时，多用统一。它们只是表示为一种层次上的差异，其所反映的勒温的整合思想，在本质是一致的）

### (1)心理学各分支的整合。

勒温在他的《拓扑心理学原理》的绪论中首先讨论了“心理学的现状”(1936)。他在分析了当时的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后指出，“心理学的各分支，已经达到了一个需要综合的时期。”(Lewin, 1936a, p.2)。而这种综合，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勒温说，“心理学所需要的概念，务必不仅适用于分野，如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或心理病理学，尤须同等适用于全野。我们须用相同的概念处理情绪生活和行为的问题，婴儿、青年和老年人的问题，健康人和病者的问题，动物和人类的问题，人格和环境的问题。”(勒温著 高觉敷译, 1944 第3页)这也就是他的“拓扑心理学”所欲完成的任务，为心理学的所有分支，提供一种标准语言或综合性的概念体系。

勒温是针对当时心理学发展的现实，提出这种整合性问题的。就当时心理学的现状和发展而言，抽象的分类和盲目地搜集事实，使得心理学“割裂而成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分野”。以致于儿童心理学家有可能完全理解不了动物心理学，而动物心理学家又完全理解不了心理病理学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勒温提出了心理学各分支的整合，应该说是适时而有益的。就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来说，勒

温的这一整合似乎是失败了，因为他的拓扑心理学体系并未能真正促进心理学各分支的综合。但是勒温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就目前来说，心理学的分支更趋于庞杂，建构一种基本的“心理学的”而不是管理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体育心理学等概念体系，仍然是一个十分艰巨，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勒温的这一整合思想，它不仅是只涉及心理学的各分支，而且对勒温的心理学本身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为了建立这种综合性的概念体系，勒温采用了建构法。他说，要满足综合的要求，便须放弃现在流行的抽象分类的方法，而创造建构的概念。以此为基础，他完成了自己的拓扑心理学体系，虽然这一体系未能实现他的整合目的，但对他自己的整个心理学建设，对其心理场论以及其具体的心理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实质，乃是一种关于意志、需求和人格的动力心理学，这种动力研究是他建立综合性概念体系的前提。勒温曾经说过，关于意志、需求和人格如果没有一种健全的心理学，心理学的各分野便没有综合的希望。而他认为自己的动力心理学研究已经改观了意志、需求和人格等领域，因而也就为这种心理学各分支的综合带来了希望。勒温的这一整合思想，在他的后继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卡特莱特指出：“场论学者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可同时适用于知觉、学习、动机、人格、发展、社会、常态以及变态心理学的概念体系。”(Koch, 1959, Vol. 2, p. 81)。从某种程度上说，勒温及其学生的努力也有一定的成效，诸如生活空间、欲求水准和紧张系统等概念，确实已被心理学的各分支普遍接受，汇入了当代心理学的“共同语言”。此外，勒温为综合心理学各分支所创建的概念体系，还为他致力于下一个层次的整合，亦即学派的整合打下了基础。

## (2) 心理学学派的整合。

关于心理学学派的整合，是勒温整合思想的核心。他洞察到他那一时代的心理学，在诸多学派的纷争之下，已潜伏着一种共同的发展倾向。而这种共同的倾向，又必将为整个心理学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于是他就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的工作。勒温说：“学派相争是所有科学早期发展阶段的共同特征……我认为，很明显，即使是当代心理学中的各学派，也正转向一种具有共同性的概念领域。”(Lewin, 1935, p. 42)。在勒温看来，为心理学各分支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体系，也就为各学派提供了一种整合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建构的概念体系应“可为各学派所了解，而不因各学派而不同”，并且他要“尽力毁灭格式塔学者不自相攻击的神话”(勒温著，高觉敷译 1944 第 3 页)，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身分而不是以一个“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身份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以期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与统一。

在这种整合思想的支配下，勒温的概念体系或理论体系本身，便具有了整合的特征。他带着格式塔心理学的传统，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吸取了托尔曼行为主义的合理因素（如中介变量说）。我们可以把勒温的心理学概括为“以整体和动力来研究人的行为的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对格式塔、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三大经典学派，作了创造性的综合，并且其本身，也基本上可为这三大学派所共同接受。1933 年，勒温到了美国以后，组织了“拓扑心理学会”，而属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托尔曼、克雷奇；属于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埃里克森、默里；属于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考夫卡和苛勒；以及 M. 米德、弗里奇·海德和斯特恩等，都是该学会的“会员”。对此马洛曾评论到：“当米德、托尔曼、考夫卡和埃里克森等，带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加入该学会的讨论以后，任何形式的提问和回答，都可能激发出新的思想。那里没有任何攻击和抵触的气氛，也没有因理论见解的不同而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冲突。”(Marrow, 1984, p. 113)。勒温所创造的这种“整合”的气氛，

不但影响了与会讨论者，而且影响了当时美国的整个心理学界。威廉·沃尔夫 (W. B. Wolf) 曾这样指出 格尔登·奥尔波特、罗杰斯、墨菲、麦金农 (D. Mackinnon) 和麦格雷戈 (D. McGregor) 等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曾公开承认他们所受勒温的影响，而这几位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又都持有不同程度的整合论倾向。勒温心理场论的追随者之一布朗 (J. F. Brown)，曾阐述了一种“行为的心理动力论”把精神分析与格式塔心理学作了综合 他还进一步提出 要以勒温的心理场论来解决心理学中更广泛的整合。布朗菲布里纳 (U. Bronfenbrenner) 也曾明确指出 勒温与弗洛伊德的结合 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勒温只是在接近于真正的心理学的整合，他提出了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理论与思想也确实基本上可以为各学派所接受，但是却仍然未能最后解决问题，未能最终完成心理学的统一。在当今的心理学史上，勒温的理论体系反而又被戏剧性地归结为一种学派，而他的心理学整合思想，也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心理学史家瓦森 (R. I. Watson, 1937) 曾经指出：“心理学中最高水平的整合，仍然是学派的整合。”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学派早已成为历史并在表面上已趋消失，但是真正的学派的整合，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心理学史家和理论心理学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应该指出 我们所说的整合 决非是单纯的“折衷”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 也非简单地走走“中间道路”而是开辟心理学发展的新的途径。勒温的整合思想是以斯宾诺莎的哲学、卡西尔的科学认识论和格式塔的整体原则为基础的，由于深信同一的心理规律可适用于心理学的全领域，那么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就有了统一或整合的可能。由于把事物对立的双方看作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采用关系概念来取代实体概念和机械分类，这就为解决心理学史上许多引起学派对立的争端提供了前提。勒温在此所做的工作

是应该肯定的，他的整合思想对其自身的理论建设和整个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 (3) 社会科学的整合。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代表了他的整合思想的新的发展。他不是一般地借助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而是要以团体动力学来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整合起来，建构一种统一的或整合性的社会科学。利皮特在撰文纪念勒温逝世时曾写道：“在勒温生命的最后两年 他更加确信 在社会科学中进行一种理论的整合是可能的，他尤其是对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整合，抱有极大的热情。”(P. Lippit, 1947, p. 91)。勒温说：“社会科学需要以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整合来研究团体生活，而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就是应此需要而产生的。”(Lewin, 1946, p. 126)。这种更高层次的整合，为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与前两种层次的整合不同，勒温对社会科学的整合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的团体动力学便是最好的说明，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专门的讨论。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团体动力学的成就，正是在勒温的整合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这种整合思想表现为一种研究的开放性，一种宽容的态度和一种求实的精神。勒温曾明确表示，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准备运用研究课题所需要的任何研究方法 不管是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还是人类学的 不管是量的还是质的。作为勒温以后的团体动力学家，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以心理场论或勒温的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但是，他们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交互作用论、精神分析理论和当代认知理论等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正如卡特莱特和赞德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团体动力学家在其研究中，甚至是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就可能受到了几种不同理论观点的影响。而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团体动力学中作为“整体”出现的时候，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共同形成了

团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使得团体动力学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心理学。

虽然我们把勒温的整合思想作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学派的整合上，但是事实上，勒温整合思想的这三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同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他对心理学各个分支的综合为学派的整合打下了基础，而对心理学学派的整合又成为社会科学整合的必要前提。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团体动力学在 80 年代已经呈现出一种复兴的趋势，下面还要提出心理学的发展与统一的问题，这表明，勒温的整合思想将会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表明了整合性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心理学的发展需要整合，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整合。这种整合不但是一个历史的课题，不但是关于对勒温的研究，而且是摆在当代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对当代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一种挑战。

## ② 心理学的发展与统一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我们只是想借此来继续探讨勒温心理学的潜在意义和价值，来进一步加深对心理场论的理解，而并非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本身。或者是说，我们愿意在此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质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完全解决它们。心理学的发展与统一，是中外心理学史家研究的共同主题，也是困惑心理学史家近百年的一个最严峻的课题。虽然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真正的解决，但是任何一种心理学史的研究，又都必须以它来作为背景，尤其是对心理学学派的研究，或对各种不同的理论或理论倾向的研究。离开了这一背景，就很难对各学派或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做出全面的理解。尽管心理学有其独特的各自独立的学派，但是这些学派毕竟属于一个统一的历史，属于一个统一的心理

学。

### (1)发展的主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冯特的贡献既在于创立了心理学，也在于发展了心理学 因为心理学还有一“漫长的过去”还有属于那一漫长过去的发展过程。我们心理学的历史，像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一样，也表现为一种发展史。虽然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一度充满了学派的争战 理论的分歧 但是我们认为“统一”是它的主题。这一主题潜伏在学派的争端和理论的分歧之下，并始终作为一种目标，闪烁在心理学发展的前方，闪烁在所有心理学家的面前。

在我们看来，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是由统一发展起来的，亦即冯特的统一。冯特把心理学从哲学、伦理学、生理学的零散研究中统一了起来，使它得以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对此墨菲有一段评论：“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和他研究的范围广阔，冯特给心理学领域带来了他同时代任何人所不敢想象的统一。”（墨菲著 林方等译 1982 第 230 页）。冯特以惊人的创造力进行实验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尽力要把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以及民族心理学等聚拢起来。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学派，而是为了促进心理学作为整体的发展。统一为分裂提供了条件，而分裂中也必将包含着统一，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冯特的统一有着很大的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心理学的这一统一的开端，同时也就成了分裂的出发点。几乎每一个早期的“学派”，都是针对冯特心理学的某一种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心理学早期的每一个学派，都认为冯特的体系尚不能代表心理学的全部，从而促使这些心理学家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然而，每一学派又都有着一种潜在的思想，即认为只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才能真正的代表心理学。心理学统一的主题，便潜伏在这种学派的纷争之下。

我们可以从最经典的三大学派，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出发，来探究这一问题。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反对冯特的意识与内省为理由，而突出了对可观察行为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反对冯特的原子分析，而主张整体论和整体研究；精神分析则以其动力论与深层研究，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表型与静态研究。勒温曾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学派现象”。他把冯特称为心理学这块“新大陆”的发现者，他为它命名，说“这就是心理学”。而华生、惠特海默和弗洛伊德等三大学派的代表，则从各自不同的“地点”登上了心理学这个新大陆。因而各自又都根据自己脚下的那块土地的特征，来与冯特相争辩，说“这才是心理学”。这非常类似于佛教故事中的“盲人摸象”，每人各执其说，并且都试图以自己的一管之见来代替全部。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在这种各自与相互的争端之下，隐含着一种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大家都是在讲心理学。不论是强调意识，还是强调潜意识；不论是强调因素，还是强调整体；不论是强调心理，还是强调行为，总之都离不开人本身。而人本身，便蕴含着一种统一性的基础，这就是墨菲所说的“在心理学的背后，进一步说，在生命自身背后，隐藏着统一的方法和统一的见解。”（墨菲著 林方等译，1982 第 15 页）。而这种统一的见解，就是心理学统一的潜在的基础与条件。而这种统一，也就是我们所称之的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虽然有时不那么明确，因为它常常是潜在的或潜伏的，但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 30 年代，波林和吴伟士都呼吁过心理学的统一，勒温、托尔曼以及格尔登·奥尔波特等，也都为此做过具体的促进统一的工作。在 60 年代，查普林、克拉威克等又以新的激情，来召唤心理学中的爱因斯坦。而马斯洛和墨菲等心理学家，也都为这种整合做出了新的贡献。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在心理学的第一个世纪结束，又一个新世纪开始之际，心理学的统一与整合这一主题，又将现出新的强音。我们是以发展来提出统一的，所以它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整合。它不会是

重归于冯特或某一学派，而是心理学新的发展中的一次重新创造。对此，我们可以再来分析一下勒温所做的工作。

## (2) 勒温整合的意义。

我们把勒温的心理场论，看作是心理学整合过程中的一次颇有成效的尝试。他的理论是对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以及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综合，并促进了心理学趋向统一的发展。此外，勒温在他的整合过程中所提出与处理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和影响力。

埃·斯诺曾提出过著名的“两种文化”论，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而这“两种文化”在心理学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映。不少心理学史家，都曾据此而把当代的心理学划分为两大阵营：主观主义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心理学（如行为主义）。高觉敷先生认为，西方心理学的这种分化有其思想渊源，那就是现象学和实证论的影响。现象学为心理学定下的规范是：理性的、解释的、整体的、主观的，而实证主义的科学规则是经验的、描述的、元素分析的、客观的。这两种哲学主流的影响，导致了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现象：受现象学影响者，多倾向于纯心理的研究，他们虽不排斥实验，但反对把心理现象物理化，强调实验中的主观意义，强调人性、人的价值等问题；受实证主义影响者，则多提倡客观的实验研究，贬低研究对象的主观意义，试图以纯科学的方法，达到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两种文化或两种哲学的影响，即是心理学史上学派纷争的一种思想根源，也是心理学统一的一种屏障。但是，勒温却始终介于这两种文化或两大阵营之间，并对由此而引起的一些争论做出了一定的解决，或者说，他创造性地综合了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此，笔者曾与美国认知心理学史专家加德纳（H. Gardner）博士做过讨论，在加德纳博士看来，勒温使这两种哲学思想在心理学中引起的对立，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拉尔夫·怀特也曾指出，勒温成功地综合了心理学中的现象学

和实证论的两大传统 (White, 1978, p. 243)。

勒温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但同时也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这表现为他的“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或“实验的现象学”中。卡特莱特指出以观察、定量、测量和实验为基础来研究团体正是团体动力学的特征，但是团体动力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中极端的经验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实践中把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完整地结合了起来。以此为前提，勒温既强调主观的意义，又重视客观的研究；既强调内在的动力，又重视环境的影响。他采取整体观时，并未排斥分析的重要性；主张有机论时，也并未否定物理学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的态度和整合的精神，勒温正是以这种态度和精神来对心理学进行整合的。40年代以后，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吸引与溶合更趋明显，心理学度过了它的学派割据时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这里面就有着勒温和其心理场论的贡献。目前西方心理学中仍然对立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都把勒温看作是自己阵营中的一员。在前面我们提到，海德认为在勒温的理论中蕴含着所有认知心理学的特点；而马斯洛在介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时，则明确地把勒温也包括在内。因而，借助于勒温的心理场论，以及对勒温的研究，可为解决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对立，或综合心理学中的主客观两大阵营，或统一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提供某种途径或启发。

虽然我们在这里突出了勒温心理场论的整合作用，但并不是说，心理学的统一或整合就是勒温的心理场论。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统一，是发展中的统一，整合也是一种动力的整合。今天的心理学家仍然面临着这一主题的挑战，我们必须为此做出自己的工作与贡献。

### (3)历史的统一。

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需要做许多具体的工作，需要许多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历史的统一就属于这种

共同努力之一，它是直接摆在当代心理学史和理论心理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课题。心理学的学派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至今尚未有历史的整合；心理学的发展主题是统一，然而统一也始终未能主导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心理学史的著作，都是以学派为立论基础的，都未能体现出历史本身所固有的统一性。这种传统的心理学史观，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心理学发展的要求。心理学的统一要求着一种历史的统一，心理学的发展也在要求着这种历史的统一。

高觉敷先生指出，虽然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心理学，但是心理学的发展已表现出了共同的倾向如机能论、动力观、应用性、整体性等。这些共同倾向，是高觉敷先生从心理学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它使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历史毕竟有它的统一性。虽然这种观点是高觉敷先生在一篇后记中简述的，但是它却为心理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近代心理学的历史研究，产生于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 其中代表作有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29)、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1929)、吴伟士的《现代心理学派别》(1931) 和海德布雷德的《七种心理学》(1933)。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 学派时期 ”的产物。虽然这四位心理学史大师，皆隐隐感到心理学将会有一种整合和统一，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是以学派的对立为立论基础的。他们似乎是想对“ 学派 ”作出总结，借此来指出心理学将有一种朝向统一的发展。然而，从此却衍生出了一种传统的误解，人们便普遍地以“ 心理学的流派 ”来代替“ 心理学的历史 ”。从而心理学的历史研究，也就“ 自然而然 ”地成了对学派的研究。这种以学派立论的心理学史观，长期以来不但支配着心理学史界的学术研究，而且统治着大学的心理学史课程。虽然心理学的历史在发展，但是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却依然故我，远远未能跟上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这种情况一直到了 80 年代才略有转变，金布尔 G. Kinble 的《心理学

历史论题》(1985)、布希顿 C. Buxton 的《当代心理学史中的观点》(1985)和科赫 S. Koch)《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世纪》(1985)可以作为这种转变的象征。他们的特点是不再以对学派的研究来代替整个心理学史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心理学的发展,着眼于心理学的共同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三版(1972)看作是这种转变的先声,在这一版中,墨菲与柯瓦奇一起加上了全新的第四编:“当代心理学的趋向与学科”。这些心理学史的学者们,似乎重新认识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使一门学科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墨菲著,林方译,1982,第10页),认识到了传统心理学史观的偏狭和谬误。无疑,这种转变象征着一种心理学历史研究的进步,它表明“历史的统一”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真正的“历史的统一”,或整合性的心理学史研究和整合性的心理学史,至今尚不多见。虽然金布尔、布希顿和科赫都避免了以学派立论的偏见,旨在对心理学的历史本身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原子分析法”,偏重于横向研究而忽视了纵向性发展。所以他们也就未能把握心理学历史的整体特性,尚未能表现出真正的历史的统一性。

我们所提倡的“历史的统一”要求有一种整合的历史观或称之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整体动力观。勒温心理场论这一基本思想的内涵,在心理学史的研究中依然有效。当把心理学史上的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各种观点和各种方法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整体特性是什么呢?这是偏重于分散的学派研究所解决不了的,也是用原子分析所不能回答的,虽然这两者也有其各自的作用。我们把学派看作是心理学历史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并认为对学派的研究也为整合的历史研究或历史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因为我们提倡“历史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否认学派研究的价值而只是指出以学派研究代替整个历史研究的偏颇。在我们看来,每一个学派或每一种成功的心理学理论,都提供了理解人性,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

的一个必要的方面，并且往往是其它学派或其它理论所忽视的方面。“潜意识”、“格式塔”和“条件反射”这三大学派的突出象征，也就是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也用拼图游戏来作比喻，那么这各个学派所提供的每块拼板，能否最终组成一个共同的图象呢？这个共同的图象将会呈现什么意义呢？我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并坚信它具有整体的特性，唯有整合的历史研究，才能揭示这种整体的特性，以及历史作为整体的内在结构，才能给人呈现出一种心理学的整体形象，才能体现出历史的统一性。另外，这种整合的历史研究本身，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整合作用，它能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整合的历史研究可体现历史的统一，而历史的统一则可促进心理学发展的统一。

诚然，就目前来说，心理学仍然表现着理论与研究上的分化和分歧，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内在的统一性，忽视它的历史统一的意义，忽视它的未来的发展和统一。1980年至1981年美国一些心理学史家进行了一项“著名心理学家论心理学”的调查研究。研究者给世界上196位著名心理学家寄去了调查表，征询他们对当代心理学及其未来发展的意见，共收回来自39个国家的186份调查表。对其中170份的分析结果显示，认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向统一的心理学家，比认为趋向分化的多出一倍。许多人都表示对心理学目前的分散状态不满，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新的整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我们把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看作是发展中的整合与统一，并认为它需要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历史的统一或历史的整合，则是直接摆在心理学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课题。墨菲有一段充满自信的话曾给我们很大启发：“在种种心理学学科中要找出统一性不论有多少困难，至少有一种统一是我们赖以确定方向和透视，进行鉴别和综合的，而这就是历史的稳定的统一。”（墨菲著 林方译，1982，第15页）。历史的统一尚有待于心理学家史们的努力和创造，这也

是我们提出问题的本意。我们的这一思想产生于对勒温和勒温心理学的研究，也可看作是对勒温整合思想的一种发展。

## 2 历史的地位

我们以“历久弥新”为标题来展开本章的介绍与论述，实际上也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勒温的影响不仅仅属于历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现代的影响，其具有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勒温和勒温的心理学，确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有关的分析和论述。

### ① 拓扑心理学会议

1933年的圣诞节，勒温组织了首次“拓扑心理学会议”，地点是考夫卡所在的史密斯学院。作为第一次的“拓扑心理学会议”，参加者不多，且都是熟悉勒温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工作的学者。其中包括考夫卡、海德、丹波、亚当斯、朱诺和麦金农等。实际上，这只是勒温所喜欢与倡导的“研讨沙龙”的一种形式，当时也并未设想能够持续这种“拓扑心理学会议”。

一年以后，在亚当斯和朱诺所在的杜克大学，举行了第二次“拓扑心理学会议”参与人数已经有所增加。1935年第三次“拓扑心理学会议”举行，会议持续了三天，参加者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除了原来两次参加“拓扑心理学会议”的人员之外，许多当时具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如托尔曼、克雷奇、苛勒、海德夫妇、奥格登、埃里克森、马格丽特·米德、格登·墨菲、尼尔·密勒、卡特莱特、利皮特、阿尔弗雷德·马洛、威廉·斯顿(William Stern)和西格蒙德·考赫(Sigmund Koch)等。

在这次“拓扑心理学会议”上，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和心理学的发展，有着热烈的讨论。由于考夫卡和苛勒，托尔曼和克雷奇，埃里克森以及马格丽特·米德和勒温等人都是不同体系的主要代表，因而他们的交流和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 1935 年的会议之后，“拓扑心理学会议”走上正轨 每年一次，一直持续到 1965 年。1936 年的“拓扑心理学会议”是以哈佛大学的亨利·莫瑞 Henry A. Murray 所提交的论文开始的 其主题是关于人格因素分析。格尔登·奥尔波特也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论文 主题是“团体对于个体的影响”。

著名心理学史家格登·墨菲也是“拓扑心理学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这样来回忆和评价 1938 年的“拓扑心理学会议”：“托尔曼也照例出席了这次会议，使得讨论更为热烈。勒温像通常那样坐在桌子的一边，当参与会议的人们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讨论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和结果的时候，勒温显得十分投入，也经常表现出幽默的神情。显然，对于不同的意见勒温往往是十分欣赏的。”（Marrow, 1984, p. 113）。

凡是参加过 1940 年“拓扑心理学会议”的心理学家 都有着不能忘怀的经验。那也是一个圣诞夜，会议是以勒温自己的论文报告《生活空间的意义》开始的。由于时逢圣诞节，在学术讨论之余，马格丽特·米德积极地组织了“舞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学术研讨又正常开始。马格丽特·米德宣读了她自己的研究论文《超我与家庭结构》。

弗利兹·海德几乎每次都参加“拓扑心理学会议”。在 1945 年的会议上，海德第一次提出了他的认知平衡理论，并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也对这种认知平衡理论提出了各自的意见。随后在 1948 年的“拓扑心理学会议”上，海德又专门报告了他对于认知平衡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以及这种认知平衡理论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就这样从 1933 年开始“拓扑心理学会议”（每年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次例外），即使是在勒温去世之后，每年一次的会议也继续坚持，一直持续到 1965 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勒温心理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在 1964 年聚会时，通过集体表决，大家决定结束每年一次的“拓扑心理学会议”。于是，在 1965 年的 APA 美国心理学年会上，“拓扑心理学会议”借此机会，举行了一次最后的晚餐。正所谓“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拓扑心理学会议”因其成功而告终，在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页。

## ② 对勒温的纪念

1947 年，勒温去世。在当年举行的 APA 美国心理学年会上，有三位勒温的亲密朋友——杰出的心理学家受大会的邀请，致辞纪念勒温的逝世。他们是托尔曼、格尔登·奥尔波特和阿尔夫雷德·马洛。

托尔曼是第一个发言的，他对于勒温的评价，尤其是将勒温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在心理学界广为流传，像波林在其《实验心理学史》上所引录的：“弗洛伊德为一临床医生，勒温为一实验家，正是他们二人常被人所怀念，因为他们的洞察力，相反相成，初次使心理学称为可以同时适用于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的一门科学。”（波林著，高觉敷译，1982 第 835 页）

除此之外，托尔曼总结了勒温心理学的特点和意义，如勒温对于行为的独到理解和阐述，强调在决定行为的因素中现实性、系统性，以及目标性和过程性的作用。托尔曼说，勒温所强调的这种观点，提示了一种具有潜力和潜在意义的心理观，这种心理观对于当代和未来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和作用。

格尔登·奥尔波特在托尔曼之后作专门的纪念演讲，其演讲的

题目是《库尔特·勒温的天才》。奥尔波特用这样的话开始他对勒温的纪念：“用诗人的话来说，天才是‘天生的，也是罕见的’。或许是这样吧，一天到晚忙于应付凡人俗事的心理学家，至今尚未能够对天才有足够的重视。我们最有成效的进展，就是有关智商这一概念，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特殊人物工作的时候，这个人的创造力截然超群，有关智商的研究就显的很不够了。我们不知道库尔特·勒温的智商到底有多高，但是即使知道的话，这种测量也是很难反映其成就的独特类型。”

奥尔波特接着说：“伟大似乎总是要引起争议，在心理学中，当代最有争议的人物是弗洛伊德，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创见。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会想到麦独孤和勒温，两人都是影响深远的体系创建者，因此也都是富有争议的。麦独孤身处学术风气渐下之际，竭力维护二元论和先验论，已明显的居于劣势；勒温正赶上结构主义的浪潮，正赶上社会意识的复苏，这是他明显的优势。即使不像麦独孤那样有争议，勒温也遭到某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主要是那些极端的方法论学者和数理统计论者，他们对勒温不重视也不遵守他们的教条是十分恼怒的，虽然我们对天才这一问题还很少有经验的根据，但是我可以冒险提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天才们身上有着集中的表现，我并非妄言有了这些条件就是天才，只是想指出它们似乎是必须的条件。”（Allport, 1947, pp. 1 - 10）。

阿尔夫雷德·马洛第三个发言，他强调勒温对于人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揭示影响人际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的期望。在这样的一种研究中，作为研究者的勒温，不但要表现为一个心理学家或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现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一个富有责任感的民主社会的公民。马洛总结了勒温生活与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1)其自身的民主生活风格，其内在的合作精神，其拥有的团结精神和力量；(2)其对于理论和实验，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3)其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责任感，对于生活问题的关

注，以及通过研究来促进问题解决的努力。

在 1947 年 APA 美国心理学会对于勒温的纪念活动结束后，“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决定设立每年一度的“勒温奖”，作为对以后有杰出贡献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鼓励，作为对勒温的永远的纪念。

### ③ 心理学史中的勒温

近代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往往以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为标志，它的初版是在 1929 年。同一年墨菲也初版了他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同样为权威的心理学史专著。此外，查普林和克拉威克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及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以及高觉敷主编的《现代西方心理学史》都是当代心理学史领域的重要著作。我们也就根据这 5 部重要的心理学史专著，来总结“心理学史中的勒温”。

(1) 波林及其《实验心理学史》。

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是最权威的心理学历史专著，以其严谨、精密、史料翔实、人物生动而著称，被称之为“心理学的航标”。自从其出版至今，一直是世界心理学范围内的最重要的史学专著。

在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中，尽管勒温并未占有很大的篇幅和内容，但是却具有鲜明的特色。波林同意托尔曼的评价，将勒温与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同为当代或未来心理学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同时，波林提到，还可以将勒温与威廉·詹姆斯相比较：“他们二人比任何人都更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不骄不躁，各自开辟了心理学的新的领域”（波林著，高觉敷译，1982 第 835 页）。

波林接着说，以上三人，弗洛伊德、詹姆斯和勒温，对学生都富有吸引力——詹姆斯较多的通过其著作，弗洛伊德和勒温则集合

忠实的信徒；但是弗洛伊德的团体壁垒森严，不忠实者相继离去；勒温则似乎无须盟誓效忠，反而深得人心。波林说，“凡信仰勒温的心理学家，远近皆至，为讨论所鼓舞，临别依依，又盼望明年再次聚首。”这是指由勒温发起的每年一度 1932~1965 的“拓扑心理学会议”。波林接着说：“我们要了解 1933~1947 年间勒温在美国心理学中的地位，只须知道他的慷慨、友善和一贯的热情所引致的热烈气氛，就已经够了。托尔曼以他与弗洛伊德相比，是否正确，历史自有公论。凡与勒温有深交者，都无不极端信仰他的天才”（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835 页）。

## （2）墨菲及其《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的第一版，也出现在 1929 年，在心理学的历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其特点是热情洋溢，将感情注入了心理学的历史，从而使得心理学的历史更为心理化，更为感人也更为生动。

墨菲本人曾经是勒温“拓扑心理学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在勒温第一次赴美国讲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与勒温的接触和交往。在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一书中，勒温本来也不是重点论述的对象，所占的篇幅和内容也不多，但是也显露出其特有的意义。

墨菲将勒温称之为精通数学和物理的青年研究员，刚刚从部队转业便加入了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格式塔大本营，为该研究所带来了生气，是“一位朝气蓬勃并极富创造力的成员”（墨菲著 林方等译，1982 第 361 页）。墨菲将勒温看作是格式塔阵营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成员，以自己对心理场论的研究，影响了美国心理学的发展。认为勒温富有新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足以刺激新的研究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在墨菲对勒温的评价中，尤其重视其带给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墨菲认为：“在社会心理学学者中，勒温的工作一直保持着突出的

地位(墨菲著 林方等译,1982 第 624 页)。在墨菲看来,勒温在进行有关注意、动机、兴趣、挫折、倒退、领导以及角色扮演等实验中,表现出了充分的创造性。“他的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和他的热情 启发了许多有能力的学者。”但是他的影响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十足的个性,魅力和超凡的感染力。他的影响现在仍然很强大,因为受到他的启发的男男女女,在研究工作中和在传达他的的生动启示中,一直是非常多产的。他鉴定、描绘、编码心理社会现实的简单明了,扣人心弦而又切实可行的体系,仍然可以应用于社会重整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在许多蓬勃发展的近代运动中,遇到勒温的学生:在团体动力学中,在种族关系和社群关系中,在生态心理学的发展中,在冲突解决中,在不和谐论中,在个人发展与生命全程的研究中,等等。他的许多术语(抱负水平、心理紧张系统、生活空间、障碍因素、向量等等)都已经变成心理学语言的一部分(墨菲著 林方等译,1982 第 624 页)。

(3 查普林、克拉威克及其《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心理学史专著,其特色是以研究领域和课题为线索,来进行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和总结。在他们的书中,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更为广阔,同时也更为细致的心理学史画卷。

在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一书中,对勒温的心理学思想有较为全面的评价,其中提到勒温对科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亦即思辨性、描述性和建设性。

在勒温的理解中,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是思辨性阶段的例证,其目标是发现自然现象下的基本元素过程。随后,在描述性的科学思想发展阶段,科学的目标是力求积累较多的事实,并准确地予以描述,分类采取大规模抽象的形式,而推论则不受重视。但是在建设性的科学思想发展阶段,科学的目标是要发现规律和原则。科学家不再满足于描述性分类,而是依据一组由某些定律维系在

一起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展望一种体系。勒温所欣赏的科学思想，也就是建设性阶段的科学思想。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写到：“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勒温的论证表明，心理学的定律不必完全依据统计平均值才能制定。应该承认，个别案例的研究价值也同样重要”（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著，林方等译 1984 第 82 页）。

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赞扬勒温关于民主气氛的实验研究，说：“这一社会心理学实验，对于那些关心士气，关心领导方法和政治理论的人，具有显然的重要涵义。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它说明在勒温启发下发展的实验程序，富有新意和独创性。”查普林和克拉威克接着说：“勒温的著述和概念，已经影响了社会、儿童和实验心理学等领域。他的强大的个人影响的佐证是，许多杰出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都是勒温在伊阿华和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期间追随他的圈内人物”（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著，林方等译，1984 第 90 页）。

就勒温在普通心理学或个体心理学方面的影响而言，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曾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说：“总的来说，要对勒温的动机或拓扑论做任何认真的评价还为时太早，因为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还在继续推进这项研究计划于社会心理学的广阔的领域，这一领域在他的领导下曾结出果实”（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著，林方等译，1984 第 90 页）。但是对于勒温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贡献，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则表现的十分肯定。在《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一书中，专门为社会心理学体系和理论列了一章。介绍了其他一些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之后，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说：“库尔特·勒温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影响，要比其他任何人更大一些。”勒温的持久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创造性事业的一个直接成果——留给后世的理论与资料体系中，而且表现在他的学生和合作者的众多且仍然十分活跃。他们现在还在推广勒温的革新思想。勒温是少数几位真正的实践的理論家之一”（查普林和克拉威克著，林方等译，

1984 第 329 页 )。

(4 舒尔茨及其《现代心理学史》)。

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以其简明扼要、语言流畅而闻名，因而在当今的心理学史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也都喜欢阅读舒尔茨的这本《现代心理学史》。

在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中，曾经这样来评价勒温和勒温的工作：“19 世纪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按照场的关系来思考问题……在心理学中，场论这个术语几乎是勒温的著作所独有的”（舒尔茨著，杨立能等译，1981 第 311 页）。舒尔茨接着说，勒温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是一位真正的先锋，而这也就足以证明他应该在心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舒尔茨称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研究，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心理学的迅速成长有着巨大的贡献。“勒温强调社会活动研究的重要性，亦即强调关于社会问题同引起变革的见解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勒温关心日常生活的现实，他曾经利用实验的技术 研究许多现实世界的重要问题 如偏见和种族冲突”（舒尔茨著，杨立能等译，1981 第 316 页）。舒尔茨同样称赞勒温，说由他创用的许多术语和概念，以及实验的技术，都在人格和动机心理学中被广泛的接受和采用。

舒尔茨最后说：“勒温的许多影响，并未随着他的逝世而终止。他的见解和他所关心的问题，仍然由今天的心理学予以积极推广和精心的加以研究”（舒尔茨著 杨立能等译，1981 第 316 页）。舒尔茨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其他心理学史家的共识，勒温的心理学还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其影响还在持续。

(5 高觉敷及其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高觉敷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心理学史专著。我们国内 20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20 几位心理学家参与了这部著作的编写，历经三年始完成这部心理学的历史专著。

在高觉敷主编的这部《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专门为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列了一章，将其赋予了十分突出与重要的地位。高觉敷称勒温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认为勒温“对于需求或行为的动力的研究，对于动力场的向量分析，对于心理生活空间的拓扑陈述，以及他对于社会心理的新的探索，都有新的见地和成果，并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觉敷，1982 第 350 页）。

高觉敷尤其欣赏勒温的研究精神和实验方法，“勒温把这些复杂的心理现象（如需求、欲求、欲望等）置于实验的基础上，这不仅弥补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不足，并且也为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不仅如此，这些研究能够紧密的联系实际生活，富有现实意义。同时它们的设计，从明确的目的出发，在探索中发现新的问题，再进一步构思新的设计，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高觉敷，1982 第 355 页）。

高觉敷对于勒温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工作，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高觉敷认为，勒温将社会心理学的目的，理解为有计划的改造社会，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实践。“勒温的社会心理学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并试图以心理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因而，他的社会心理学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已经形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高觉敷，1982 第 367 页）。

### 持久的影响

持久的影响，正是“历久弥新”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作为著名心理学史专家的波林，十分重视这种着眼于发展的历史评价标准。当他在论述勒温的时候，便用了诸如“托尔曼以勒温与弗洛伊德相比，是否正确，历史自有公论。”以及对勒温的评价有待于历史的公断，“身后的长期重要性是考验伟大的试金石”等话语。不错，“心

理学史中的伟大人物 要以他们的最后的影响而定(波林著 高觉敷译,1982 第 860 页)。在这种心理学史观的思路下,我们可以来了解勒温的持久的影响。

## ① “库尔特·勒温奖”

“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设立的“勒温奖”是美国心理学界对于勒温影响和地位的首次确认。该奖励从勒温去世后的第一年,1948 年开始,一种持续到现在,并且是当代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最高的奖励。

从以下历年获得该项奖励的学者名单中,以及从他们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勒温心理学思想在其身后的体现,以及在其身后所产生的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爱德华·托尔曼是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奠基者,他 1949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社会学习的心理学》。

格尔登·奥尔波特是著名的社会 and 人格心理学家,他 1950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偏见:心理与社会起因的研究》。

格登·墨菲是著名的心理学史家和人格心理学家,他 1953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人类的潜能》。

马格丽特·米德是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她 1954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文化裂变与人格转化》。

奥图·克林伯格(Otto Klineberg)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 1956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心理学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劳伦斯·弗兰克是勒温的学生,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他 1957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科学研究的意义》。

达尔文·卡特莱特是勒温的学生，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他 1958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发展》。

弗利兹·海德是勒温的同事，勒温之后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 1959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论勒温的方法与理论》。

斯道特·库克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心理学理论家，他 1960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社会现实事件的系统分析：一种社会研究战略》。

奥多·纽卡姆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 1962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关于态度改变的纵向研究》。

罗杰·巴克是环境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的创立者，他 1963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论环境的本质》。

阿尔弗雷德·马洛是勒温传记的作者，著名团体动力学家，他 1964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行动研究的理论分析》。

谢利夫是社会心理学界的元老，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 1967 年也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社会科学家的责任》。

达奥奇是勒温的学生，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他 1968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冲突的意义和效果》。

拉尔夫·怀特是勒温的学生，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他 1969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心理学对于和平的意义和作用》。

埃利诺·麦考比是勒温的追随者，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她 1991 年获得勒温奖，其获奖的理由和所提交的论文是《社会化研

究的趋势 有一种勒温传统吗 》。

毫无疑问，对于在当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勒温的传统，麦考比在研究论文和演讲中，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而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深信这种勒温传统的存在，深信这种勒温传统所具有的影响和潜在意义。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以及“心理场论发展学会”来对这种勒温的传统作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 ② “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

“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成立于 1936 年 勒温是当时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并且曾经在 1942 ~ 1943 年间担任该学会的主席。“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的英文原名是 *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 简称为 SPSSI。该学会目前有几千名会员，遍布世界各地。它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第 9 分会 是联合国关于国际事务中心理学问题，以及社会和文化心理学问题的常规咨询机构。

从 1980 年开始，“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筹集资金和召集专家，编辑出版了《应用社会心理学年鉴》。出版者在每一卷年鉴的封面上 都附有这样一段说明：“……继承库尔特·勒温的思想传统（包括他的同事与后继者），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一直致力于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社会实际效益的研究。以此为目的，这个学会承担了这一套新年鉴的编辑工作——介绍与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接触到的社会问题的广泛领域”。

实际上，“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一直致力于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发扬勒温的思想和传统。对此，我们可以从其会刊——《社会问题杂志》的出版情况 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理解。《社会问题杂志》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的最权威的杂志之一，每年

出 4 期，每期都有一个主题。而凡是属于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都会组织会员进行研究 出版研究专集。比如 其 1990 年第 3 期的主题，是关于“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其 1990 年第 4 期的主题，是关于“城市流浪人口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1 年的第 1 期，是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1 年的第 2 期 是关于“儿童保护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1 年的第 4 期 是关于“人口控制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2 年的第 4 期 是关于“环境保护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3 年的第 2 期 是关于“医疗技术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4 年的第 4 期，是关于“人类价值的心理学研究”。此外 其 1993 年第 4 期的专题，是关于“海湾战争的心理学研究”其 1992 年的第 2 期 取名为“库尔特·勒温的遗产：理论、研究和实践”。

由于对勒温心理学的研究，以及与勒温学者的联系与交流，通过赞德和阿隆森的介绍，我 1989 年博士毕业后加入了该学会，一直保持着会员资格至今，是该学会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会员。通过直接参与“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的活动，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勒温传统的存在与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意义所在。

### ③ “场论发展学会”

1984 年“场论发展学会”在美国成立 罗伯特·克莱纳 Robert J. Kleiner 担任第 1 届主席。“场论发展学会”在成立的当年 召开了一次国际勒温研讨会，并且将会议收到的研究论文，以《勒温的遗产》为标题出版。从那以后，“场论发展学会”每二年组织一次国际勒温研讨会，一直持续至今。

我曾经受邀请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 3 届国际勒温研讨会”（1988 年）并且向大会递交了《勒温在中国》的论文。该论文由勒温的女儿梅莉姆·勒温在大会上宣读，并且被收录在由苏珊·维兰

和艾米·佩皮通主编的《场论新发展》一书中。这次会议之后，我还被选为“场论发展学会”的国际执委，一直在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

“场论发展学会”定期出版会刊，介绍国际间有关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研究的进展。当我1989年完成了《动力与整合：勒温心理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之后，该会刊还专门作了有关的介绍。最近，“场论发展学会”又策划出版了有关勒温和勒温心理学研究的新的论文专集，取名为《心理场论：新的领域》。1994年“场论发展学会”组织了“第6届国际勒温研讨会”，参加者盛况空前。不但有当代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阿隆森、凯利、达奥奇等人，而且还有勒温的早期学生蔡加尼克等。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场论发展学会”在推动心理场论的发展，以及发扬勒温心理学的传统中，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就最近十余年的发展而言，或者说从1984年场论发展学会成立至今，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的意义，正日益吸引着当代心理学家的关注和兴趣。实际上，1980年费斯汀格主编出版的《社会心理学的回顾》一书，已可看作是勒温心理学和心理场论复兴的信号。费斯汀格本人是“重返”社会心理学界，因为从60年代开始，他自己基本上是放弃了他原来的研究，而去从事一种新的有关视知觉方面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回顾》一书的前言中，费斯汀格这样提出，就勒温和心理场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影响而言，仍然有许多人们所认识不到，或未能理解的东西。他说，“本书的众多作者，都把他们各自的研究，寻根于勒温理论的某一方面，这使我感到惊奇。”(Festinger, 1980, p. 241)。实际上心理场论从其产生经过勒温及其学生，以及众多心理场论学者的共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或基石。就其在心理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当代心理学发展的影响而言，它是许多著名心理学理论的基础或思想来源，同时也是许多新一代的心理学家，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纵观由“场论发展学会”组织出版的这三部专著《勒温的遗产》、《场论新发展》和《心理场论 新的领域》可以将勒温的心理学和心理场论在当代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方面：(1)心理场论本身的理论建构，在勒温的基础上，已经是得到了充实与完善；(2)心理场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影响了许多心理学家的研究，在他们各自的研究或理论中，体现了心理场论的意义，发展了心理场论的思想；(3)心理场论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发展和扩大。这正如“场论发展学会”为其第三部论文集取名为《心理场论 新的领域》所表示的，当代心理学所面临的新的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如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对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对环境心理学的研究，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对太空心理学的研究等等，都已经表现出心理场论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丰富了心理场论，促进了心理场论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车文博(1987):《意识与无意识》。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车文博(1996):《西方心理学史》。台北 东华书局。
- 贝塔朗菲(张志伟译,1989):《人的系统观》。北京 华夏出版社。
- 贝塔朗菲(林康义等译,1987):《一般系统论》。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申荷永(1990):《勒温心理学的方法论》。《心理科学通讯》第2期。
- 申荷永(1991):《关于心理学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心理科学》第3期。
- 申荷永(1991):《论勒温心理学中的动力》。《心理学报》第3期。
- 申荷永(1996a):《心理场论》。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 申荷永(1996b):《心理教育》。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申荷永(1996c):《团体动力学 理论与实践》。长沙 湖南出版社。
- 弗洛伊德(林尘等译,1986):《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皮亚杰(倪连生等译,1984):《结构主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坎农 范岱年译,1985):《躯体的智慧》。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杜兰(1989):《西方哲学史话》。北京 文献书目出版社。
- 库恩(李宝恒等译,1980):《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拉兹洛(闵家胤译,1985):《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素(马元德译,1976):《西方哲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波林 高觉敷译,1982):《实验心理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查普林、克拉威克(林方等译,1984):《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

科恩(陈昌文译,1988):《心理学家:个人和理论的道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爱因斯坦(许良英等译,1976):《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觉敷(1935):《现代心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高觉敷(1986):《高觉敷心理学文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觉敷主编(1982):《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勒温(高觉敷译,1944):《形势心理学原理》。上海:正中书局。

斯宾诺莎(贺麟译,1960):《知性改进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斯宾诺莎(贺麟译,1983):《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舒尔茨(杨立能等译,1981):《现代心理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墨菲(林方等译,1982):《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

黎黑(刘恩久等译,1990):《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Allport, G. W. (1947). *The genius of Kurt Lew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16, 1 - 10.

Aronson, E. (1988). *Social anima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Barker, R. (1968). *Ec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J. F. (1929). *The methods of Lewin in the psychology of action and affe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36, 200 - 221.

Cartwright, & Zander. (1968). *Group dynamics: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Harper & Row.

Cartwright, D. (1959). *Lewinian theory as a contemporary systematic framework*.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New York, 1959, Vol. 2.

Cohen, D. (1985).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London: ARK Paperbacks.

Deutsch, M. (1968). *Fiel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 Lindzey & Aronson (Ed.),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Vol. 1.

Ellis, W. (Ed.) (1939). *A source book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Esclona, S. (1954). *The influence of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pon current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In L. Carmichael (Ed.),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1954.

Evans, R. (1980). *The making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ardner Press Inc.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stinger, L. (Ed.) (1980). *Retrospection o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nk, J. (1978). *Kurt Lewin in retrospect: a psychiatrist's view*.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1978, 14.
- Heidbreder, R. (1937). *Lewin's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34 No. 9.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Inc.
- Heider, F. (1959). *On Lewin's methods*. *Psychological Issues*. Vol. 3.
- Henler, M. (1978). *Kurt Lewin as metatheori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4. 233 – 237.
- Kleiner, R. (1986). *Lewin's sphere of influence from Berlin*. In E. Stivers (Eds.), *The Lewin Legacy*. New York: Springer – Verlag.
- Koch, S. (Ed.) (1959).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New York. Vol. 2.
- Koffka, K. (1935).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 Kohler, W. (1929).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 Leeper, R. (1943). *Lewin's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Oregon.
- Lewin, K. (1917a). *Kriegslandschaft*.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No. 12. 440 – 447.
- Lewin, K. (1917b). *Die psychische tätigkeit bei der hemmung von willensvorgängen und das grundgesetz der assoziation*.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No. 77. 212 – 247.
- Lewin, K. (1926a). *Intention, will and need*. In D. Rapaport (Eds.), *Organiz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ought*. New York. 1951.
- Lewin, K. (1926b). *Comments concerning psychological forces and energ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mind*. In D. Rapaport (Eds.), *Organiz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ought*. New York. 1951.
- Lewin, K. (1933). *Vector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olman's criticism*.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No. 8. 318 – 345.

- Lewin, K. (1935). *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Inc.
- Lewin, K. (1936a). *The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Inc.
- Lewin, K. (1936b). *Psychology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C. Stacey (Ed.), *Understanding human motivation*. New York. 1965.
- Lewin, K. (1937). *Carl Stumpf*. *Psychological Review*. No. 3. 189 – 194.
- Lewin, K. et al. (1938).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a preliminary note*. *Sociometry*. No. 1. 292 – 300.
- Lewin, K. (1944). *Constructs in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ecology*. In K. Lewin (Ed.),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Lewin, K. (1946).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 at MIT*. *Sociometry*. No. 2.
- Lewin, K. (1947a). *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 Newcomb (Ed.),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 Lewin, K. (1947b).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Human Relation*. Vol. I. No. 1.
- Lewin, K. (1947c).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P.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E. Cassirer*. New York.
- Lewin, K. (1948).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Ed. by G. W. Lewi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 Lewin, K.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d. By D. Cartwright), New York: Harper & Brothor Publishers.
- Lewin, K. (1986). *Everything within me rebels: a letter to W. Kohler 1933*.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1986, Vol. 12. No. 4. 39 – 47.
- Lewin, M. (1977). *Kurt Lewin's 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crisis of 1977 and the crisis of 1927*.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No. 3. 159 – 172.
- Lewin, M. (1986). *Kurt Lewin and american psychology: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In E. Stivers (Ed), *The Lewin Legacy*. New York.
- Lewin, M. (1988). *The psychology of Kurt Lewin*. *SAFT Newsletter*. Vol I. No. 4.
- Likert, R. (1947). *Kurt Lewin: a pioneer in human relation research*. *Human Relation*. No. 1. 131 – 139.
- Lindzey & Aronson (1968).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Addison – Wesley

- Publishing Company. USA.
- Lindzey, G. & Aronson (Ed.) (1968).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Vol. 1.
- Lippitt, P. (1947). *Kurt Lewin: adventur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Sociometry. No. 1.
- Lippitt, R. (1947).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eadership and group life*. In T. Newcomb (Ed.),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 Marrow, A. (1947). *Kurt Lewin: 1890 – 1947*. Sociometry. No. 1.
- Marrow, A. (1984). *The practical theorist: the life and work of Kurt Lewin*. New York: BDR Learning Products, Inc.
- Rivera, J. (1976). *Field theory as human – science*. New York: Gradner Press, Inc.
- Sahakian, W. (1982). *History and systems of soci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Schellenberg, J. (1978). *Masters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vers, E. (1986). *The Lewin Legacy*. New York: Springer – Verlag.
- Tolman, E. (1948). *Kurt Lewin*. *Psychological Review*. No. 55.
- Weitheimer, Max (1939). *Gestalt Psychology*. In W. Ellis (Ed.), *A source book of Gestalt psychology*. New York.
- White, R. (1978). *Has Field theory been tried and found wantin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No. 14.
- Wolf, W. (1984). *The impact of K. Lewin on management thought*. In T. Green (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New York.
- Wolman, B. (1981).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s in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Wolman, B. (1984). *Kurt Lewin* In E. Devine (Ed.),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 – Cmillab Publishers.
- Zander, A. (1976). *The study of group behavior during four decad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Science*. Vol. 15.